

朝霞

ZHAO

XIA

5

1976



朝霞

目录

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四周年

努力反映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生活征文专辑

· 评 论 ·

文艺创作要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任 棣 (3)

——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四周年

努力塑造与走资派斗争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

……………纪 征 (78)

· 小 说 ·

五月惊雷……………林正义 (6)

中流砥柱……………邵 华 (19)

第一号文件……………俞天白 王锦园 (30)

再闯落马坡……………彭吉安 (57)

小伟造反(儿童文学)……………侯苏豫 (70)

大会之前(儿童文学)……………周开雾 (75)

· 散 文 ·

革命摇篮颂……………徐 刚 (39)

炮火篇……………罗达成 (44)



· 诗 ·

千
军
万
马
追
穷
寇

- 批邓卷起千重浪·····长江五金厂 陈贤德 (28)
修正主义脚下踩·····金山县八二大队 陆慧珠 (28)
五星红旗立云天·····南京路上好八连 张尧国 (28)
批邓战鼓擂得急·····石油化工总厂团委 吴慧芳 (28)
连根铲干净·····黄浦区革命委员会 王洪仁 (29)
首都民兵斗志昂·····红小兵 龚翔 (29)
车间批邓滚惊雷·····十七棉纺厂 程良顺 (29)
革命烈火势更旺·····复旦大学 江泽宏 (29)
端枪咱打靶·····光明机械厂 柳光明 (29)
人心所向谁可移·····第一建筑工程公司 陆永刚 (29)

- 写在革命历史博物馆门前·····钟志 (50)
战报·····毛炳甫 (68)

· 朝霞随笔 ·

- 敬礼! 五星红旗·····易杰祥 王国荣 (52)
长城赞·····忻才良 (53)
真伪辨·····潘颂德 (54)
托洛茨基的幽灵和塔斯社的呓语·····余慧斌 (55)

文艺创作要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四周年

任 续

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过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党的文艺工作，“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毛主席这一论断，精辟地阐述了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文艺工作和整个革命事业的关系。今天，我们正在党的领导下深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民主革命时期相比，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革命的对象是资产阶级，重点是党内走资派，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社会主义文艺的使命，就是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任务服务。要完成这一使命，充分发挥它的战斗作用，就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努力反映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特别是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同党内走资派的斗争，更加深刻地揭示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的特点和规律。

究竟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还是为复辟资本主义服务，这是文艺领域中

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是区别社会主义文艺和资本主义文艺、修正主义文艺的分水岭。资产阶级不肯自动放弃文艺这块“世袭领地”，他们顽固地把持着这个地盘，作为向无产阶级专政进攻的桥头堡，大造反革命舆论。社会主义文艺的成长，就不能不经历激烈的斗争。无产阶级文艺革命是干什么的？是为了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占领文艺阵地，改造文艺阵地，为了向资产阶级进攻。既然文艺革命是一场革命，必然从一开始就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它受到旧习惯势力的阻挠，受到剥削阶级的破坏，特别是受到党内走资派的反对。刘少奇、林彪曾不择手段地进行捣乱，邓小平也曾处心积虑地进行扼杀。早在一九六四年，京剧革命刚刚兴起时，邓小平就阴阳怪气地说：“戏剧改革我双手赞成，但我就是不爱听”。好一个“不爱听”，活生生地露出一副资产阶级顽固派的狰狞嘴脸！毛主席在《讲话》中说得好：“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邓小平“不爱听”革命

现代京剧，完全是从政治上着眼的。因为这些革命作品以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和强烈的战斗性使资产阶级心惊胆颤。“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作品，不管其艺术成就怎样高，总是排斥的。”邓小平“不爱”无产阶级文艺，那他爱什么呢？爱的是地主资产阶级文艺，唯恐它们断了香火，绝了种，因而大声疾呼“要表现帝王将相的智慧”，“从三皇五帝编起，一直编到近代史”（注意：唯独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现代革命史），“编他三百六十本，一天演一本”，妄图为剥削阶级修家谱，同京剧革命相对抗，维护文艺领域的资产阶级专政。回顾斗争的历程，我们深切体会到：文艺革命的胜利，是同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党内走资派斗出来的。正是通过坚持不懈的斗争，才改变了文艺领域毒草丛生、群魔乱舞的局面，迎来了无产阶级文艺百花盛开的春天。

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胜利的成果要靠斗争来保卫，来巩固，来发展。现在，文化大革命已经十年。十年来惊心动魄的阶级大搏斗，使我们受到深刻教育和锻炼，使我们加深了对党内走资派的本质的认识，加深了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规律的认识。毛主席最近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无产阶级同党内走资派的斗争，是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最集中、最深刻的表现；走资派还在走，是无产阶级专政下长期存在的现象。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发动亿万群众来揭露和批判党内走资派，说明了党的伟大光荣、兴旺发达，说明了革命的深入。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伟大创举。社会主义文艺要充分发挥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的战斗作用，就不能不把反映无产阶级同党内走资派的斗争、热情歌颂文化

大革命作为重大的课题。

要不要反映文化大革命，要不要表现无产阶级同党内走资派的斗争，这不是个抽象的理论问题，无产阶级和亿万革命人民的斗争实践早已作出了答案。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也从反面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斗争既然是如此触目惊心，生活本身既然已说明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关系着党和国家的命运与前途，难道为工农兵服务的革命文艺能够回避亿万工农兵所最关心的问题、所从事的伟大斗争吗？毛主席在《讲话》中指出：“我们周围的人物，我们宣传的对象，完全不同了。过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号召我们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今天，我们周围的“新的人物”，是在同党内走资派的斗争中提高了政治觉悟的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新的世界”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战斗洗礼、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在茁壮成长的祖国。革命样板戏的基本原则告诉我们，要满腔热情、千方百计地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走资派的存在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阴暗面，他们代表资产阶级，是反动的、腐朽的、黑暗的势力。揭露党内走资派，“只能成为整个光明的陪衬”，目的是为了歌颂和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展现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的阶级斗争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我们看看近年来比较优秀的反映文化大革命的作品，不论是《初春的早晨》中的郭子坤，《金钟长鸣》中的巧姑，《纳新》中的葛新，《战友》中的郭焱，还是《第一课》中的夏彩云，《暴风雨》中的王海鹰，这些英雄人物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什么？这些形象与文化大革命前的艺术作品中的正面人物有什么鲜明区别？从根本上说，就是贯彻和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他们的崭新的精神面貌，正是通过同党内走资派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

级、修正主义思潮的斗争才得以展现出来。

文化大革命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是在党的教育下成长的。因此，要塑造好无产阶级英雄典型，正确地表现无产阶级同党内走资派的斗争，就应该从不同的角度，体现党的领导。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阶级斗争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从哪儿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头脑中固有的，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在斗争实践中党不断教育，不断灌输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结果。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一场政治大革命，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许多优秀人物的成长过程说明，在同党内走资派斗争最激烈的时刻，是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党的领导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使革命派在暂时处于少数的情况下，顶住了党内走资派的压力，团结起广大群众，夺取了斗争的胜利。党的领导和群众运动的关系，是火车头和火车的关系。无产阶级英雄人物不但有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而且高度的党性观念。从来没有脱离党的领导的无产阶级英雄；而一旦离开党的领导，即使一个人有多么大的本领，也只能走到错误的道路上去。

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写好无产阶级同党内走资派的斗争，就要求我们的作者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指示，弄懂弄通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认清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积极投入斗争的漩涡。只有深刻地认识斗争，才能生动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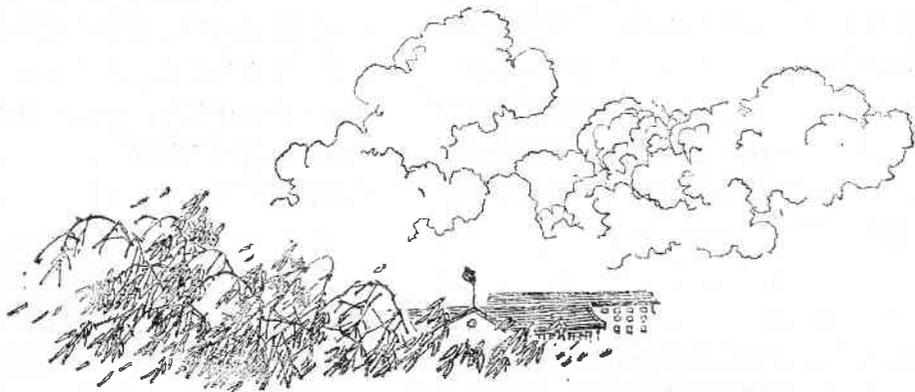
写好这一斗争；而要深刻地认识斗争，就必须积极参加斗争实践。鲁迅说得好：“可以宝贵的文字，是用生命的一部分，或全部换来的东西，非身经战斗的战士，不能写出。”近年来发表的比较优秀的反映文化大革命的作品，都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作者都曾亲身参加了同党内走资派的斗争，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和广大革命群众一起冲锋陷阵过，因此，作品就较深刻地反映了文化大革命的本质，具有强烈的战斗气息和浓厚的生活气息，形象也较生动鲜明。有些作品写得比较肤浅或一般化，则往往与作者不了解斗争的全局和全过程，没有站在斗争的第一线有关。这样，矛盾就不容易抓准，对斗争本质的揭示不深，形象也显得苍白。我们的作者队伍要在斗争中培养，要努力做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勇往直前的战士。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生活基础，才会写出有战斗力的作品。

现在，我们同党内走资派的斗争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但是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来看，斗争只是刚刚开始，我们对党内走资派的认识，对斗争的性质的认识也只是开始，用文艺形式反映这一斗争更是个开始。我们进行的斗争，是有历史意义的伟大革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用文艺形式反映无产阶级同党内走资派的斗争，在文艺领域也有划时代的意义。让我们勇敢地挑起这一革命重担，奋战不息，写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革命作品，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贡献力量！



五月惊雷

林正义



一九六六年早春时节，北方某大城市一座全国闻名的、一向秩序井然的“高等学府”里，显得不那么安静了。

这是一所综合大学。按照当时校内流行的叫法是——清宁园。这名称，是该校党委书记兼校长宋西彬仿照清华园、燕园之类名牌院校的雅号而起的。他还亲笔题了一块匾额，就挂在文史楼后面清宁湖畔的假山上。

说起校内的环境，倒也同这名称颇为配称。带有雕花的高高的院墙，圈进了一面小湖，两排高楼，十数座花坛，几大片杨柳。中文系有名的“高材生”金显宗在描绘校舍的作文中，曾有一段被中文系主任、古典文学教授钟翰伯大加称赞的名句，说是：“我爱清宁园，那雅致的围墙，既隔断了南面来自城市的喧嚣，又阻绝了北面来自郊

区的荒僻，而使得清宁湖清幽如梦了。”

清宁园确实是清幽的、宁静的，特别是当春天来临的时候。

现在，花坛里繁密的夹竹桃又开放了，校门口婆娑的倒垂柳又吐绿了——清宁园的春色，跟往年没有什么不同。

这天下午，中文系举办了一个大型的学术讨论会。讨论的题目是：古典文学中清官和贪官的形象。

学校的大礼堂里，黑压压地坐满了人。烟雾和嗡嗡的议论声在米黄色的天花板下回荡。当讨论会的主持者钟翰伯陪着校长宋西彬衣冠楚楚地走进会场的时候，人声鼎沸的大礼堂一下子静下来了。——宋校长亲临现场，足以说明这次学术讨论的重要。

宋西彬和钟翰伯环视了一下坐满了人的礼堂，满意地互相点了一下头，向台上走去。

就在这时候，不知是谁发出了一声压

抑的低笑：“嘻嘻——”

学生们都明白，这是因为看到又矮又胖的钟教授同又高又瘦的宋校长挺胸叠肚地走在一起，显得有些滑稽的缘故。

宋西彬转过头来，异常严肃地扫视了一眼，他看到了许多双带笑的眼睛和咬着的嘴唇。

耳朵有些重听的钟翰伯，却没有察觉这些。他一走上台，立即宣布讨论会开始。

第一个上台发言的，是一个身材瘦削、面白唇红、穿着件咖啡色横纹翻领上装的学生，戴着一副金边近视镜，头发有些蜷曲。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金显宗。

钟翰伯带着欣赏的神色望着金显宗，又转头看了一眼宋西彬，意思是在告诉他：这是我安排的引导性发言。

金显宗习惯地不时用手向后掠着他的鬃发，娓娓动听地念着一大叠发言稿。他从古代的诗歌、散文、小说和戏剧中引证了大量材料，最后得出结论说：“清官和贪官作为两类不同的文学形象，在古典文学中将是永存的。”

钟翰伯带头鼓起掌来。面孔一直板得很僵硬的宋西彬此刻也脸色温和地拍了几下。

钟翰伯看着发言完毕的金显宗走下台去，有些得意地说：“大家听金显宗同学的发言怎么样啊？我看是一篇出色的论文。谁说我们中文系学生不会写文章，我看金显宗同学就是很有才华的！……”

这时，台下有人小声插了一句：“是啊，真是‘斑马’呢！”

“哄”地一声，中文系的同学全笑出了声来。

原来其中有个“典故”：前不久，三年级古文课讲“汉赋”的时候，选讲过司马相如、班固、马融等人的作品。金显宗仿照班固的《两都赋》，用古文体写了一篇《清宁园

赞》，钟教授看到后大加称赞，还在文章后面批了八个字评语：“文比相如，才同斑马。”不知是因为教务繁忙，还是过于粗心，竟将班固的“班”，写成了斑马的“斑”。再加上金显宗平时最爱穿他那件带有横纹的翻领上装，于是金显宗的“斑马”的别号就被叫开了，在同学们中间一时传为笑谈。

这一场哄堂大笑，就是重听的钟教授，也不能不涨红面孔了。他刚刚想训斥几句，只见宋西彬在座位上站了起来。熟悉的人一看他那微微有些痉挛似地颤动的嘴角，就知道他已气得非同小可。刚才走进会场时的一声低笑给他内心的刺激还没有平息，现在又来一阵这样放肆的哄笑——宋西彬觉得他这个校长的权威，近来经常地受到轻蔑了。这是过去从来不曾有过的。仔细想来，从去年十一月份《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以来，社会上的一股批判风就逐渐刮进了校内，在学生和一部分教师中引起了“思想混乱”。最近一个阶段，更是大有“山雨欲来”之势。每当他回到家里，坐在沙发上喝完咖啡之后，一拿起报纸来就感到头痛。跳进他眼帘的都是一行行刺目的大字标题：《批判〈前线〉和〈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评〈三家村〉》……宋西彬觉得这些社论、报道和批判文章全是冲他来的。这种感觉倒也并非由于他神经衰弱，他在省委的一个老上级曾打电话含蓄地提醒他：“气候突变，要分外当心！”宋西彬感到清宁园里的气候也有些不正常了。他指示中文系搞这个学术讨论会，就是要把学生的思想引导到钻研学术的轨道上来。

正在宋校长拧着眉头发愣的当儿，从台下跳上来个学生。二十三、四岁年纪，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布旧工装，穿在身上显得很短小，宽宽的肩膀，红红的脸膛，虎彪彪的大眼直看着钟翰伯，问道：

“我可以发言吗?”

钟翰伯抬头一看,心头不由得一沉。这是三年级二班的学生祝震隆。是个“调干”生,入学前在工厂里当过两年工人。做工会干部后,厂里领导动员他考了大学。入学前就是个预备党员。

钟翰伯知道,这祝震隆在同学中间是颇有影响力的,实际上是个“不挂名的班长”。可是,这个“班长”却使钟翰伯大伤脑筋。——在他的带动下,许多同学课堂上不认真听课作笔记,而会发问一些“怪问题”;自习时间,他有时会领一些同学搞什么劳动;而复习考试阶段,许多人紧张得“开夜车”,他在星期六晚上却拉几个同学照样去看电影……因为这样的“违犯纪律”行为,祝震隆被延长了预备期。可这丝毫也没有磨掉他那刺人的锋芒。

有一件事最使钟翰伯耿耿于怀:那是在去年春天,三年级学生到农村参加“四清”运动,祝震隆同金显宗分在一个生产队。钟翰伯因为“生活环境不能适应”,蹲在工作队办公室,偶而也到下边看一下。有一回,钟翰伯来到这个生产队,因为书包里的“奶油饼干”吃光了,只好临时吃顿“派饭”。金显宗就介绍钟翰伯到一个正交待四不清问题的队长家里,那队长杀鸡宰鸭做了好几个菜,端上桌来。还没等钟翰伯、金显宗举筷子,祝震隆一下子闯进屋来。他厉声问:“钟教授,你不知道工作队的纪律么?”钟翰伯一时有些尴尬,说:“嘿嘿……偶然情况嘛,我们按价付款好了,反正是自己同志家里嘛!”祝震隆气愤地说:“什么自己同志,你们的屁股坐到哪里去了!”他又指着那个队长怒斥:“你想要阴谋,拉拢工作队,办不到!”这时候,窗外已经围站了不少贫下中农社员。钟翰伯和金显宗只好更快地离开了冒着热腾腾香气的饭桌。第二天,村子里传出了个顺口溜:“队长四不清,

杀鸡请老钟。小祝给搅散,教授怕学生。”为这事,工作队团部通报表扬了祝震隆,批评了钟翰伯。钟翰伯一气之下,“抱病”回城,离开了“四清”工作队。想到这些事,钟翰伯对跳上台来的祝震隆是有些担心的,但嘴里还是说:“当然可以发言,自由讨论嘛!”

祝震隆望了一眼悻悻然坐下去的宋西彬,转身向着台下,也不对话筒,声音洪亮地说:“同学们,你们都看过最近的报纸了吗?”

“嗡嗡”议论的会场霎时变得鸦雀无声了。这出乎意料的开场白,也不由得使宋西彬和钟翰伯一怔。

祝震隆从兜里掏出一张报纸,说:“大家听听一个工人的评论吧!——‘目前正在开展的这场斗争,决不是什么学术讨论。这是一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我们每个工人都应该投身到这场斗争中来,粉碎资产阶级的进攻,……’”

钟翰伯敲了敲桌子:“祝震隆,这是讨论会,谁让你来念报纸!”

祝震隆看了钟翰伯一眼,收起报纸说:“好,先不念。就说我们这个讨论会。我看,方向不对。拿报上的文章比一比,刚才的发言简直是替那些向党进攻的人在辩护!”

宋西彬用手指弹了弹面前的话筒,讲话了:“这位同学,请你注意,这是我们学校内部的学术讨论,不牵扯社会上的斗争!”

台下有议论了:

“不对,学校能离开社会吗?”

“嘿,清宁园是世外桃源嘛!”……

祝震隆又看了看宋西彬,转身对台下大声说:“我建议,我们每个同学,每个老师,都应该投入这场斗争,拿起笔来写批判文章啊!”说完,“腾”地一步跳下了台。

台下有一个尖嗓子叫了起来:“对,我们就是要参加批判!”这就是刚才发出嘻笑

和喊“斑马”的那个调皮鬼，也是三年级二班的学生，叫方小勇。还有不少学生也喊起来：“对！”“同意！”

这时，宋西彬背着手从桌后走到台前来，用颇有威严的声音问道：

“还有谁支持刚才这个学生的发言啊？”

台下，一时又静了下来。

“有谁？”宋西彬更加提高了声音问。

“我，我支持！”一个粗犷的声音从最后排响起来。

大家不约而同地向后望去，——靠门口的长凳上站起来一个五十多岁、身上沾满煤灰的老工人。

“顾师傅！”有人轻声地叫道。

台上，宋西彬有些气急败坏地走到钟翰伯面前，“笃笃”地敲着桌子埋怨说：

“这是怎么搞的？锅炉工也来参加学术讨论！嗜！”

……

会后，这次讨论会就成了全校的中心话题。有人赞成祝震隆的建议，要求参加斗争；有人反对祝震隆的建议，主张安心读书。有人为祝震隆的行为叫好，也有人认为祝震隆的作法担心。纷纷扬扬，争论不休。人们心里都挂着个“？”号。

总之，“清宁园”不清宁了。

二

早晨，校园里静悄悄的。楼房、树丛都还笼罩在一层淡淡的朝雾之中。

宋校长又开始了他的清晨漫步。这是他十几年来养成的老习惯了。——每天天刚亮，他就到操场走一圈，然后沿着湖畔，走到假山旁，在他手书的匾额前停留片刻，带着不易为人察觉的得意神情看看那称得上“潇洒自如”的“清宁园”三个字。遇到早

晨起来在湖边、树下用功苦背古文或什么公式的学生，他的嘴角会露出一丝赞许的微笑，但，向来是不说话的。这些学生便向他投来敬畏的目光，看着他们的校长以舒散而有节奏的步子走过身旁，向白色的文史楼那边踱去。

可是，从今年春天以来，宋校长在校园中散步，步子往往有些急促和慌乱。看，今天宋校长连散步的路线都变了。他从自己家的小楼出来，连湖畔、假山都没有到，直接奔文史楼走去。——那里，已经围了一群人了。

在文史楼外面的墙壁上，贴出了一大片中文系三年级二班部分学生自办的墙报。那第一篇文章的大字标题一下子就跃入了宋西彬的眼帘：

《为哪个阶级服务？——评这次学术讨论会的目的》

宋西彬的太阳穴“突”地一跳。他看下面的署名，果然是祝震隆。后边还有方小勇等几个同学写的批判毒草历史剧的文章。

宋西彬忽然觉得臂肘被什么人碰了一下，转头一看，是钟翰伯。而其他原来在看墙报的学生，不知为什么都离开他们身边了。

钟翰伯拍了拍发亮的脑门，怒气冲冲地指着那篇文章说：“你看看，批到我们头上来了，简直耸人听闻！”

宋西彬倒没有激动，只是冷冷地问：“你准备怎么办？”

钟翰伯说：“我已经告诉金显宗他们，让他们写文章针锋相对地进行批驳！”

宋西彬摇了摇头：“你要注意，这是非常时期！”

钟翰伯拿出捏在背后手里的一卷纸，说：“这是祝震隆的档案。我要警告他，他如果这么胡来，不但预备党员资格要取消，

还应该受到处分!”

宋西彬顺手接过那份档案材料，翻了翻，说：“这种学生，当初就不该录取——这样的文化基础，能培养出个什么人材?”

钟翰伯看了宋西彬一眼，有些不满地回了一句：“当初招生的时候，你不是说也要搞几个成分好的嘛!”

宋西彬把档案还给钟翰伯，背着手转过身去，走了两步又折回来，语调低沉地叮嘱了一句：

“这件事要抓紧处理，这是柴堆里的一颗火星子!”

就在两人转身离去的时候，从旁边树丛背后闪出了一个穿红运动衫的小伙子的身影，硬硬的头发高高地翘起来，圆圆的脸上，一双机灵的眼睛。他望了望宋西彬和钟翰伯的背影，飞快地向学生宿舍跑去。

当方小勇气喘吁吁地推开二〇三号宿舍的门，只见金显宗一个人躺在床上看书。

“小祝呢?”方小勇急急地问。

金显宗翻着书，没有回答。

方小勇一把抢过那本厚厚的线装书来，一看，原来是本《康熙字典》。

金显宗翻身坐起来，一边抢回书去，一边不耐烦地说：“你不要搅好吧，我在查一个字，写文章要用的!”

方小勇焦急地问：“我问你祝震隆到哪去了?”

金显宗一歪身子躺下去，用轻蔑的口气说：“哪去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到他最想去的地方去了呗!”

方小勇知道，这是说祝震隆到锅炉房顾师傅那里去了。

金显宗把头缩到被子里，又专心地翻起他的字典来。

方小勇生气地瞥了他一眼，推门跑出去，又把脑袋伸进来，愤愤地说：“我看你这匹‘斑马’，快要变成‘蜗牛’啦!”

方小勇在宿舍楼遇到了他们墙报小组的几个同学，他神色紧张地在他们耳边透露了刚刚获得的“紧急情报”，几个人便一起跑出楼外来找祝震隆。这时，太阳已经升起来了，校园里一片静谧的气氛。他们穿过假山，直奔设在后面的锅炉房。可是经过校园东侧门的时候，几个人突然停下了脚步。——随着一阵轻快的吆喝声，从门外进来了一辆满载煤粉的大板车。只见祝震隆上身只穿了一件背心，在前面拉着；锅炉工人顾大新在后面推着。两个人都是满身煤灰，一头热汗。

方小勇等几个同学赶忙上前，帮助推起车来。

祝震隆高兴地招呼：“小勇，你们怎么跑来了?”

顾大新那宽宽的脸膛上绽出了欣慰的笑容，称赞说：“你们的墙报出得好，我支持!”

这顾大新虽然是个锅炉工，说起来，在清宁园里却是资历最老的人。当初外国人开办这座学校的时候，他就来当了锅炉工。那时宋西彬刚刚进这个学校读书。国民党统治时期，闹学生运动，有一次，校董勾结警察来抓几个进步学生，是顾大新悄悄开了后门，放跑了那几个学生，其中也有宋西彬。国民党垮台前夕，反动派阴谋破坏这座学校，又是共产党员顾大新带领工友们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保住了这所历经沧桑的大学。解放以后，顾大新仍然在这个学校里当锅炉工。而宋西彬则当了这所学校的党委书记兼校长。每当新生入学参观校史展览的时候，他们了解了这段历史，都估计到顾大新与宋西彬之间一定有着不平常的关系。可是他们后来看到的情形却与他们最初的估计相反，宋西彬虽然每天在校园中散步，遇到顾大新时竟陌若路人。宋西彬每当向教师学生们讲起他与清宁园的

历史渊源，讲起他搞学生运动的斗争经历，也从未提到过顾大新的名字。两人竟几乎没有交往。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有人说，顾大新怕见宋西彬；有人却说，宋西彬怕见顾大新。一般人都相信前一种说法，党委书记兼校长宋西彬本来就以严肃出名，有人说他的脸像梅雨季的天，总阴沉着，没有文化的老锅炉工当然要怕见他了。可是祝震隆和他的几个要好同学却相信后一种说法。因为他们亲眼看到了一桩事实。

那是去年冬天的一个早晨。已经到吃早饭时间了，金显宗因为“开夜车”，很晚才爬起来到开水房里打水洗脸。他拧开水龙头，又捧着一本《古文观止》埋头读起来。冒着腾腾热气的开水溢出脸盆流了满地，而金显宗还没有发觉。顾大新赶忙从锅炉房里奔出来关上水龙头，对金显宗说：“你看，这多浪费！你知道国家每年在你们身上要花多少钱啊！”谁知这个“高材生”觉得被一个锅炉工当面批评，简直是受了侮辱，豪横地说：“你一个烧锅炉的，管得可倒宽！”竟同顾大新吵了起来。

那时，宋西彬在湖边散过步，正要回他的小楼去。见锅炉房门口围了不少人，便踱了过来。金显宗被顾大新质问得面红耳赤，正无法下台。大家见校长来了，便让开了一条路。可宋西彬并不进去，只站在门口说：“老顾，你也算是个有觉悟的老同志了，同学生吵什么。你的职责是为他们服务嘛！”

顾大新走到宋西彬的面前，盯注着他的脸。一直看得宋西彬有些尴尬地转过头去。顾大新拍了一下衣襟上的煤灰，冷冷地说：“我是在为他们服务。可不知道他们会为谁服务？你，又在为谁服务？”

“问得好！”人群中有一个学生叫出声来。这是祝震隆。

宋西彬转过头去，威严地审视：“谁喊

的，站出来！”

祝震隆落落大方地走到宋西彬的面前，诚恳而率直地说：“宋校长，我觉得我们学校培养学生的目标是有问题。这样下去，培养出来的不是书呆子，就是精神贵族，能为社会主义服务么？”

宋西彬被顾大新顶撞得满肚子火不好发泄，这时都冲着祝震隆来了。他声色俱厉地训斥说：

“你怀疑学校的方针，太狂妄了！回去好好给我写一篇检查！”说完，拂袖而去。

那一次，祝震隆的预备党员资格险些被取消，由于两个青年党员教师的力争，才算“破例”地再次延长预备期一年；那一次，也是祝震隆和他的几个伙伴同锅炉工顾大新的友谊的开始。

上星期的学术讨论会上，祝震隆发言的时候，顾大新是特地赶去参加的。

方小勇几个人帮助把煤车推到锅炉房前，将祝震隆拉到一边，有些焦急地说：“小祝，听宋校长和钟主任说，要处分你啦！”

“什么？”顾大新奔过来，关切地按着方小勇的肩头问。

方小勇看到顾大新突变的脸色，有些紧张地重复说：“学校要处分他！”

顾大新额头的血管爆了起来，他一把扯开胸前的褂子，愤愤地说：“我料到，他们做得出来的！”

祝震隆黑黑的双眉拧到了一起，他用手背揩了一下快要流进嘴角的汗滴，坚定地说：“这，吓不住我！”

顾大新凝望着学校办公楼，说：“我看他们是害怕了。”他又看了看身边的几个同学，说：“这两天，我们总务部门几个工人在一块儿讨论了几回，越琢磨越觉得眼前这场斗争不简单。毛主席告诉咱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咱们不光要看到学校里的事，还要看到社会上这场大的斗争啊！”

祝震隆对方小勇几个人说：“顾师傅说得对，咱们要跟上斗争形势，把清宁湖这潭死水给它搅起来！”

三

上课的铃声响了。钟翰伯夹着讲义来到圆形教室门外，用力咳嗽了两声。以前，只要钟教授这么一咳，嘈杂的教室里立刻就会全体肃立、寂静无声。因为学生们都领教过钟教授的脾气，只要教室里还有一点响动，他宁可在门口站上一节课时间也不会走上讲台。然而，现在不灵了。钟教授咳了四五声之后，嗓子发干，调子再也高不上去，而教室里“嗡嗡”如故，他只得推门进去，硬着头皮走上讲台。

钟翰伯放下讲义，转身要往黑板上写这课的讲题，却见黑板上面写着几行粉笔字：

搅动“清宁湖”的一潭死水！

冲破牢笼，投入斗争！

要当战士，不做书生！

一看那有的狂放，有的劲挺的笔迹，钟翰伯知道这不是一人所写的。但，毫无疑问，是祝震隆带的头。他发怒地敲着黑板，冲着学生们问：“这是什么意思？”

方小勇在下面咕哝了一句：“意思很清楚！”

钟翰伯并不理会方小勇，喊道：“祝震隆！”

可是，没有应声。——祝震隆座位上空着。

古文科代表金显宗站起来说：“祝震隆刚刚说，他请假回工厂去一趟。”

钟翰伯哼了一声：“总往工厂里跑！多日来念大学！”他又看了方小勇一眼，用警告的语气说：“我劝你们大家不要头脑发热，不要跟着祝震隆犯政治错误！”

钟翰伯打开了讲义，可这一课上得有些乱糟糟。一向十分注意“教态”的中文系主任，有点举措失常了。虽然黑板上的字，金显宗马上帮助擦掉了，但他的眼前总好象闪动着那几个惊叹号。早晨，宋西彬忧心忡忡地告诉他，校内其他系也有人要仿效祝震隆的样子，事情几乎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要他分外加以注意。钟翰伯看到他一向认为最有魄力的宋校长夹着中华香烟的手指有些颤抖，深感形势的不妙。刚才黑板上的那些字，无疑是个危急的警号！

……钟翰伯听到了铃声，立即宣布下课，一边挟起讲义转身往外走，一边竟将捏着的一截粉笔头随手丢进了茶杯里。——他要立即去向宋西彬汇报。

钟翰伯慌慌张张地推开校长办公室的门，连敲门的“规矩”也忘了。

坐在办公桌后的宋西彬急忙把一封信塞进抽屉里。可钟翰伯并没有注意到这些，他掏出手绢揩了一下发亮的脑门，有些语无伦次地说：“乱了！要闹起来了！”

宋西彬却完全听得懂。他背着手走到窗前，望着湖边的假山那边，嘴里说：“是啊！我们的决心下得太晚了！”

钟翰伯当然不知道，宋西彬的决心也是从刚才手中那封信里得来的。——他的上司说：当断不断，反遭其乱。这场斗争是有大背景的。要敢下手！

“对祝震隆要马上处理！”宋西彬转过身来说。

钟翰伯屁股刚坐到沙发上，马上又站起来，说：“那我回系开个总支会，取消他的预备党员资格！”

宋西彬摇了摇手：“钟教授，你治学有方，从政却缺乏经验。”他喊来了秘书，下达了“指示”：“你马上起草个通告！”……

二十分钟后，校园里的广播喇叭突然响了：“现在播送通告：最近一个时期，我校

教学秩序极为混乱。有个别右派学生，带头闹事。学校党委认为，对于此种情况，必须严肃处理。查中文系学生祝震隆，利用墙报，煽惑人心，攻击校党委。该生一贯破坏学校纪律，已属屡教不改。校党委决定，即日起，取消其预备党员资格，给予行政警告处分。并立即对该生进行批判教育……”

清宁园中这突如其来的广播，立刻象一块大石，压在许多人的心头。最担着心的是锅炉工顾大新。他已经几次站在锅炉房门口，手搭在眼睛上面向校门口眺望了。终于，他看见了祝震隆那熟悉的身影，便高喊了一声：“小祝！”

祝震隆直向锅炉房奔来。只见他衣服上沾着红绿颜色，脸上还有两点墨迹。他有些激动地招呼了一声：“顾师傅！工厂里的师傅们也在搞批判，他们支持我们！”

顾大新紧紧地握住祝震隆的手，望着他健康红润、神色坦然的面庞，半晌，才语重心长地问了一句：“小祝，你知道怎样才算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么？”

祝震隆看着顾师傅那深沉的目光，坚定地说：“顾师傅，刚才我听到他们广播了。你放心吧！我入党一不是为狭隘私利，二不是为了个人荣誉，而是为了完全、彻底地为共产主义战斗！”

顾大新深深地点了点头。

祝震隆感到他那双粗糙而有力的大手，不仅向自己身上传来了温热，同时也传来了勇气和力量……

祝震隆还没有跨进教室，有人通知他立即到校长办公室去。祝震隆毫不犹豫地转身奔向行政办公楼。

推开校长办公室的门，祝震隆见办公桌后面的皮转椅空着，迟疑了一下，就准备退出来。

“不要走，坐下！”声音是从靠门旁的长条沙发里发出来的。

祝震隆转回身来，才见到宋西彬半仰着身子在翻一本画报。

“宋校长，你找我？”祝震隆平静地问。

宋西彬慢慢地站起身来，背着手走到祝震隆身边，说：“年轻人，我想找你来谈谈心。听了广播之后有些什么想法啊！”宋西彬的口气听来是和缓的。他要采取恩威并施、刚柔相济的手段。

“该怎么干，我还怎么干！”祝震隆答得很干脆。

宋西彬准备好的一套战法，被祝震隆这“出马一条枪”一下子给打乱了。他沉默了半天，才加重语气说：“这样下去，你要犯大错误！你怎么能搞那样的墙报呢？”

“宋校长，当前报纸上开展的大批判，是不是传达了毛主席、党中央的声音？”祝震隆单刀直入地问。

“唔！……”宋西彬迟疑了一下，“那是我们清宁园外的事情，你不要听风就是雨嘛！”

“不对！”祝震隆旗帜鲜明，态度坚决，“这样一场重大的斗争，校党委为什么不积极带领全校师生参加战斗，反而要阻止我们呢？”

宋西彬有些恼怒了，他一屁股坐在皮转椅上，用指头敲了敲桌上的玻璃板，用居高临下的语气问：“怎么，你对我这个党委书记兼校长还有什么怀疑吗？”

祝震隆沉默了一下。这个问题，实际上几天来祝震隆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曾经找出“四清”运动中反复学过的《二十三条》，同顾大新、方小勇他们一起重新学习了几遍，那其中有段话对于祝震隆他们是深有启发的——“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祝震隆直视着宋西彬，说：“任何人都要在这场斗争中经受严重的考验！”

这斩钉截铁的回答使宋西彬一下子站

了起来。怒气冲冲地喝问：“你要反对党的领导吗？”

祝震隆理直气壮地说：“是毛主席领导我们全党！我要照毛主席的教导去做！可是，你到底在反对谁，拥护谁呢？”

“你！……你！……”宋西彬一时竟有些张口结舌了。

宋西彬，这个自称“几十年的老革命”、担任教育界高级职务多年的领导干部，竟然被一个二十几岁的普通学生驳问得理屈词穷。有什么办法呢！真理不在他的手中！

看着镇定自若的祝震隆，宋西彬有些气急败坏，但他仍能板着面孔，用近于平静的语气说：“你已经发展到了危险的边缘，让大家来帮助你提高认识！”

他走过去推开了西面与校务会议室相通连的门。祝震隆看到长条会议桌的四周已经整齐地围坐着十几个人。都是中文系比较出名的教授、讲师和“重点培养”的“高材生”，金显宗当然也在其中。这些人一个个正襟危坐，脸上的表情异常严肃，屋子里的空气颇有些紧张。

宋西彬用眼睛与坐在主持座位上的钟翰伯打了个招呼，自己却没有参加会，扭头走掉了。

祝震隆扫视了几个人一眼，端正地坐到钟翰伯为他指定的一个靠边的座位上。

随着钟翰伯的宣布，批判会开始了。会议室掀起了一场小小的“暴风雨”，劈头盖脸地向祝震隆袭来。什么“破坏学校秩序”、“混淆视听”呀，什么“煽动同学”、“攻击领导”呀，什么“一贯不守规章”、“简直是个右派”呀……有几个人真说得上语调激昂，慷慨陈词。

专门研究古典戏曲的鬢发全秃的赵教授，甚至激动得抽咽起来。因为不久前他在课堂上讲关汉卿的《陈州放粮》的时候，

大大称赞了一通“铁面无私包文正”，说是“历史上最受人民爱戴的清官，北有包文正，南有海青天。”当时祝震隆竟拍案指责他，说是“继续放毒”，不少同学一哄而起，闹得赵教授连课也上不下去了。现在，赵教授总算找到吐气的机会了。他罗罗嗦嗦讲完一大篇之后，指着自己的鼻子，用颤巍巍的声调问大家：“我赵某人当教授讲戏曲三十余年，难道都是放毒不成？”

他的话引起了两个老年讲师的“义愤”。他们都嘟囔了一声：“真是岂有此理！”……

钟翰伯一直鼓着眼睛审视着祝震隆，捕捉着他的哪怕很细微的表情变化。可是，他发现祝震隆竟象一尊雕塑一样坐在那里，挺着胸膛，闭着嘴唇，两只手紧紧地握在胸前，眼睛向窗外凝视着。脸上的表情毫无变化。

祝震隆真的“无动于衷”吗？完全不是。那一个个发言就象一把把粗盐，撒在他心头燃烧的那团火上，爆烈出满腔怒气。他不由得想起在自己的工厂里和工人师傅们座谈的情景：那一张张义愤填膺的脸在他眼前闪现；那一句句同仇敌忾的话在他耳边震响。师傅们问得对：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里的大学，连一张批判资产阶级的墙报也容不得？

祝震隆的目光，穿过楼窗，落到挂在对面楼上的毛主席画像上。毛主席在对他慈祥地微笑着。祝震隆心头忽地一热。……

坐在对面的钟翰伯此刻见祝震隆面孔红涨，眼眶也有些湿润，他伸在桌子下面的脚，不由得在地板上轻轻地“打起拍子”来。

这时候，最后一个发言的金显宗正在念他的发言稿上的最后两行。钟翰伯一向特别欣赏金显宗文章的“结尾句”，这次也是如此。——金显宗说：“我们决不允许有人破坏这清宁园的春色，而要让它永远桃

李芬芳！”

“好！”钟翰伯不知在赞扬上面的发言，还是指批判会可以结束的意思。他站了起来，看着祝震隆说：

“祝震隆，对于大家的批判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祝震隆一直望着窗外的眼睛，这时发现了什么，突然一亮，他的嘴角露出了微笑。

钟翰伯说：“我在等你回答！”

祝震隆目光如炬地看了钟翰伯一眼，抬手向窗外用力一指，洪亮的声音在会议室中震响：“那，就是给你们的回答！”

桌边的人都一下子站起来，伸头向窗外望去。只见许多学生正在往对面楼的墙上贴大片的墙报，看那墙报下端的 大字署名，不仅有中文系的，还有历史系、外语系、物理系……这片墙报上有一条通栏的红色大字：

全校师生行动起来，立即展开批判资产阶级的斗争！

四

开过批判会的这天晚上。清宁园里，月色昏黄。朦胧的月亮周围，环绕着一个灰蒙蒙的圈影，预示着明天不仅有雨，而且要有风。

——下午，宋西彬召开了紧急教务会议，命令人揭去了校园里贴出的所有墙报，而且还勒令几个学生“停课反省”。据钟翰伯在中文系有意的“透

露”：这回要“杀一儆百”，至少要开除带头的一个。那无疑是指的祝震隆。

春天的清宁园中，顿时显出一片肃煞之气。

第二天，天色阴沉，湖光黯淡。厚厚的云层，不知蕴藏着多少闪电惊雷！

早饭后，全校师生员工集中在大礼堂里，等候校长宋西彬宣布重要事情。

一反常态，几千人的大礼堂里静得出奇。仿佛谁轻轻咳嗽一声，也会把人们心中绷得紧紧的弦震响。

脸色苍白、神态冰冷的宋西彬，夹着一个公文夹走上了台。看得出，他把步子尽力放慢，放稳，以显得冷静而正常。他走到



讲桌后面坐下来，打开了公文夹。那窸窣的纸张翻动声通过扩音器清晰地传进人们的耳鼓。宋西彬扫视了会场一眼，他要开口了。

正在这个时候，突然，礼堂外面仿佛响起了一阵惊雷——

“呜——”“呜——”“呜——”巨大的声音传遍了清宁园。

人们听清了，这是安放在三楼正门阳台上的警笛在响。——这警笛是学校民兵防空训练时用的。

大礼堂里的人，“唿嚅”一下子从四门涌出来，围集在楼前。他们看到，在三楼正门阳台上站着一少一老，那正是祝震隆和顾大新。他们每人手中拿着一张报纸，脚边还堆着一大叠。

祝震隆洪亮的声音响彻了清宁园：“全校师生员工同志们，毛主席和党中央在指挥我们战斗！大家听听这篇社论吧——‘混进我们党内的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别有用心地掩盖这场斗争的阶级实质，把严重的政治斗争，硬说成是什么‘纯学术问题’，是什么‘不同意见的讨论’，打出了一面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黑旗，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路线相对抗。……’同志们，我们要彻底砸碎‘清宁园’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揪出这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随着这欢呼声，报纸从阳台上雪片似地向人们头上飞来，大家在争抢着，传阅着。金显宗太迟钝，只好从别人的腋窝下伸出头来争着看。连钟翰伯也赶紧拾起一张，捏在有些颤抖的手里，埋头阅读起来。

只有宋西彬还留在礼堂里。人们谁也没有注意到，刚才那警笛一响，宋西彬嘴角的肌肉同时开始痉挛起来。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心里立刻就明白了——前天他

就得到了那位十分关心他的上司的“通知”：“随时注意报纸，做好思想准备，以免措手不及。”当他草拟开除祝震隆的通令的时候，明知大势已去。但是他还想在外面的风暴刮进清宁园之前，先扑灭这颗“火星子”，以延缓一下那燎原之火。那曾想却是迅雷不及掩耳。此刻，他又在庆幸自己的“稳重”了。——幸亏这开除通令没有宣读出去，否则将更加难以收拾。

宋西彬沉思片刻，收起公文夹，匆匆离开了礼堂。

这时候，清宁园里全乱了。

几千名师生员工拥簇在校园里，抢读着报纸，议论着，喧嚷着。这来自北京的五月的惊雷，在他们胸中震响着，唤起了战斗的激情。

祝震隆散发完了自己工厂师傅派人赶送来的报纸，把手用力一挥，高声说：

“革命师生员工同志们，抓紧战机，把清宁园里对于资产阶级的进攻战打响啊！”

仿佛一句话提醒了大家。各系的师生都纷纷回到楼里去了。祝震隆和顾大新跳下了阳台，对等候在下面的方小勇几个人说：“走，咱们也要商量一下，投入战斗！”

顾大新抹了一下嘴巴，笑着说：“你们哪，早就投入了战斗嘛！现在是要乘胜追击，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对！”几个人发自内心地喊出来。

出乎人们意料之外，当天下午，第一张贴到校园里的，不是哪些人写的墙报或大字报，而是校党委的一份决定。在几张连接起来的雪白的道林纸上，赫然写着：

校党委关于目前情况的几项决定

鉴于当前形势的发展，证明中文系主任、教授钟翰伯压制学生开展革命大批判的作法是错误的。一些资产阶级权威围攻、批判

进步同学，是他们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大暴露，实际上应该受到批判的是他们。

为此校党委决定：

一、撤销对于祝震隆的处分决定。恢复其预备党员资格，并立即转正；

二、中文系主任、教授钟翰伯同志应作出深刻检查；

三、校党委支持革命师生对于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批判，并责令任何人不得对此打击报复。

……

几乎与决定贴出的同时，一批“拥护校党委决定”的大字报立即上了墙。随后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大字报和漫画一下子盖满了校园。

形势的变化比气候的变化还要快。一场急雨过后，天空的乌云还没有散尽，清宁园里多少年延续下来的旧秩序却被骤起的风雷席卷得无踪无影。生、师、员、工都在忙于开批判会，写大字报，教室、宿舍、图书馆到处都是战场。日常琐事被抛置脑后，人们甚至连吃饭和睡觉都忘记了。

此刻，沸腾的清宁园里最忙碌的地方，不是那地上铺满大字报的校礼堂，也不是那正筹划批判会的圆厅教室，而是顾师傅那小小的锅炉房。祝震隆和他的战友们接待了一批又一批各系前来表示要同他们并肩战斗的学生和教师，一直忙到晚上。最后，顾大新不得不把门关起来从里面闩上，以使祝震隆他们能坐下来商量商量下一步的战斗方案。

炉膛里火光闪耀，烧开的锅炉滋滋地吼叫着，屋子里弥漫着水汽。方小勇捡起一块煤往炉膛里一丢，兴奋地说：“用不着怎么商量，党委已给小祝的问题翻了案，咱

们要揪住钟翰伯非把他批臭不可！”

祝震隆看了看围坐在他身旁的同学，又让方小勇坐下来，提问似地说：“你们说党委这个决定说明了什么？宋西彬怎么会一下子改变了态度呢？”

“是啊，党委为什么不检查？”

“宋西彬一向支持钟翰伯的！”

“应该说，钟翰伯一向是听宋西彬的。”

几个人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

顾大新一边用炉通条拨着火，一边转过头来说：“宋西彬是在丢车马，保老师！”

方小勇虎地站起来，一撸胳膊：“那咱们就揪他这个老师！”

祝震隆摊开手中的报纸，说：“来，咱们再认真领会一下，这场战斗大得很，咱们要有思想准备。宋西彬的花招骗不了我们，可要揪出他来，那咱们就要把他这些年来做的事，好好给他算一算老账！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要批，可是我们更猛的火力是要对准他这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祝震隆说着，紧紧握起了拳头，他的圆睁的双眼中跳跃着火光……

第二天一早，清宁园在一片响亮的口号声中醒来了——中文系一部分师生从钟翰伯的家里把他揪出来，让他看校园里的大字报。他不得不绕着校园走了一圈。当他经过宋西彬住的那座小楼的时候，不由得歪过头来带着怨恨的神色向着那垂着白纱窗帘的楼窗看了一眼。

那白纱窗帘似乎动了一下，但钟翰伯被学生们推搡着很快走过去了，他当然没有看见那张带着得意微笑的苍白的长脸。

可是，白纱窗帘后面，宋西彬脸上的笑容是挂不长久的，它很快被忧虑的神色所代替：下一步该怎么办？

宋西彬背着手在屋子里踱起步来。

突然，宋西彬哆嗦了一下——他听到楼梯上“噶噶”一片声地响。门，一下子被

推开了，他看到（与其说看到不如说他猜到）祝震隆第一个闯进屋来，后面有顾大新、方小勇还有几十个学生和几个年青教师。

宋西彬努力让嘴角朝上弯，以便作出笑意：“祝，祝震隆同学，你们来，一定……有事吧？”

祝震隆把手向窗外对面楼的墙上一指，朗朗地说：“我们请你出去看大字报！”

宋西彬有些惊慌地向外望了一眼，那刚刚贴上去的“炮轰校党委，揪出宋西彬”的大标题一下子刺进了他的眼帘。

宋西彬现在努力把嘴角向下弯了。——他故作镇静地说：“你们批斗钟翰伯的革命行动，我支持。但是，不要太过火了，党委怎么好炮轰，党委书记怎么可以随便揪呢？”

祝震隆冷笑一声：“党委镇压群众运动，就要炮轰；你这个党委书记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我们就是要揪出来！钟翰伯他们在清宁园称王称霸，没有你这把保护伞，行吗？！”

宋西彬有些仓惶退却了，他摊开双手辩解地说：“你们可以查查历史，我参加革命的时间，可比你们的年龄还长啊！”

顾大新上前一步，说：“不用查，你的历史我清楚。不错，过去你反对过国民党；可

你这几年来，统治清宁园，搞资产阶级那一套，你已经象个国民党了！”

这时候，楼外响起了震天撼地的口号声：

“炮轰校党委，揪出宋西彬！”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

宋西彬浑身有些瘫软了。他被两个学生搀架着来到了外面愤怒的群众中间。他的面前，是已被砸碎的那块他亲手题字的“清宁园”牌匾。“革命园”三个鲜红的大字已经写到行政办公楼的楼顶了。祝震隆站在宋西彬住的小楼门口的高台阶上，当众揭露着他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迫害工农子弟的罪行。顾大新、方小勇，还有好多同学和教师站在他的身旁……

汹涌的革命浪涛把宋西彬之流推上了历史的审判台；也将把祝震隆、顾大新这样的战士推向新的战斗岗位，去迎接更为巨大的考验。

一九六六年五月前后，在革命园的文化大革命历史中，只能算是最初的一幕。到现在，时间已过去整整十年了。可是，有谁能忘得了那震撼人心的五月惊雷呢！它将永远回响在我们的耳边，催我们警醒，使我们振奋，让我们永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的青春！

（题图、插图：昭亚）



中 流 砥 柱

邵 华



一九六七年的初春。

这天清早，厂革会筹备组副组长杭老松只咬了一副大饼油条，就急匆匆地朝厂里跑去。这位有着三四十年工龄的冷作工人，长着一张紫红色的脸膛，身材敦实；眉宇间透出一股精明、刚毅的神采。他那矫健的步履，精神抖擞的模样，使人感到他身上似乎有使不完的劲头，根本就不会想到他昨晚只睡了三个小时。其实，打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斗争那样尖锐复杂，杭老松哪曾舒舒坦坦睡过觉呢？明天，就要正式成立厂革命委员会了，今天局革会筹备小组又要在厂里召开革命大联合的现场交流会。全厂职工谁不高兴得乐呵呵的呢？可是，杭老松在高兴之外，还有些担心。担心什么呢？喏，那位紧跟着杭老松跑进厂门的丁勇，心里就完全明白。

丁勇才二十挂零年纪，也是厂革会筹备组副组长。他模样儿长得虎头虎脑，说话

象打雷，走路一阵风，可你别以为这是个别人拉栓他发言的炮筒子，不，他倒还是个遇事爱用脑袋瓜子“独立思考”的人哩！就说成立厂革会这件大事吧！尽管包括厂革会筹备组组长罗振中和副组长杭老松在内的大多数人，都反对急于把原厂长梁翼飞放进领导班子，要对梁翼飞进行一番考察和群众评议，丁勇却持相反观点。他觉得梁翼飞过去虽然犯了路线错误，推行“利润挂帅”、“物质刺激”、“专家治厂”那一套很卖力，可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群众七斗八斗，他已经承认错误。让他结合进领导班子，抓起生产来不就省劲多了？特别是当厂革会筹备组把那份没有梁翼飞的厂革会成员名单报到局里以后，局革会筹备小组负责人陈井再三指出：“这份名单业务力量太弱”，以致迟迟没有批复。前几天陈井在同丁勇谈话时又提起这个问题，说要对厂革会领导班子成员进行“最后的个别调整”。尽管陈井没有直接指名要把他的老部下梁翼飞结合进厂革会，丁勇觉得这是不言而喻的。杭老

松也对小丁说过：“局里对厂革会组成名单一拖再拖，说不定还有什么名堂！”还有什么名堂？反正明天要成立革委会了，今天总得有分晓。所以丁勇一早就往厂里赶，他想早些知道局里对厂革会领导班子进行“最后个别调整”的正式决定。

杭老松和丁勇一前一后，跨进厂革会筹备组办公室时，里面已经有好几个人了。杭老松立刻从人们严峻的脸色上，看出发生了什么突如其来的异常情况。果然，没等他开口，一位名叫辛为民的筹备组成员，沉着脸将一份已经启封的“急件”递到了杭老松和丁勇的面前。

杭老松一看，这是一份由局革会筹备组编印的小报。可是刊头着实令人瞩目：“特别快报”！仔细一看内容，杭老松和丁勇都几乎惊得一跳。原来，“特别快报”上刊登着一则局革会筹备组关于撤销“野心家、政治扒手”罗振中局革命生产火线指挥部总指挥的决定。

这真是出乎意料的特殊情况！在场的人都被震动了。杭老松那双捏着“特别快报”的手微微抖动着，那双深邃明亮的眼睛，一闪一闪，久久没有说出话来。

是啊，有谁能比杭老松更多更深地了解罗振中呢？解放前，他们一起在资本家厂里做工，杭老松是罗振中的师兄。解放后，杭老松介绍罗振中入了党。后来，罗振中当了厂党委副书记，和杭老松疏远了一段。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使罗振中重新焕发了革命青春。他深刻解剖自己，带头和革命造反派站在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走资派对他威胁利诱，都遭到了可耻失败。前几天，杭老松还听罗振中说过，陈井拿出一个建立局革命委员会的方案，是个在组织路线上复旧的方案，罗振中在局革会筹备组会议上揭露了，维护了革命三结合。这样一个深受

群众信任的好干部，怎么会突然变成“野心家”、“政治扒手”呢？

想着想着，杭老松不知不觉把那份“特别快报”捏成了一团，又轻轻展开仔细看了一眼，象是要在字里行间寻找什么秘密似的。他心里想：眼前这份“特别快报”，很可能是一场新的斗争开始的信号！杭老松这个想法是有根据的。他早听说，局革会筹备组负责人陈井这个老同志，虽说进入了新班子，可是经常流露出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情绪。还听说陈井虽是分管生产，可他对局材料组特别有兴趣，始终抓牢不放。这些话曾引起杭老松的深思，此刻更象警钟一样在他耳边震响。他激动地抬起眼睛，想跟丁勇交换一下想法。可当他的目光跟丁勇一接触，丁勇就低下了头。

丁勇同杭老松的心情不相同。他对“特别快报”倒是半信半疑的。使他相信的理由是，他觉得罗振中自从到局里工作后，好象是有点不大虚心了。比如，丁勇已担任了厂革筹小组副组长了，罗振中还是常常对他说：“要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呀”，到处指手划脚，过去的一套又表现出来了，这不是明摆着表现他高明吗？丁勇还听说，罗振中在局里，也常和陈井顶顶撞撞，陈井也说过罗振中瞧不起造反派，有点翘尾巴。不过，丁勇对“特别快报”又有点疑惑，单凭这些，也谈不上什么“野心家”呀，局里也许掌握了什么材料吧？

此刻，办公室里鸦雀无声，人们沉思着，脸上露出焦虑、迷惑不解的神情。这时，挤进来一个五十来岁的矮胖子，他态度优雅从容，叼着一支“大前门”香烟。这人就是被批准参加造反派不久的梁翼飞，他似乎消息特别灵通，已经知道“特别快报”的事了。只见他不住地摇着头，唉声叹气地说：“真叫人痛心哪，谁能想到罗振中会犯这样严重的政治错误！”他把“政治”两字

说得特别响，又叹了口气说：“唉，政治斗争确实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呀，既然局里已经作出决定，我们总得坚决支持罗。唔，还应该从中吸取深刻的教训……”

梁翼飞正在侃侃而谈，突然杭老松那锐利的目光向他射来，他连忙来了个急刹车。

“应该吸取什么深刻的教训？”杭老松目光逼视着梁翼飞，厉声问道。

梁翼飞结结巴巴说不出话来，尴尬地摇了摇头。

杭老松对梁翼飞这个人是有警惕的。就在三天前，他还听人说，最近梁翼飞经常出入陈井的办公室，还到局材料组去转过几次，说是去送旁证材料。现在，这个运动以来开口“请示”闭口“汇报”、对造反派负责人恭维备至的梁翼飞一反常态，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想到这里，杭老松目光炯炯地盯着梁翼飞，一字一顿地说：“我觉得在厂革会成立之前，出现这样一份快报，非常值得深思！”

“对，我也有这个想法！”“这份‘特别快报’确实有点‘特别’。”人们纷纷议论着，交换着各自的看法。办公室里顿时变得热闹起来，梁翼飞显得有点尴尬。他悄悄地拉着丁勇的手，自我嘲解似地说道：“丁勇同志，你是了解我的。我的意思是局革会筹备组是崭新的领导班子，我们总不能乱怀疑嘛！”

这时，办公桌上那架直线电话机响了。梁翼飞抓过耳机听了几句，便笑微微地把耳机递给丁勇。丁勇听完电话，急忙冲出办公室，回头留下一句话：“老松师傅，我有急事出去一下，‘特别快报’的事回头再议。”

杭老松本想跟丁勇推心置腹交换一下意见，统一思想。可是丁勇却突然冲了出去。他望着丁勇远去的背影，想问梁翼飞哪里来的电话，可梁翼飞也早已无影无踪了。

他回过头来，跟辛为民交代了几句，便甩开大步走出了办公室。

二

杭老松向着主体车间走去，因为今天是罗振中回厂劳动的日子，他想同罗振中本人谈谈，摸摸详细情况。“罗振中被撤销了局里的职务！”“特别快报”上的消息很快在厂里传开了。一路上，杭老松不断被工人们拦住，询问原由，大家都表示不相信这份快报上说的。杭老松告诉他们，事情看来很复杂。

杭老松走到冷作工段，只见徐生海师傅正“噙、噙、噙”地狠狠敲着等待校正的炉壳。杭老松走到他身边问：

“老伙计，老罗今天没来劳动？”

徐生海没吭声，他手中扶着榔头把，象第一回碰到杭老松似的，用眼睛打量了一阵才回答：“我也在等着他呢。”

看到徐生海那种不同往常的神态，杭老松料想他已经知道了那份“特别快报”的内容，心里说：你不用打量我，我可不是一阵狂风就能刮得倒的。他看了看徐生海，一把抢过大榔头，两手轻轻一抖，十二磅榔头就飞舞起来。

“噙噙！噙噙！噙噙噙噙！”杭老松挥动大榔头，节奏比徐生海更快，直到把那个外壳完全锤击成正圆形，才停下手。

“唔，你倒一点没泄劲！”徐生海接过榔头说。

“怎么能泄劲呀？”杭老松朝他会心地一笑。

说话之间，许多被“特别快报”震动了的工人群众，陆续围了过来。他们急于想知道这份“特别快报”究竟有啥名堂。

杭老松听着大伙的议论，心想：看来，不尽快弄清事实真相，很可能造成思想

混乱，弄得不好还可能引起分裂。他沉思了一会，直起身来大声说道：“老徐啊，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我们一定要擦亮眼睛，排除一切干扰！”杭老松目光从徐生海脸上移开，在人群中转了一圈，继续大声说道：“无论遇到多么激烈的斗争，经受多么大的风浪，只要我们大伙心往一处想，抱成一个团，那么胜利就一定属于我们的。”

一石激起千层浪。人们立刻议论开了。

徐生海若有所思地说：“那天下班后，我在厂门口碰到陈井，他问我厂里生产怎么样？管理是不是混乱？还问我梁翼飞抓生产行不行？我不知道他为啥要问这些问题。”

“听说陈井要解散厂里的材料组。”

“最近梁翼飞特别活跃，许多消息都是他传出来的。”

杭老松仔细地倾听着大伙的意见，说：“这些情况很重要，我们应该提高警惕。等会，我去找丁勇商量一下，开个造反派队委会，再到局里去查明事实真相。”

这时，辛为民气喘吁吁地奔了过来，嚷道：“老松师傅，丁勇被陈井叫到局里去了！”

“什么？”杭老松心想：小丁到局里找陈井，怎么不跟我通个气？陈井为啥要把他单独找去？想到这里，杭老松把辛为民拉到身边，叮嘱道：“为民，你赶紧去把造反派队委会和革委会筹备组的同志召集起来，开个紧急会议，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统一统一思想。在这样关键的时刻，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个考验，千万不能被一份‘特别快报’挡住眼睛，要往深里想一想，多问几个为什么。我到局里去把小丁找

来，同时摸摸具体情况。怎么样？”

辛为民使劲点点头：“就这么办，我们等你的消息。”

徐生海又使劲抡起了十二磅大榔头，大声说道：“老杭，你放心去吧！谁想制造混乱，混水摸鱼，我们决不答应！”

“噹噹，噹噹，噹噹噹噹！”震耳欲聋的锤声，又在冷作工场响了起来。

杭老松望着徐生海挥舞大锤的姿态和在场许多造反派战士的神色，嘴角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笑容。他“噚噚噚”地甩开了坚定、稳健的大步。

三

杭老松来到局机关门口，只见大门两边，刷出了墨迹未干的标语：“拥护局革筹小组的决定！”“揪出政治扒手！”杭老松的心象被什么咬了一口。尽管有人用异样的眼光朝他看，他还是神色坦然，迈着稳健的步伐。

“老松师傅！”有人轻轻叫了他一声。

杭老松回头一看：是门卫金老头。金老头原也是老松厂里的工人，后来因为身体不好，才调到局里当门卫的，他跟杭老松很熟。

金老头把杭老松拉进门房间，指指外面的标语，悄声说：“是怎么回事啊？真想不到！”

“对老罗这个人，你我还不清楚！他是我们厂的，即使有错误，你说该不该跟厂里的群众通个气？这样一顿闷棍，谁知搞什么鬼名堂！我正要来问问清爽。”杭老松说。

“问倒是要问清爽。小丁也到局里来了。不过你说话得注意，被陈井知道了就不好了。这个专案是他亲手抓的。”金老头小心谨慎地说。

“陈井？我就要找他。”杭老松说着，就走出了门房间。

要找到陈井，倒不是一件容易事。这位局革筹小组负责人兼革命生产火线指挥部副总指挥，几乎每天都在局办公大楼工作，可是，他不大喜欢坐固定的办公室，而爱找个小房间，和下级单线联系，面授机宜。平时，杭老松不大愿意多找他。可今天，杭老松下定决心，非找到他不可。

杭老松没有找到陈井，却碰到两个平时在基层的局革筹小组成员，杭老松向他们打听罗振中的事，这两人竟然也不知底细，也是因为看了“特别快报”摸不着头脑，到局里来看看的。这一来，杭老松心里的疑团更大了。局革筹小组总共五个人。去掉罗振中，再去掉这两个同志，不只剩下陈井和另一个机关造反队代表了吗？而那个代表，据杭老松了解，前一阶段一直生病，刚上班不久。

杭老松想着想着，决定先去找那位机关造反队的代表，走到电梯口，却意外地遇上了丁勇。

丁勇一愣，站住了。

“看见陈井吗？”杭老松直通通地问。

丁勇不说话。他刚从陈井那儿出来，有些话，一时不知该怎么对杭老松说好。

“小丁啊，难道你对局里那份‘特别快报’上说的话真的全部相信吗？”杭老松焦急地问。

“老松师傅，不能感情用事啊。我告诉你，局革会筹备小组决定我们明天成立厂革会，罗振中被取消了厂革会成员资格。他的问题，刚才陈井同志已经对我摊牌了。我们要服从局革筹小组的决定。”

“陈井在局里？”杭老松急切地问。

“在。”

“他怎么说？”

丁勇皱了皱眉，把杭老松拉到楼梯口

的窗前，仔细讲了起来：

刚才陈井把丁勇找到三〇二室的内间，房间里没有别人。陈井没有开口，先把一份厚厚的“关于罗振中问题的汇总材料”抛到了丁勇面前，然后一个人站在窗前，慢条斯理地抽烟。

材料封面的左角上印着“绝密”。打开一看，丁勇的眼都花了，脑子里嗡嗡直响。什么“罗振中用软硬兼施的种种手段想当局革会第一把手”，什么“攻击、污蔑革命干部陈井”，什么“玩弄权术，两面三刀，散布丁勇水平低，掌不好权的言论”……甚至还有“罗振中妄图利用职权占用一套资本家住房，”这难道就是支持我们造反的罗振中吗？可是材料上有印章、有旁证人签名……

“真想不到！他在哪儿？我要问问他，还配不配当一个革命干部代表？”丁勇气愤地说。

陈井弹弹烟灰，走到了丁勇身边坐下，平静地说：“现在问题倒不在罗振中，他已经表示愿作书面检查；不过批判一定从严，而且不能再留在领导岗位上了。现在的问题是——”说到这里，陈井抬高了嗓门：“你们厂的革委会马上就要成立，不能因为罗振中的问题误了大事。厂革会组成人员嘛，罗振中倒了，就补上梁翼飞，人数不变。……”

陈井接下来的话，丁勇没有对杭老松说。陈井说，局革筹小组估计杭老松这样跟罗振中许多瓜葛的人可能一时扭不过来，那么，希望丁勇同志能够负起责任来，必要的时候，可以踢开杭老松，另外成立新的厂革筹小组。局里会支持的。杭老松可能扭不过来，对这点丁勇有足够的估计，可是要踢开他，丁勇又感到为难，一起造反的战友，怎么做得出来？陈井好象猜出了丁勇的心事，笑着拍拍他的肩膀说：“小丁，搞

政治斗争，可得有点魄力呀！”从陈井那儿出来，丁勇心里斗争得厉害。

听了丁勇的话，杭老松的心里明白多了。眼下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啊！所谓罗振中的罪状，杭老松全清楚。罗振中积极参加局革筹小组工作是有，但怎么能说这是想当第一把手？罗振中在解放陈井时曾提出陈井对错误的认识还不够深刻，这怎么能说是攻击、污蔑革命干部？罗振中处处帮助丁勇工作，让他在实际工作中得到锻炼，难道你丁勇全没数？至于住房，那更荒唐了，前天，杭老松还到罗振中家去过，罗振中爱人说，局革筹小组有人来劝罗振中搬家，被罗振中批评了一顿。这一切，分明是一场阴谋。看来，是有人想在我们厂革会成立时，制造事端，挑动工人阶级内部分裂，从中渔利哩。杭老松觉得，眼下，首先要团结好了丁勇，帮助他擦亮眼

睛，共同搞好厂革会的筹备工作。小丁他有点糊涂啊。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党中央在直接领导，我们可不能跟在个别人后面，忘了大方向呀。要帮助丁勇，先要找到罗振中，弄清事情的真相，揭露这场阴谋。

杭老松把这些想法一条一条向丁勇细说，说得丁勇一会儿瞪大了眼睛朝杭老松看，一会儿低下头来思索：事情真有这么严重吗？

在他们两人谈话的时候，不少来来往往的人向他们打听陈井在哪儿，丁勇都回说不知道。后来，那两位局革筹小组成员也找来了，杭老松对丁勇说：“你看，‘特别快报’的事连他们俩都不知道。我们一起去找陈井问问吧？”

“去吧，他在哪儿呢？”一位局革筹小组成员问。

丁勇犹豫了一下，把三人带到了三〇二室。走到三〇二室门口时，后面已跟了十几个革命群众了，有机关的，也有下面基层厂来的，门卫金老头夜班下班后，没有睡觉，也跟来了。

陈井正靠在沙发上闭目养神，他长得精瘦，尽管闭着眼，脑子里还在策划许多事情。一见这么多人涌进来，陈井不由有点紧张地扶了扶老光眼镜。不等别人开口，他马上抢着对两个局革筹小组成员解释说：“因为这个厂马上就要成立革委会，罗振中的



问题又这么严重，所以来不及召开革筹小组会了，我征得在机关的革筹小组成员的同意，就临时决定了。”

“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同基层单位商量？”

“你们把罗振中搞到哪儿去了！”

人们纷纷责问。

听着这一个连一个的问题，陈井不慌不忙地分别作了解答。他首先说，罗振中确实有问题，局里已经掌握了过硬的材料，而且，也跟厂革筹小组的丁勇通过气。至于罗振中到底在哪儿，谁也不知道，不过总不会离开地球的，请大家放心好了。

陈井话音刚落，一个同样是不慌不忙的声音响了起来：“明天就成立厂革会了，能不急吗？罗振中是我们厂里广大革命群众推选出来的，撤了他，总得让大家知道原因吧？我要求局革筹小组到我们厂去，把真实情况告诉大家。可以马上召开全厂造反派队员大会嘛！小丁，你看好不好？”杭老松征求着丁勇的意见。

“我们也参加！”好几个其他单位的造反派负责人一起响应。

“也好，陈井同志！今晚本来不是准备在我们厂开现场会吗？把这个会内容改一改吧！”丁勇说。

陈井摊开双手，显得为难地说：“那也得让我们局革筹小组同志商量一下呀！”

两位在基层的革筹小组成员马上表态说：“我同意！”“我也同意！”

陈井无言以对，在几十双眼睛逼视下，不得不点了点头：“那，那就开吧！”

当杭老松从局机关出来时，又被金老头叫进了门房间。金老头告诉他，昨天晚上，他值班，临睡前到办公大楼去检查路灯是否关了时，在八层楼，发现罗振中被关在一间小房间里。

四

为了晚上的大会，陈井足足忙碌了三个多小时。他把丁勇留下了，又做了一番工作，接着又亲自打了好几个电话，找了几个“比较可靠”的基层造反派负责人到局里，进行了周密的布置，等到他有机会躺到沙发上喘口气时，离开会时间已经只有半个小时了。

这是一个内容很不寻常的会。会场设在总面积达三万六千平方米的主体车间包装场地上，本来估计到会的最多只有五百来人，可是大会还没开始，陆续赶到会场上的人已经上千了，把个宽阔的会场挤得满满的。许多本厂和外厂的群众都不请自来。这个出乎意外的情况，使得陈井很不高兴，他问丁勇：

“这些人都是你通知他们来开会的？”

丁勇摇了摇头，轻声说：“不是。可我们造反派开大会从来是欢迎群众参加的呀！”

这是实话，谁不知道造反派开大会的每张海报上都写着“热烈欢迎革命群众参加”呀？陈井沉默了一阵，眼光在会场扫了一圈，含蓄地提醒丁勇道：“你说，这些人不请自来，到底想干什么？”

“你是说，会有人……冲会场？”丁勇神色马上紧张起来。他这时正好发现，杭老松同几个其他单位的造反派负责人不住地在人群中停下来，同一些人说着什么，人们的情绪顿时激昂起来。

“冲会场，唔，这完全可能！”丁勇这么一想，心情就更紧张了。他觉得是应该布置一些观点相同，比较可靠的人作好精神准备，有备无患嘛！

陈井故作镇定，胸有成竹地说：“别紧张嘛，他们要真把会冲散了，杭老松逃脱不了罪责！我倒很欢迎他们把事情闹得大

些，整顿起来可以更彻底些嘛！”

听了陈井这样的话，丁勇才恢复了平静。

会议由丁勇主持。他宣布会议开始后，首先就请局革会筹备小组负责人陈井讲话。

“同志们！今天，我们要开一个清算大会！”陈井严厉的嗓门使得坐在旁边的丁勇也不由得心中一跳：“清算野心家罗振中的罪行！”

会场里一阵骚动，忽然又平静下来。

陈井扫视着全场，口气更加严厉地说：“我们为什么要开这样一个会？为的是纯洁我们的领导班子，把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手中！为的是要发动一场新的夺权斗争！……”

这时，在嘈杂的人声中突然响起一个震耳的喊声：“我提个问题！”陈井不看就知道：这是杭老松！

杭老松从局里回来，赶上了辛为民召集的全厂造反派干部会议，他把斗争的情况向大家交了底。丁勇没有参加会，他被陈井拖住了。接着杭老松又和局革筹小组的那两位成员一起到了局里，找到局机关造反派的那位代表，那位同志说，“特别快报”的事，陈井只是给他通了个气，说是革筹小组已经讨论过了。这一来，陈井的阴谋更清楚了。于是在开会以前，三位革筹小组的成员以局革筹小组名义，到局机关八层楼去接罗振中。

现在，杭老松站在会场中心，胸中的怒火是那么旺盛，可是，他的语气却出奇地平静：“刚才陈井同志说，今天这个会是要清算罗振中的‘罪行’，既然是清算，罗振中本人应该到会，大伙说是不是？”

“对呀！”

“罗振中应该到会！”

人们纷纷呼应起来，到处都是喊声。

连主持会议的丁勇也感到这个要求是合理的。他悄悄征求陈井的意见，陈井挑动地说：“小丁，你别糊涂了。现在问题根本不在于罗振中到不到场，你还看不清楚：杭老松想冲会场，让造反派跟他走。你的人呢？要准备拉队伍。”说着，陈井对着话筒说：“对罗振中，我们还是爱护他嘛，在适当的时候，我们会让他向大家作检查。”

“不对！”杭老松猛然打断陈井的话，他站起身，面向大家，愤怒地说：“罗振中同志很想跟大家见面，但是有人根本就不敢让他出席这个大会！”

会场上一片肃静。所有的人都注视着杭老松。刚刚站起来准备去拉队伍的丁勇，不觉又坐了下来。

陈井沉着脸，责问杭老松：

“杭老松！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当然心里完全明白，陈井‘同志’！”

“你，你信口开河，胡说八道，可要考虑后果啊！”

“什么后果！大不了也象罗振中一样，被你非法拘押吧？”

听到杭老松这最后一句话，人们轰动了：

“什么？非法拘押？”

“罗振中是被关起来了？”

“难怪找不到他呀！”

这时，许多原来有点相信罗振中真是坏干部的人也都开始怀疑起来。你看，丁勇那疑问的目光，已经从杭老松身上转到陈井身上去了。

陈井早已站了起来。他冲到话筒前，对杭老松大喊道：“杭老松，你造谣！你制造分裂……”忽然，他脸色变了，原来，他看到会场后面出现了一条横幅：“革命造反派团结起来，粉碎走资派的分裂阴谋！”

这时，杭老松大步走上了台，他鄙夷地看了陈井一眼，转身朝人们激动地喊道：

“同志们！眼下你们看到的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这个自称站在我们革命造反派一边的陈井，为了阻挠我们按照‘三结合’原则成立革命委员会，干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他采用伪造材料、捏造罪名等罪恶手段，妄图挑起革命造反派的分裂，达到他反夺权的阴谋。”说着，他拿起了陈井面前的那份“关于罗振中问题的汇总材料”向大家面前一举：“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见识见识这份假材料吧。”

杭老松一条一条往下念，一条一条批驳。陈井跳起来要打他，被怒吼的群众轰了回去。陈井又用挑唆的眼光看看丁勇。可是，丁勇听了杭老松的话，头上冒汗了，双拳捏得咯吱响，正愤怒地看着陈井，那眼神，几乎跟杭老松一样喷射出灼人的火焰。陈井脸色苍白，突然感到十分疲乏。他原想在厂革会成立之前，搞突然袭击，拉下罗振中，造成造反派分裂，乘机再把梁翼飞塞进厂革会。这样不仅对这一个厂的领导权他可以直接操纵，而且对局革会成立时搞复旧也可扫平道路。事成之后，即使罗振中再放出来，也无济于事了。可是没有想到，他精心策划的妙计，这样短命地破了产。陈井无力地坐在椅子上，闭上了眼睛。

在一片愤怒的口号声中，一个矮胖子激动地跳上了台，这是梁翼飞。他连喊着：“上当啦，受骗啦！”把手指直点到陈井鼻尖上。

杭老松冷笑一声道：“梁翼飞，你这个弯子转得好快啊！”

梁翼飞一愣，赶紧走下了台。

杭老松看着他走下台，又继续说：“同志们，现在问题很清楚。陈井，他代表了被打倒了的党内走资派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他的罪恶目的，是要复辟倒退，推翻文

化大革命的成果，我们能容忍这种罪恶阴谋吗？”

“不能！”

“坚决回击走资派的猖狂反扑！”

“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人们一起怒吼起来。

“通过今天这个活生生的斗争事实，我们要更加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往后，不管什么时候，不管阶级敌人刮起的风多大，浪多险，我们都要紧密团结，坚决斗争！做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中流砥柱。只要我们按照毛主席、党中央的部署去战斗，我们一定能赢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这时，陈井扶了扶眼镜，还想站起来说什么，突然，全场涌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掌声中，罗振中被人们簇拥着进了会场，一直走上主席台。罗振中愤怒地指着陈井，大声说：“你可以把我非法拘押二十个小时，可是你骗不了文化大革命锻炼了的革命群众！”

陈井一下子瘫在座位上了。

杭老松和丁勇一起走上去，紧紧挽住罗振中的臂膀。

“老松师傅，我错了！你骂我一顿吧！”丁勇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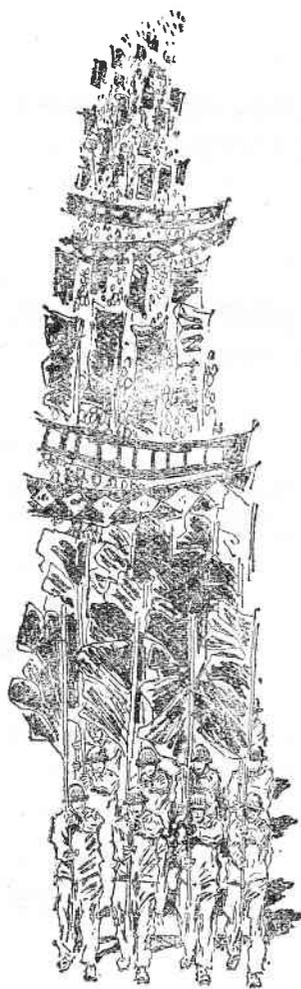
“骂你干什么？知道错了，就好嘛！”

罗振中心情无限激动。他举起手大声说道：“我建议，立即举行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陈井罪行的大会，由杭老松同志主持这个大会！”

在一阵热烈赞同的掌声中，杭老松精神抖擞地站到前面，抓起话筒，用洪亮的声音宣布批判大会开始……

（题图、插图：昭 亚）

千军万马追穷寇



批邓卷起千重浪

长江五金厂 陈贤德

《决议》光辉照四方，
批邓卷起千重浪。
挥锤大千红五月，
飞出捷报十万张。

修正主义脚下踩

金山县八二大队 陆慧珠

党的《决议》传下来，
贫下中农喜开怀；
金山擂鼓东海唱，
修正主义脚下踩！

五星红旗立云天

南京路上好八连 张尧国

警卫战士英雄胆，
天安门前战凶顽，
铁壁铜墙谁敢碰？！
五星红旗立云天！

批邓战鼓擂得急

石油化工总厂团委 吴慧芳

左手焊枪右手笔，
怒火齐发反复辟；
焊出一个石油城，
批邓战鼓擂得急！



连根铲干净

黄浦区革命委员会 王洪仁

纳吉、邓小平，
毒瓜同根生；
狠狠一锄头，
连根铲干净。

首都民兵斗志昂

红小兵 龚翔

首都民兵斗志昂，
威风凛凛上战场；
阶级敌人敢捣乱，
无产阶级铁拳叫他尝！

车间批邓滚惊雷

十七棉纺厂 程良顺

车间批邓滚惊雷，
布浪滔滔闪银辉；
怒涛飞卷三千丈，
复辟迷梦化成灰！

革命烈火势更旺

复旦大学 江泽宏

阶级斗争永不忘，
革命烈火势更旺，
邓小平翻案搞复辟，
飞蛾扑火是下场！

端枪咱打靶

光明机械厂 柳光明

端枪咱打靶，
弹弹无虚发，
敌人搞复辟，
击碎贼脑瓜！

人心所向谁可移

第一建筑工程公司 陆永刚

万众同仇反复辟，
人心所向谁可移？
建港工人齐批邓，
海涛怒吼冲天起！





第一号文件

俞天白 王锦园

在红城区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这一天，人们都被一辆大卡车上的锣鼓吸引了。

大卡车上，插着八人抬的头号大鼓的，竟是个黄毛丫头。

她把袖管挽得高高的，露出粗壮的手臂，握着茶杯粗的一副鼓槌，抿紧薄薄嘴唇，站在一条板凳上。

“咚咚锵！咚咚锵！”只见鼓槌上的两块大红绸在她丰满的胸脯前狂欢飞舞，象一蓬熊熊燃烧的火焰！

“哗啦啦，哗啦啦！”从大江上吹来醉人的春风，吹拂着她的短发，吹得搁在车前的那份大红喜报不停地翻卷。

她是扬子江中学“八·五”红卫兵团的副司令司徒梅。她带领高三年级的师生和原校长古立人，正在云水装卸站劳动。他

们这支报喜锣鼓队，直接来自海港码头。

“砰——叭！”一只爆竹飞入广阔的蓝天。

从各条马路汇集来的锣鼓队和举着红旗的群众队伍，都涌向那幢赭色的五层大楼。

看，最令人兴奋的时刻来了！从大门里，出现了一队前簇后拥的人群。人群前头，原区委书记，如今被结合进区革命委员会并担任主任的周志海，同另外一位同志庄重地抬着一块长条子木牌。木牌油漆得雪白，写着一行鲜红的宋体字：“红城区革命委员会”。一朵红绸扎成的大红花，挂在木牌顶端，长长的绸带，迎风飘拂……

大楼前顿时沸腾了。“砰叭！砰叭！”爆竹一个个在高空炸响；锣声鼓点更密集；人们的口号声，如大海的狂涛。红旗，呼啦啦，呼啦啦，卷得更欢更高了！人们拿着大

大大小小的大红喜报，争先恐后地往大门送过去，送过去……只见木牌上那朵红绸花，在大门口密集的人群里移动……

忽然，大门边，出现了一张撑脚扶梯。一个身穿旧军装，头戴军帽，戴着红卫兵袖章的小伙子，“刷刷”几步爬上撑脚扶梯，双腿叉成人字骑着，弯腰从周志海他们手里接过木牌，往墙上挂。

“梁兵！”司徒梅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激情了。她把鼓槌往旁边一个红卫兵手里一塞，蹭地跳下凳子，双手往卡车边上一撑，象只飞燕，跳下了卡车，拨开人群，直往大门闯！

“司徒！”梁兵呼地滑下撑脚扶梯，习惯地把右手大拇指一翘，往司徒梅鼻子跟前一送，“区革命委员会的牌子是我们亲手挂上的。记住，我们又赶上了一个第一！”

是的，“我们又赶上了一个第一”！司徒梅何尝不是为此而感到幸福和骄傲！她和梁兵，都是扬子江中学的六六届高中生。司徒梅的爸爸，是个受尽了旧社会煎熬，差点葬身在“过山跳”下的码头工人；梁兵的爸爸，是一个纺织厂童工出身的机修工。以往，他们感到幸福的，仅仅是因为自己是家庭中第一代中学生。然而，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大革命的风雷骤起，他们幸运地逢到又一个天地翻覆！于是，一个又一个令人兴奋的“第一”来到了他们眼前：他们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贴出了学校内第一张革命大字报《炮轰古立人》，成立了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带头第一个造了旧区委的反；今天，他们又一起祝贺这全市第一个区革命委员会的诞生……啊！灿烂的时代，伟大的变革，我们这一代，将赶上多少个令人羡慕的“第一”！

然而，面对这一个又一个鼓舞人心的“第一”，被选为区革会委员的司徒梅和区革会常委的梁兵这两个革命小将，态度却

并不一样。梁兵，几乎每天大拇指翘翘，“第一”不离口，而且多少带着点陶醉的口气，仿佛争取“第一”就是他奋斗的目的，仿佛“第一”里包含着他所需要的一切；而司徒梅，虽然和梁兵怀有同样的喜悦，然而，喜悦的同时，她会凝神深思：“第一意味着什么？”她的神态所表达的意思非常明确：“第一”仅仅是一场斗争的开始。事实上，她确实也是这么做的。比如，前不久，他们扬子江中学在全区第一个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以后，司徒梅向梁兵建议马上带领红卫兵到海港去和工人一起边劳动边搞学校的斗批改；可是，梁兵却摇摇头，大拇指一翘说：“不！我们全区第一个实现大联合的单位，怎能一头扑到海港里去？”司徒梅的建议却得到师生们的支持，在她率领下，学校师生们开进了云水装卸站。眼下，她伸手轻轻地推开梁兵伸到自己面前来的大拇指，深沉地问：

“‘第一’意味着什么？”

如果在其他场合，梁兵会认真地听一听自己这位战友的想法。因为，司徒梅往往能提出一些他所想不到的问题。但今天他过于激动和喜悦，竟截住了司徒梅的话。

“我知道你问的是啥！告诉你，我们正准备赶上又一个第一呢！”梁兵大拇指又是一翘，“最近毛主席号召我们复课闹革命。老耿和我正在讨论起草一个文件，我们要争取成为区革会第一号文件！就是革字001号。”他用手遮住嘴角，凑近司徒梅，悄悄地说：“文件还在起草。我想，我们扬子江中学红卫兵应该在贯彻区革会第一号文件中，也成为全区第一！”

司徒梅截住他的话，问：“在这个文件里，你们对复课闹革命的做法，有哪些具体意见？”

“老耿考虑得可比我们具体。”梁兵眉飞色舞，扳着指头背诵，“第一，在工厂、海

港、铁路、农村劳动的，一律返校；第二，为了保证复课的进行，必须按照学校规章制度，整顿纪律；第三，在新课本没有出版之前，暂用老课本上课；第四，……嗨，基本上是这些！”

司徒梅红嫣嫣的前额下，一对眉毛打了结：“在第一号文件里写上这些，真是老耿的主意？”

“对。”梁兵大拇指一翘，说下去，“在文件草稿送交革委会讨论之前，我们立即通知我校全体师生按这文件精神返校复课，争取第一！你回去后，马上带领队伍，离开海港吧！”

梁兵提到的老耿，叫耿云轩，抗战爆发后做小买卖破了产，参加了革命。解放后，在这个区里他一直管着教育部门的工作，竭力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文化大革命前，养了年把病，较少出头露面。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在全区大会上主动检查了自己犯的走资派错误，表示要重新为党做一点工作，取得了群众的信任，如今和周志海一样作为革命干部的代表，结合进区革命委员会，担任副主任。近来，他为草拟这个第一号文件，可花费了不少心血。

可是，司徒梅却对这个第一号文件的“基本内容”引起了警觉。关门读书的害处，旧教材中的毒素，她知道得太深刻了！这样复课不等于复旧吗？今天还这样提出来，怎能不使这个红卫兵小将感到惊异？她反问：

“我们争取做这种复课的第一？”

“劈劈啪啪！”他们的头顶，忽地燃放起一串“五百响”。有几只肚子开花的鞭炮，带着股轻烟，跳到他们头上，也跳在新油漆的区革命委员会的木牌上，木牌沾上了几点灰迹。梁兵右手拉住袖口，转身拭擦的时候，忽然，热烈欢呼雀跃的人群拥过来，把司徒梅挤了开去。

锣鼓，还在使劲地敲；爆竹，还在空中炸响；人们还在热情地欢呼，在司徒梅的脑海里却萦绕着梁兵过于自我陶醉的神情，以及他所透露的第一号文件的内容。心里想，毛主席号召我们复课闹革命，为什么在文件里却只有复课，而没有闹革命呢？这意味着什么呢？……

她冷静地咀嚼了一番，徐徐抬起头，想再找梁兵问问，却再也找不到这个大忙人了。她拨开人群，一蹬腿，上了自己那辆卡车，伸手从战友手里接过鼓槌，高呼一声：“战友们！敲吧！使劲敲吧，让我们一鼓作气敲到底！”

话音一落，密集的锣声鼓点又响了起来。

二

卡车驶进了云水装卸站，司徒梅才收住鼓槌。可是，心里那台锣鼓，却越敲越闹腾。“复课闹革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为了贯彻落实好，她和师生们讨论过，也同装卸站里的工人同志们讨论过。她一下车，马上想去找云水装卸站的高阿发师傅，这个工龄比司徒梅年龄还大的阿发师傅，也是红城区革命委员会的委员，还是扬子江中学“八·五”红卫兵团的“顾问”呢！司徒梅沿着沸腾的码头急急往前走。

装卸工人把码头称为“前方”，真是一点不假。你看，那龙门大吊车的钢梁上悬挂着鲜红的进攻令：“深入批判修正主义企业路线！”那巨轮上交错晃动的吊杆，就好像是刺向党內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钢枪；那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大字报栏上，有装卸工人无数篇批判走资派的犀利文章；那一长溜一长溜来狂奔驰的牵引车，正唱着一支又一支造走资派反的战歌……这情景、这气势，怎么不象向走资派发起进攻的“前方”！司徒梅清楚地记得，就在这

里，高阿发师傅率领装卸工们，反对经济主义妖风，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就在这里，各条战线的战友日夜苦战，把走资派破坏而积压下来的几十万吨物资运出去。如今，云水装卸站的无产阶级已经掌了权，革命和生产的形势，犹如漓江的顺风潮水，一个劲地涨。

司徒梅一走上码头，见工人们正纷纷议论着一个消息：货主不来提货，仓库货场周转不灵，如不马上采取措施，又要影响接船卸货了。又听说，高阿发师傅已作了动员：决定来个蚂蚁搬家，机动车、手推车一齐出动，把货物送上门去。

司徒梅绕过一座塔式起重机，宽阔的货场展现在眼前。几十辆大胶轮车都已经驮上了货箱，同学们在车前车后忙碌。

司徒梅一个箭步，跳进了大车的两个车把之间，一弓身，“嗨”的一声，就把重载货箱的车子把手提了起来。正要使劲拉，阿发师傅来了，他要司徒梅把车停下，又把同学们都召集拢来，登上大车，用他在江边工作而练就的粗嗓门说：

“红卫兵小将们！同学们！你们投入了运货送货的战斗！这确实是一场战斗啊，你们知道库场物资为什么又积压起来了呢？真的是货主不肯来提货吗？”高阿发师傅表情渐渐严肃起来，话语里迸发出一种抑制不住的愤怒，告诉大家：云水装卸站被夺了权的走资派，暗中指使他在营业部的亲信，故意扣发已到货物的提单，还造谣说是货主不肯来提货。他们妄图再一次使装卸站瘫痪下来，无法接船，给掌权的无产阶级脸上抹黑。他们想把他们自己制造的混乱颠倒黑白地归罪于无产阶级，把权夺回去，搞资本主义复辟……

阿发师傅的讲述，化成愤怒的火焰，在同学们胸膛里燃烧。货场上静悄悄的，不远处码头上传来货物着地时轰隆隆的声响。

司徒梅的拳头不知不觉攥得紧紧的，眼睛张得滚圆。海港里下了台的走资派不死心，学校里被夺了权的走资派又会怎么样呢？梁兵啊梁兵，在你起草区革命委员会第一号文件的时候，有没有想到，我们落实毛主席的指示时，也不会风平浪静的啊！

司徒梅心里翻腾着对战友的焦急，她抬头望，码头上竖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小将巨幅油画。看着这幅画，司徒梅想起了自己和战友们在天安门广场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检阅的幸福情景，想起了毛主席的教导：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她又拿出随身带着的《十六条》重温了一遍，觉得不仅要找梁兵谈，而且，应该本着对革命负责的态度，给耿云轩写封信，捧捧自己对复课闹革命的观点，给他敲敲警钟！应该告诉耿云轩，如果这样的第一号文件交区革命委员会全体委员讨论，我第一个投反对票！规章制度基本照旧，要学生还去啃旧的书本，这样难道是复课闹革命吗？不！这是复旧，是回到文化大革命前的旧路上去！这是对毛主席关于“复课闹革命”指示的歪曲！应该提醒耿云轩，我们千万不能忘记：复课闹革命首先应该是上阶级斗争主课，批判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开展教育改革……

三

这天下午，司徒梅和战友们参加了阿发师傅主持的、批斗云水装卸站走资派的大会。会场里，口号震天，拳头林立，好一幅战斗画面，好一堂深刻的阶级教育课！

批斗会即将结束，梁兵急匆匆地闯进了会场，一边往主席台奔，一边大声嚷道：

“慢一点散会！慢一点散会！”

梁兵自从到区里去以后，工作忙了，学校里不大露面，装卸站更来得少，一时间，

有叽叽喳喳议论他的，有拍手欢迎他的。

梁兵走上主席台，把军帽前沿往上一掀，发表起演说来：

“红卫兵战友们，同学们！一月革命风暴以来，短短几个月，我们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我们扬子江中学在这场斗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我们是全区第一个造反、第一个大联合、第一个夺走资派的权！现在，又有一个新的‘第一’在等待我们，我们有没有决心去夺取？”

“有！”同学们吼声震得窗子飒飒响。

梁兵见几句话就引得群情振奋，高兴得满面放光，他瞟了一眼神情严肃的司徒梅，大拇指一翘，接着说：

“毛主席最近号召我们：‘复课闹革命’。我们扬子江中学应该争取成为全区第一个做到复课闹革命的学校……”

司徒梅听着听着，觉得梁兵讲的话，几乎都是区革会第一号文件草稿上的内容，他的话还没说完，有的同学就大声发表意见了：

“喂，搬出旧规章整顿纪律，会不会复旧？”

“采用旧教材关门上课是不是走老路？”

梁兵身后递来一张字条。梁兵一看就知道是司徒梅的笔迹。显然，书写者心里有股气，笔尖把纸勾破了几处。那纸条上写的是：

这些讲法不符合毛主席的指示精神！

梁兵似乎胸有成竹，不屑地把纸条放在一边，挥挥手，让大家安静下来，用坚定的口气说：“我讲的这些话，不是我个人的意见，区革命委员会正在起草一个第一号文件，马上就要发下来，区革会副主任耿云轩同志对我们扬子江中学也很关心，他希望我校第一个实现复课闹革命，我已通知我校在工厂、农村的革命师生火速返校，明

天下午四点，在我们校园灯光球场举行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所以，我们在云水装卸站的全体师生应该马上赶回学校去！”

司徒梅早就想一手把话筒抢过来，痛痛快快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她一肚子的意见啊，象沸水在翻滚。可是，当梁兵一提到耿云轩的名字，她强制自己冷静下来，她把满腹的话憋在心里，憋得脸通红，胸脯大起大伏。因为，她比任何时候更清楚地看到了，梁兵是在按着耿云轩的意图办事。如果眼下爆发一场唇枪舌剑的论战，那么除了造成同志间的分裂之外，不会有别的效果。为了因势利导说服自己的战友，她沉住气，用锐利的目光观察着会场里的反应。一部分同学显然对梁兵的话不同意，在交头接耳地议论；另一部分同学被梁兵那富于鼓动性的宣传打动……她的目光在一个角落里停住了。那儿坐着一个年过五十，戴着眼镜的矮胖子。他就是校长古立人。古立人眼睛谁也不看，但他微微张开着嘴，似乎在聆听着令人振奋的消息，又似乎在咀嚼着梁兵话语以外的什么东西，忽然他脸上露出了几丝微笑。这笑影，司徒梅是好久好久没有看见了。司徒梅注视着这张笑脸：“古立人脑袋里在盘算着什么花招呢？”只见他兴奋地从口袋里掏出了一迭报告纸，上面写满了字。显然，这是他即将交的第五次检查。他刷刷翻过几张，抽出当中一迭，折好，装进另一只口袋，然后，又拔出钢笔，在后面几页写着什么，司徒梅看得一清二楚。

梁兵当然没有注意到这些。一散会，司徒梅把梁兵叫到江边，打算问问他，应该怎样正确理解复课闹革命，还要提醒他头脑里可要有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观念！

梁兵猛地想起一件事，笑笑说：

“你先看看这个！”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只信封，递给司徒

梅。信纸上，电报底稿似的，只有寥寥几句：

司徒梅同志：

来信收阅。你确实有点造反派的脾气，令人钦佩！然而，现在已经成立了革委会，我有义务提醒你，当心犯极“左”的错误。有空请来谈谈。

耿云轩 ×月×日

“极‘左’”两字，象一道闪电，倏地照亮了司徒梅记忆中的一件往事：一九六四年夏，校长古立人下令，为了“提高教育质量”，为了“提高升学率”，学校里学生组织的学习毛主席著作小组一律解散！司徒梅觉得校长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当即提笔给区教育局写了一封意见信。可是，信投邮之后，如石沉大海。司徒梅问自己的班主任老师，老师悄悄对她说：“你以后别再写这样的信啦，区教育局的一位领导在你的意见信上批了两个字：极‘左’。”司徒梅想不通。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司徒梅到区教育局造反，才知道信是耿云轩批的，耿云轩还向她当面作了检查。此刻，司徒梅看着耿云轩的信，不禁对耿云轩起草第一号文件的动机怀疑起来，这决不是一般的旧教育思想的流露啊！……

看到司徒梅陷入沉思，梁兵还以为她受了信的触动，便说：“老耿可是很关心我们红卫兵啊！他的话，我们要多听听。”

司徒梅抬起头，望望梁兵，又望望满江滚滚的浪头。是啊，有风才有浪。如果梁兵是一个浪头，风就是耿云轩。被一个接一个光辉胜利的

“第一”冲昏了头脑的梁兵啊，你的警惕性哪里去了呢？司徒梅打算和梁兵好好谈谈，帮助梁兵擦亮眼睛。她恳切、但又很坚定地回答梁兵：

“梁兵，对老耿的话，我们也要问个为什么！……”

“嗨，老耿说你极左，看来说对了！看，你这样不是怀疑一切了吗？老耿过去虽然犯过走资派的错误，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可是他检查得好，早就获得群众的谅解了。如今他是区革会副主任，刚刚起草区革会的第一号文件，你怎么就这样对待？好啦，我先走了，回学校再谈吧！”

司徒梅想再留住梁兵谈谈，但已无济于事，只见梁兵朝装卸站大门大步走去。

司徒梅回头见古立人在不远的地方走过，脑海里倏地跳出他在会场里的微笑和抽换检查书的情景，心里一动：为了帮助梁



兵擦亮眼睛，正确地贯彻毛主席关于复课闹革命的指示，一定要把古立人执行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批深批臭。司徒梅立刻走上去，问道：

“古立人，你的第五次检查写好了？”

“对，对！”古立人从口袋里掏出那迭报告纸，交到司徒梅的手中……

四

第二天，在码头的同学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回校复课闹革命。司徒梅同大家商量了个办法，组织个文艺宣传队，回校后立即宣传毛主席关于复课闹革命的指示。

当司徒梅带领的队伍敲锣打鼓地走进学校时，只见其他年级师生，成群结队地来了。校园墙上贴着许多大标语：“整顿学校纪律！”“扬中师生誓做复课闹革命的带头人！”“用第一个上好文化课的实际行动支持新生的区革命委员会！”……左一条，右一幅，浆糊都没有干，前一条，后一幅，都带着第一号文件草稿中的观点和口气。

鼓声一停，司徒梅一跃身，来到了土台上，她清脆的嗓音，在挤满了师生的球场上飞荡开了，呱呱啦啦打起了竹板，说开了她自己编的快板，内容就是她们在云水装卸站参加群众斗争的收获：

……

一月革命风暴起，
掌了权的海港工人扬眉又吐气；
甲鱼剖肚心不死，
走资派躲在暗处使诡计……

梁兵站在台右边，一脸的困惑神情。好象在问：你们来宣传复课闹革命，讲这些海港的事做啥？

司徒梅刚把他们受到的教育数完，突然转到了复课闹革命上：

……

红卫兵，举红旗，

身带硝烟行万里。
砸碎修正主义黑路线，
教育革命志不移。
阶级斗争是主课，
这条道理要牢记；
胜利之后有斗争，
凯歌声里辨邪气……

梁兵先是浓眉紧缩，接着便“刷”地变了脸色。原来，司徒梅如此兴师动众，是完全对着他来的！

于是，这回轮到她写条子提异议了。他从笔记本里撕下一页纸，潦草地写道：“请到台后大墙根交换意见！”

这张条子，经过许多双手，递到司徒梅手里。她一看这熟悉的笔迹，很快结束了快板，让下一个节目登台。

台后有堵砖墙，遮断了灯光球场上师生的视线。梁兵一开口就是一顶大帽子，手指直指司徒梅的鼻子：“你，你这行动是对抗区革命委员会！”

司徒梅格格笑起来，说：“扣帽子能解决问题，革命家就太多了！我正想找你把昨天的辩论继续下去。”

“好嘛！请你再挑剔挑剔我们草拟中的第一号文件吧。我洗耳恭听！”

“不。”司徒梅还带着几分稚气的脸上，严肃起来，伸手把披到眼前来的一缕黑发，捋到了耳后，“我珍惜我们未来的第一号文件。因为，它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花了很大的代价争取到的。可是，你告诉我的第一号文件精神是错误的。那文件，只有古立人他们会拍手欢迎！梁兵，我们要当心有人表面上贯彻毛主席指示，而实际上却阉割了毛主席指示的革命精神啊！”

“简直不相信，这话竟出自一个贴过第一张革命大字报的红卫兵副司令之口！”梁兵气愤地说。

这一对经常斗嘴的“司令”，彼此脾气

都了解。这次，司徒梅并没有被激怒，胸有成竹地从口袋里掏出一迭报告纸，递给了梁兵。

梁兵接过来随手翻了几页，说：“古立人的又一份检查。说明什么？”

“你细看看。”司徒梅提醒他。

“这时候没工夫！”梁兵却把它塞回司徒梅手中。

对这一份检查，司徒梅昨天已经反复研究了几遍，从中嗅出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味道，更看到了耿云轩正在起草的第一号文件，已在古立人身上得到充分的反响。看来，必须充分利用这个反面教员给梁兵上上阶级斗争课，擦亮他的眼睛！她拉了一把梁兵，说：

“走，我带你去找一个人。”

“谁？”梁兵有些茫然。

司徒梅叩着一扇门。来开门的正是古立人，他右手抓着支毛笔，桌上摊着纸，正准备写什么大字报呢！

古立人问道：“两位司令找我？”

司徒梅拍拍手里的检查，问：“你这份检查，算全了吗？”

“全了。我该检查的，全检查了。”古立人今天好象有些心神不定。两眼滴溜溜往司徒梅和梁兵两人身上轮番地转。

“我们这次要你检查的，是哪些问题？”

“两个：一是本人执行修正主义的组织路线，二是本人的教育思想。”

“那你为什么只检查了前一个问题？”

“我想，”古立人清清嗓门，“在文化大革命前，我重用了叛徒和右派，在组织路线上是有罪的。可是，教育问题上，我想来想去，不知错在啥地方……”

啊，这家伙还是这么顽固！梁兵想开口，司徒梅却紧紧追问：“这个问题上你已经写了检查，为什么又抽去了？”

司徒梅刷刷地把检查书翻了几页，指

着报告纸右上角的页码摊到古立人面前，梁兵眨着眼，这才发现还有这么个秘密，喝一声：“古立人，你玩啥花招！”

古立人头一仰，说：“是抽去了几页，本人要向两位区革会委员请教：根据目前形势，我的教育思想，还用检查吗？”

梁兵心里一怔。

“目前是什么形势？”司徒梅紧问。

古立人说：“文化大革命前我在教育上的努力，完善教学制度呀，提高教育质量呀，和区革命委员会即将发下的第一号文件上的复课精神是基本一致的。我再检查那些，有必要吗？”

梁兵轰地一下，浑身冒出一身汗！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起草的文件，竟和古立人如此合拍，竟会受到积极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校长这么欢迎！

还没等梁兵开口，古立人却摇摇手里的毛笔，指指摊在桌子上的白纸，说：“我要写张大字报，拥护小梁传达的精神！……”

司徒梅冷笑道：“梁兵，你听一听，他拥护的是什么？”

“狗胆包天！”梁兵额上青筋条条绽起，一捋袖管，“你，你想捞一根救命稻草？捏鼻头做梦！”

“这，你们两位怎么啦？”古立人慌了手脚。“秃”的一声，毛笔落到了地上……

在灯光球场上，复课闹革命的誓师会开成了一个批判校长古立人修正主义教育思想的大会。

会后，司徒梅叫了梁兵，来到教学大楼前的草坪上，梁兵恨恨地说：“对古立人之流就是要狠狠批判！”

“开一个批判会，便当。”司徒梅严肃地说，“我们还应该想得深一些，在凯歌声中，不注意自己世界观的改造，忘了路线斗争、阶级斗争，就会上当受骗啊！……”

这次，梁兵真是响鼓不用重槌，马上想

到了正在起草的第一号文件，想到了耿云轩。他几乎跳了起来，大声说：“我马上到区革会找老耿去！”

这时候，司徒梅更显得沉静，说：“梁兵，你不要激动。我怀疑耿云轩起草这个文件，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在这个第一号文件背后，有一场不同以往的斗争啊！你近来同耿云轩接触比较多，希望你把他的言行仔细回忆一下，我们一起找周志海同志汇报！”

要是一小时之前，梁兵决不会同意司徒梅的看法，可是古立人的表现，使他渐渐地清醒了。要说耿云轩的言行，细细想来，确实有不少是值得警惕的啊……

五

区革会主任周志海听了小将的汇报，十分重视。在他的主持下，红城区革命委员会全体委员举行了会议。委员们完全否定了耿云轩提出的第一号文件的草稿。紧接着，军代表老张拍了拍司徒梅的肩膀说：“该听你对第一号文件的建议啦！”

司徒梅推了推身旁的高阿发师傅，说：“文件的基本内容是高师傅建议的啊！”

高阿发哈哈笑道：“请小将来宣读吧！”

司徒梅琅琅地宣读着第一号文件的草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下，取得了光辉的胜利。在胜利面前，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以后，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依然存在。为了发展大好形势，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必须刻苦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贯彻落实毛主席各项指示中，必须自始至终把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放在第一位……

梁兵翘起大拇指向司徒梅表示赞赏和支持时，室内已爆发出一阵雷鸣般的掌声。耿云轩起劲地鼓掌，最后一个停下来。

司徒梅朝耿云轩看了一眼，心里想：鼓掌的人是不是都接受了第一号文件上的观点？我们将拭目以待。但是对执行这个文件，她却充满着必胜的信心！

（题图：陆根法 插图：张培础）





革命摇篮颂

徐 刚

革命是摇篮，
大风大浪编。

——摘自红卫兵日记

去年冬天，我是在井冈山上度过的。重新踏上文化大革命中曾经走过的青石板路，只觉得天高云淡心胸宽。更教人难忘的是，我有机会访问了来到井冈山当农民的阔别多年的战友。在水库工地，在纪念馆，在烈士亭台，在红得耀眼的火盆边，我们谈呵，谈呵，有时甚至彻夜不眠！昨天的斗争如火如荼，革命的事业方兴未艾！我们当即约定：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的时候，各人写一点东西，作为红卫兵的礼物，献给这风云壮丽的伟大时代！

现在正是一九七六年五月。

我要唱一支革命摇篮的歌——

摇篮，这两个普通的字眼曾引起我多少殷切的思念！每每想起，心，象是突然剧烈地跳动；血，奔流得更快！胸膛里更有一种大潮滚动，如火在燃的感觉。顿时，十年的风雨奔涌而来，进军的战鼓响彻耳边……

从急风暴雨中过来的人，怎么能不时时缅怀起文化大革命壮丽的十年？如今，十年年头过去了，我们这些那时候才二十

岁上下的小将，现在已是“三十左右正当年”的人了！十年呵，幼芽在泥土里扎根，小鹰在蓝天上展翅；十年呵，战士在斗争中成长，革命在风雨中前进！而生活呢，也一样起了深刻的变化。不是吗？我们之中的不少战友，当他们把自己可爱的“呀呀”学语的孩子抱在怀里，或者是放进“摇篮”的时候，总是满怀深情地回想起过去的一切，和今天的变化。脑海里涌现出来的，是长征串连的脚印，迎风飘扬的红旗，以及关于摇篮的一个个故事……

我们热爱革命的摇篮！我们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中，才真正地认识和找到了这种摇篮的。且让我们从容地翻开红卫兵日记，且让我们尽情地回顾昨天的斗争吧！十年前，当我们还没有踏上社会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就呼啸着，席卷我们这个海岛。那时，只觉得一切都是陌生的，也是新鲜的。平生第一次写大字报，第一次去串连，第一次上北京，第一次斗走资派……多少个这样的“一”字摆在眼前，甚至叫人来不及细细思索这最简单的字眼所包含的

种种意义。而在热火朝天的战场上，却常有这种情况：进军的号角吹得你心儿直跳，斗争的旋风召唤着人们。我清楚地记得，运动刚开始，我们初初上阵，正是高中即将毕业，开始温课迎考的时候。那几天，每当我们翻开油墨喷香的《人民日报》，便有一股热浪扑面而来。文化大革命的潮流，以它锐不可挡之势，冲决了一切罗网、障碍，拍击着年轻人的心坎！我们想呵，想呵：为什么岛上看似风平浪静？为什么每天半个小时的读报时间突然取消了？为什么县里要求同学加班加点温课迎考？……我们这一代人步该怎样迈？路该怎样行？是做顶风而上、无所畏惧的海燕？还是做喃喃绕梁、离不开屋檐的家雀？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每个人必须用他自己的行动，在这时代的试卷上作出回答！

记得，是初夏的一个早晨，我和同班的李海、小英一起贴出了大字报：不进考场进战场！发出了杀向文化大革命第一线的呼吁！校园沸腾了，到处贴满了支持的大字报，学生的革命行动轰动了整个县城。过了三天，一辆轿车突然开进了校园。不几分钟，到大礼堂集合的钟声响了，主席台正中坐着的是县委书记。只见他一支接一支的抽烟，吐出的烟雾遮住了他的面庞，教人很难一下子看清他的面目。然后是做报告，开口便训人：“你们这是胡闹，哪有学生不考试的道理？不考试能进大学吗？要知道，北大是文学家的‘摇篮’，清华是工程师的‘摇篮’……礼堂里先是寂静，不一会儿便象火山爆发一样，喧嚷开了！李海三脚两步冲上讲台，抢过话筒大声说道：“同学们，毛主席教导我们，培养革命后代，一定要让他们到实际斗争中去锻炼，养成敢想，敢说，敢闯，敢做，敢革命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谁要想把我们关在教室里，塞进修正主义摇篮，我们就造反！”学校的第一次

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战斗打响了，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烧遍了校园内外！在辩论会上，我们曾经热烈地争论着：什么才是革命青年真正的摇篮？

摇篮呵，在那个时候，我们对你是陌生的、并不了解的。是谁说过，摇篮总是和童年联系在一起。可是，我们自己在解放前度过的童年却是充满着辛酸和血泪。我只记得姐姐去当童养媳时呜咽的哭声和成串的眼泪。我只记得自己牵着母亲的衣角，走在讨饭路上的风风雨雨。那时候，当我们讨饭经过地主的大宅院时，就看见过地主的少爷躺在藤条编成的“摇篮”里，站在边上的狗腿子总是对我们挥着拳头……就这样，我和李海，小英这些童年时的小伙伴，一边回忆过去，一边琢磨着：世界上或许有各种各样的摇篮。毫无疑问，我们鄙弃地主阔少的“摇篮”，我们也决不需要什么文学家、工程师的“摇篮”！我们所向往的，应该是别一种摇篮呵……确实，正象前边说过的那样，我们还没有来得及进一步探讨关于摇篮的所有涵义时，又卷进大串连的洪流中去了。从海岛出发，过长江，跨东海，挤上刚启动的北去列车，和来自天南海北的战友一起学习、战斗。——我们好象来到了一种全新的境界，接触了一种全新的生活。真的，在暴风骤雨中几天、几个月的收获，往往会超过平常时间的三年、五年。斗争中人们会异乎寻常地分明觉得：自己的视野开阔了，见识增多了，连人也长高了！关于摇篮的理解也正是如此。盛夏时节，我们来到了井冈山。访三湾，到茨坪，登黄洋界……只见山鹰盘旋，高路入云；只听莺歌燕舞，流水潺潺……井冈山的老倭向来是好客的，到哪儿都会用甜津津的米酒或是漂着几片姜片的清悠悠的姜茶迎接我们。他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欢迎小将们来到革命摇篮

——井冈山。摇篮，革命摇篮！乍听到这个响亮的词儿，我们的心头象有一个惊雷震响，象有一道闪电划过！举目群山，峰峦起伏，我不禁自问：这是摇篮吗？罗霄山脉中段有五百里之遥；这是摇篮吗？石板小路象是绳索在云头牵挂；这是摇篮吗？到处有杜鹃如火，青竹吐翠；这是摇篮吗？山上瀑布飞流，山下清溪纵横……大井的老暴动队长告诉我们，正因为有了这一切，再加上昨天战斗的炮火，今天斗争的硝烟，井冈山才成了革命摇篮！老暴动队长还特别提醒我们：这一种摇篮是和革命两个字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可记得？边界的红旗曾在这里高举；可记得？中国的红色政权曾在这里成长；可记得？星星之火也就是从这里燃起，而燎原天下！在一九二七年那个黑暗的年代，一切革命的，幼小的新生事物，在这里孕育，萌芽，前进！一切没落的，腐朽的，看似猖狂的反动势力，在这里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井冈山呵，哺育了一批又一批坚强的战士；摇篮里，站起来了一个崭新的中国！……我听着，我想着，耳目为之一新，心胸因此豁达。这是多好的摇篮呵！我们所追求的，我们所向往的，我们所热爱的，不正是这样的摇篮吗？就在这摇篮里，我们踏着红军足迹，寻每一座丰碑，看每一根翠竹，问每一朵杜鹃。懂得了：是阶级斗争推动历史的发展，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缔造了人民的军队、人民的中国。我们就在井冈山上，就在大井的毛主席旧居里，向海岛，向北京，向远在祖国各地的红卫兵战友，发出了一封封赞美井冈山的信和一篇篇愤怒批判走资派的批判稿。刚刚走向生活和斗争的红卫兵，在这摇篮里得到了锻炼、成长和提高。快要下山了，当我和李海、小英在一起捡井冈山石，摘井冈竹叶，采井冈山花，灌井冈清泉作为珍贵

的纪念时，我们充满着想象而又满怀激情地说：我们一定要再来井冈山！我们多么需要在这摇篮里，走更远的高路，登更险的山峰呵……

犹如昨天一般清晰地记得，下山那一刻的情景。老暴动队长流泪了，小老倌把一个个发烫的鸡蛋塞在我们的背包里。山风牵我衣，青草把我拦。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在山路上回头，一次又一次地在心底里高喊：再见了，秦岭帐、荆竹山；再见了，旗锣垴、金狮面！我们说再见，那可不是客套呵，我们要回到家乡去，海岛在等着我们，浪头在向我们招手哪！可是我们要回来的，上山下乡这是知识青年的一条必由之路，我们已经在日记上大笔写下：我们要重上井冈山！我们说再见，那也不是仅仅因为井冈山的风景好，山花红，米酒甜。我们是要在这块红色的土地上，继承前人的遗志，开创未来的新篇，用三湾的青青翠竹，挑起革命事业的千斤重担……

回到海岛上，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烧得更旺了！我们和工人、农民一起，集中火力批判县里那个到我们学校来灭火的走资派。后来又实现了大联合，在一月革命风暴中夺了走资派的权。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成立了。我，李海，小英一起留在县革会工作。斗争，又为我们的生活再一次铺开了崭新的壮丽画面。第一次在革委会的办公室里办公，第一次坐在万人大会的主席台上，第一次在三级干部会议上讲话，第一次接待来访的社员群众……又是多少个第一次！就这样，党和人民对我们愈信任，我们就愈加殷切地思念井冈山，我们是多么希望再一次来到这广阔天地、盘山高路上，炼思想、炼筋骨！说也巧，过不久，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伟大指示发表了！记得，这是一九六八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大海



毛主席让我们来的！这一次决不是匆匆而来，匆匆而去了。也不能够光是摘一朵杜鹃，采一片树叶，灌一壶泉水了。我们要让井冈的山泉在血液里奔流，我们要学挺拔的松树在井冈山扎根，我们要让如火的杜鹃开放在一代新人的心坎上，我们要在革命摇篮里永远走向未来……文化大革命中又一个不平常的夜晚，就这样在理想的

里潮头拍岸，涛声可闻。北风呼啸着，鹅毛大雪纷纷扬扬。就在那个夜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送来了毛主席的声音。学校沸腾了，渔村沸腾了，海岛沸腾了！多少红卫兵战友连夜写出决心书送到县革会。战友相见，各诉衷情；台上台下，一片欢腾。红卫兵的决心书上写着：回农村去，到井冈山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雪停了，风歇了，夜空清澈如洗，大地洁白似皎。送走了战友们，小英提议到海堤上去走一走。我们踏着积雪向大海走去。海水奔涌着，卷起一簇簇雪浪花。海燕时而展翅凌云，时而双脚踩水，追着潮头唱着歌……我们三人中，李海显得最深沉，小英呢热情而富有想象力。她问：“呃，你们倒是说说，井冈山的老俵该没有忘记咱们吧？”

李海的回答很有趣：“井冈山的老俵，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些把井冈山刻在自己心上的人！”

我们热烈地畅想着。想着摇篮，谈着井冈山。井冈山呵，我们又来了，是

闪光中过去了！瞩目大海，曙光初照。我们先是看见朝霞在浪尖上跳跃；稍顷，大海的波浪把一轮火红的朝阳拥向蓝天。祖国的早晨呵这样美好，文化大革命的岁月呵多么火红……

三年，五年，十年……时间的流水一往无前。处在一个伟大变革的时代，生活也总是格外绚丽而多彩的。一九六八年底，李海和小英带着一批红卫兵战友上井冈山了。我因为家住农村，就回到了生产队当农民。这以后，我们就靠通信来交流学习和工作情况。我珍藏着井冈山上的每一封来信，他们在信上告诉我：经过一个冬天的苦战，大井的冷浆田翻了个个儿；狮子口又办了垦殖场；桐木岭上新种的云杉不久便要成材；茨坪的农民业余大学已经开学了……他们在信上还说：我们每天开荒种地，我们愈来愈强烈地感到，我们从事的是光荣、艰巨而又伟大的事业！我们正在为实现“两个决裂”和最后消灭“三大差别”而战斗！……他们在信上无比自豪地宣布：如果有谁象野心家、阴谋家林彪那样，妄图篡

改历史，想教井冈山上那面飘扬了半个多世纪的红旗倒下，那么满山遍野的杜鹃，对于他们决不是可以观赏的花朵，而是要将一切反动派化为灰烬的烈火……

这些信，如此强烈地吸引着我！我是多么希望到井冈山去，看看那里初开的杜鹃，看看战友们崭新的生活，看看他们在“摇篮”中成长得多高，多好！特别有意思的是，李海和小英在两年前结婚了。他们已经有了个“呀呀”学语的小宝宝，叫小山。小山呵，文化大革命后新生的婴儿，我见过你笑容满面的照片，但是我更希望抱着你，轻声地问你这一切！后来，我到首都去上大学了。毕业后，去年冬天，终于有了一个去井冈山采访的机会。

夜晚，在大井，倚着毛主席旧居的那堵红墙，围着一盆噼拍作响的炭火，喝着滚烫的米酒，我们和老暴动队长一起，回忆起十年前的那一天，讲起了幼芽、摇篮。此刻，小山就坐在我膝上。是的，关于幼芽，关于摇篮，我们想了十年。斗争的风雨使我们头脑清醒，革命的突变使我们切切实实地感到：我们的时代，我们这些年轻的后来者，以及我们的子孙后代是多么需要充满着风风雨雨，弥漫着革命精神的摇篮！这样的摇篮，是培养一切新生事物的摇篮；这样的摇篮，是锻炼一代又一代接班人的摇篮；这样的摇篮，是孕育共产主义的摇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今天，经过文化大革命急风暴雨洗礼过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不也就是伟岸可观的摇篮？在这里，共产主义的曙光已经冉冉升起，共产主义的幼芽正在蓬勃向上，“我们应当缜密地研究新的幼芽，极仔细地对待它们，尽力帮助它们成长”。我们坚信：一切幼芽，一切新生事物，在历尽艰难曲折之后，定会茁壮地成

长起来。我们坚信：革命，是新世界的摇篮！我们谈着，说着，连小山也睁大了两只闪亮的眼睛。窗外，山顶的青竹拔节向上，潺潺的溪水汨汨流淌，大地里的种子正在冬雪下萌动。这一切都发生在井冈山的土地上，发生在革命的摇篮里……

是这篇关于摇篮的短文结尾的时候了。可是我又舍不得放下这支笔。我想念井冈山，我想念战友们，我想念我们可爱的下一代——“呀呀”学语的小山。我问过李海和小英，为什么给孩子取这个名字呢？自然，李海的回答又是含蓄而深沉的：我们希望自己的孩子永远热爱井冈山！我完全能够理解战友的心情，这是一种胸怀远大志向，决心世代扎根在井冈山上，为最后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坚定不移的心情！是的，在即将到来的峥嵘岁月里，在阶级斗争的急风暴雨中，我们的下一代应该永远象山峰一样巍然屹立！当然，斗争的经验是应该从小就有一点的。“老谱将不断的袭用”，今后还会有人捧出文学家、工程师的“摇篮”，企图把我们革命的下一代，扼杀在修正主义的温床里！要让小山从小懂得，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走资派还在走，我们要常常回顾文化大革命的历程，时时拿出珍藏着的红卫兵袖章，准备好有一天给小山戴上，然后高举起“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旗，踏着老红军的脚印，沿着井冈高路，胜利登攀！

井冈山高能望远，井冈路长炼筋骨。远方的战友呵，我祝愿你们在进军的征途上留下更加扎实脚印；“呀呀”学语的小山呵，我盼望你按着革命的需要更快地成长！

我要唱一支革命摇篮的歌……

（题图、插图：罗希贤）



炮 火 篇

罗 达 成

斗争，在炮火中进行；春天，在炮声中来临！

——学习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手记

人们一提起春天，提起这个万木葱茏，一派生机的季节，会产生多少喜悦，牵起多少联想呵！尤其是今年，当自然界以它特有的方式，又一次用那红得象火的花蕾，绿得发蓝的春水，一下子把春天带到我们的眼里、我们的心上的时候，这种感情显得格外的深切，格外的强烈。我们的人，哪一个不是脸上闪耀着红光，哪一个不是胸中滚动着波澜！怎么能不激动呢？又一个比大自然的春天更瑰丽、更壮美的春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十个春天，已经随之来到了！

春天是怎样来临的？请到晨曦清亮的工地去，到春风吹绿的田野去，到灯火熠熠的军营去问吧！在那儿，我们真正的战士，我们英勇的人民，自会作出严峻而又明确的答复。是的，只要你看到他们吟诵“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的伟大词句，追溯着春天的来历的时候，定会深深感

到他们那和春天贴得很近的心，又是飞得怎样遥远——

——也许，他们耳边回荡着开国大典上那交相轰鸣的礼炮声韵，回荡着《炮打司令部》那穿云裂石的高昂音韵；

——也许，他们眼前正闪过踏着硝烟，胜利进城的解放军头上的帽徽，正闪过顶着风浪，奋起造反的革命派臂上的袖章……

这时候，他们一定会寓意深长地告诉你，这莺歌燕舞的春天，是怎样来之不易；也一定会斗志昂扬地告诉你：斗争，在炮火中进行；春天，在炮声中来临！

听呀！听——我们终于听到，在一九四九年十月的第一天，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响起了二十八门礼炮庄严的声音！

高昂的炮声呵，你奏出旋律奔放的新韵，你带来祖国大地的黎明，报告无产阶级

的春天已在弹雨纷飞，烽烟翻滚的阶级搏斗中来临！但是，这充满幸福和欢乐的炮声，是宣告斗争的结束吗？不，这炮声呵，是召唤人们投入新的战场的战斗号令。

让我们先说一说，在解放上海之后，一个投身于新的战场之中，真正懂得炮声涵意的老战士吧！

你可知道，当上级要他去接管一个外国资本家开设的公司时，他处在怎样的一种矛盾的心情里呵！去吗？当然应该去。因为上海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它需要我们去改造，更需要我们去建设。可是，听惯了炮声的炮手，怎会舍得离开火炮呢？

而当我们的老炮手，踏进商店，还未放下捆绑得有棱有角的背包，立刻嗅到了浓郁的火药味！这火药味儿，竟使他彻夜难眠！他提起笔来想给老首长写封长信，倾吐自己深切的感受。可是，我们的老战士呀，你又为什么笔压信纸？是不是让远处传来的靡靡之音扰乱了思路？为什么又手按窗台，沉思默想？你是不是觉得那光怪陆离的霓虹灯影，活象资产阶级狡猾的眼睛？呵，你那凝思的明眸中，又象闪耀出那炮火的光亮，你又象屹立在那阵地前沿……

你也许会想起，在那块玻璃台板中，“冒险家”最后留下的一纸挑战：“你们可以夺走我的财产，但是无法夺走我的希望！”你也许会想起，在那些墙头门楣上，殖民者临走时新挂的产权招牌：“英国产业”、“美国产业”……；你也许还会想起，在那迭交待材料中，洋买办塞进的那份印制精美，措词谦恭的宴会请柬……

说真的，我们完全明白你此时的心情：要想的很多很多，要写的也很多很多，一时间却又难于尽言，难以落笔。你呀，既然如此激动，如此兴奋，那就不必急于动手，还是让思绪继续飞翔吧！你写的岂只是给首

长的一封信，你正在写一部“炮火篇”。因为你在这里找到了新的炮位，认准了新的对手——资产阶级。

是的，上海城呵，换了主人，换了容颜。但是，严峻的斗争，阶级的较量，并没有、也不会随着“洋大人”的逃跑而结束。旧世界的残基有待我们去砸烂，资产阶级的乌烟瘴气。也有待我们去清除……

掸去烟尘的老战士呵，你并没有离开战场，只不过是进行一次换防！如果说，昨天你曾用有形的炮火、物质的炮火，去勇猛地摧毁武装到牙齿的敌人，去解放乡村，解放城市。那末，今天你就再用无形的炮火，思想的炮火，同样勇猛地去战胜不拿枪的敌人，去保卫无产阶级的春天！

炮火阵地呵，炮声不灭！革命正在深入，斗争更其深刻，我们无情地粉碎老资本家、老吸血鬼的火炮，如今还捕捉到了新的目标。

当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基本完成之后，新的战斗还是在炮火中进行！一九六六年，那是一个令人不可忘怀的年头，一个硝烟弥漫的年头。经历过征战岁月的人，一下子就会联想起战斗年代的情景：当《炮打司令部》那一声重炮，震撼在每一个战士的心胸中，回荡在每一个战场上空的霎那间，有多少门大炮的瞄准镜，按照毛主席的号令，一齐对准了党内那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有多少颗炮弹，飞向新老资产阶级和牛鬼蛇神的总代表、总后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战斗的进展也如同当年一样，敌人垂死挣扎，节节败退。而我们步步进逼，战果辉煌，赢得了胜利，赢得了春天！

我清楚地记得，就在这炮火迎来的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春天，在那黄浦江边的一个船台上，炮火的声音，春天的气息是怎

样撼动我的心灵……

好一个热火朝天的船台，好一艘扬眉吐气的巨轮！战火中诞生的我国第一艘自行设计，自行制造的万吨巨轮，巍峨的船头高悬彩球，齐天的大桅飞动旌旗，亟待着下水。这里不仅有船台的主人——造船工人，也有前来参战的红卫兵小将，真个是千军万马战船台



呵！他们汗湿的火红脸膛，他们悬挂的火红横幅，染红了江水，染红了长空。墨迹未干的万吨轮“下水典礼”的通知，贴在革命造反派“夺权通告”的边上，既引人注目，又发人深思，“下水”和“夺权”是这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真是富有诗意呵！

现在，万吨轮要下水了！这是船台上最为紧张、最为动人的时刻，也是充满喜悦、充满希望的时刻。看啊，绣球下，银缆前，一个威风凛凛的老工人，利斧抡动，寒光闪落，霎那间绳断船飞，巨轮与船台阔别，汽笛共大浪齐唱，彩带任春风飘曳……

好一个老工人呀，多么雄健威武，是他起草向走资派夺权的通告，是他主持万吨轮下水典礼。看，一柄重斧竟任他起落，在他身上该有多大的力量？在他的心中该藏着多猛的炮火！

感谢造反派战友，感谢红卫兵小将！他们带着敬意，带着激情，告诉我许多关于这位带头造走资派反的造反派负责人、“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总指挥的动人故事。呵，让我们去追回那已经消逝，却又不可淡忘的风雨岁月，追回那早已闪去、却又不可磨灭的历史镜头，连同我们炽热的感

情，真切的敬慕，为这位昂立云天，气吞山河的老工人，为这位年逾五十、斗志旺盛的老党员，挥就一部“炮火篇”吧！

随着一个个不断推进的特写镜头，我走进了六十年代初那个检验人心的关头，看到了造船战线上那场方兴未艾的战斗：侈谈“兄弟友谊”、“无私援助”的洋专家们，丢下满地撕碎的图纸，扬长而去；而“老船台”和他的战友们，面对乱云飞渡的船台，酣畅地抒发了坚持自力更生，开创造船工业春天的情怀：“咱们要造出自己的万匹主机，要拿出自己的万吨巨轮，要铺出自己的海上铁路！”

就在这时，那个崇洋成癖的厂长，却在向资本主义国家购买丧权辱国的“专利”申请报告上签字，而在“老船台”送来的附着万匹主机草图的造机报告上，却转弯抹角地批着：“土法上马，精神可嘉，但要尊重科学，从实际出发……”一笔一刀，把“老船台”和战友们的志气和希望砍杀……

为什么呵，为什么？共产党的厂长跟资本家一样拜倒在洋大人脚下，要把祖国造船工业的春天扼杀？我们的“老船台”久久地思索着。

让伟大的文化大革命的炮声来回答这个重大问题吧！铺天盖地的向走资派进攻的革命大字报，好似万炮齐放。那闪亮的火光，震天的怒吼，豪迈地宣告：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夺回被走资派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要将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掌握在手中，要将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掌握在手中！

呵！这是多么绚丽多姿的春天，这是多么雄伟壮丽的背景：我国第一艘巨轮的船体，恰似高山，直矗蓝天；我国第一根万匹机主轴，宛如长龙，横卧在地……但是斗争还在炮火中进行，春天还在炮声中孕育！

炮声，将新的镜头推出；炮火，将新的画面映活。镜头中——我们的“老船台”怒目圆瞪，胸膛袒露，在他面前，那个走资派，手足失措，面色惊慌。

这是一次双方短兵相接、攸关主轴存亡的搏斗！阵地虽小呀，泾渭分明——

心怀鬼胎的走资派，带着风枪，妄想断“轴”杀“机”：“我不能让这根不符‘国际标准’的破轴，去葬送万吨轮！”

义愤填膺的“老船台”，冷对风云，决心保卫大轴，他怒吼着：“什么‘国际标准’，告诉你，听凭你们这伙走资派用修正主义框框扼杀造船工业春天的时代一去不返了！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革你们这号走资派的命！就是要革修正主义、资本主义条条框框的命！”

此时此刻呵！大轴无声胜有声！它在文化大革命中诞生，在战火硝烟中长成，它是这段历史的最好见证！大轴不会忘记，这个走资派，是怎样处心积虑地要将万匹主机置于死地，当大轴刚刚诞生，又是如何左一次放大镜“检查”，右一次红外线“透视”，好不容易才找到两个芝麻绿豆大的砂眼，便连声说“破轴、破轴”，下令报废回炉……可

是，有谁理睬这一套呢？

此刻，手持割刀，赤膊上阵的走资派使出了最后一招，只见一团浓黑的火舌从走资派白皙的手中那把割刀里吐出，眼看就要舔掉主轴的肌肤，烧掉主轴的骨肉！

天上的流云呀，急得眼欲穿；江中的浪花呀，失声喊危险。我们英勇的“老船台”，一声大喝，气冲霄汉：“你敢碰？有我们工人阶级在，就有这根轴在！”看，他一个虎步冲上前去，用身体挡住火舌，张开双臂，把大轴紧紧抱住！

闪亮的大轴呵，请告诉我：我们的老工人呵，为什么对你这么亲？为什么将你抱得这样紧？只因为，你是造船工人的心血浇筑，你是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结晶。

呵，我们的老工人呵，你应该紧紧抱住这根万匹机的主轴，用你的胸膛，用你的红心，用你的生命，用你的热血，保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果实，保卫无产阶级的春天！

是的，斗争总是时起时伏的，而静默往往是战斗的前奏。就在一九七五年的初秋——文化大革命的第九个年头，“炮火篇”开始了新篇章。

现在，让我们大步赶上前去，赶上这位步履匆匆的工宣队老师傅吧！她，当年的纺织女工，如今的生物研究所党委书记。清早，她在蹲点的地方收到一封战友的来信后，一连看了多少遍！那信呵，开头就冲出一股子火药味：“你可知道，那位所革会副主任把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刮进所里？你可知道，一场保卫文化大革命的反击战正等着你！”她看着，时而挑起一双英武的剑眉，时而露出一脸蔑视的神色：什么“政治、科研该分分工喽”，什么“‘开门办所’不科学吧？整天锄头、榔头的，能搞成四个现代化？”哼，走资派重奏前朝曲，那就请尝尝革命炮火的滋味吧！一块乌云岂能奈何这

碧空蓝天？一阵黑风，怎能吹去这春光无限！

怎么？你路上走得那么急，恨不得一步赶到，现在到了研究所前，却脚步缓缓、浮想翩翩呢！呵，你是想起带领工宣队前来进驻的第一天？还是想起跟所里那个走资派较量的第一战？

那是一九六八年，工宣队刚刚进驻研究所，这里资产阶级的一统天下的局面还没有打破。研究室里，一个是“蟋蟀专家”，埋在盆盆罐罐中间，研究“蟋蟀鸣叫的频率”；一个是前任所长，站在一边，说：“你要是能攻下这个没人想到的尖端，我给你拎包，送你到世界讲坛上发言。”门一下子给推开了，一位贫下中农意外地闯进来了，他喘着气，热切地说：“来找你们麻烦啦，我们那儿一大片棉花，给蚜虫糟蹋……能不能有什么药水，又能除虫害，又不伤棉花？”老人热切的要求，却遭到了专家冷淡的嘲笑：“别说啦，你先告诉我，这虫属于哪一类，属于哪一目？”走资派手一挥，讲得更干脆：“谁叫你找来的，这儿是研究所，不是捉虫队！”

“除虫”，这通常属于生物科学的范畴，但你却敏感地意识到，在这个时刻，捉掉人们头脑中修正主义这条蛀虫，才能改变这块资产阶级世袭领地的政治局面。于是，你带着一支工宣队员和革命知识分子的队伍，来到公社的田头。经过一段时间的劳动锻炼，“蟋蟀专家”感慨系之地对你说：“这回，我一到所里，就把那些盆盆罐罐全摔掉。”你却说：“这些东西摔掉很容易，关键是要解决思想路线问题！”

看！凯旋而归的捉虫队呵，在你的带领下，还在“捉虫”！全所上下，开展了一次次大批判，贴出了一排排革命大字报；科研人员递上了一份份决心书，列出了一项项新课题。终于，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开题报告会”，胜利召开了！你，面对那个在发

言的、丢掉“蟋蟀”、研究“虫害”的老专家，面对全所参加新课题审查的人们，深深地感觉到，科技界的春天已经来到了！

回忆，也许是暂时中断了吧！我们的党委书记，撩去额前一绺散发，迈着坚定的步伐，从容地走进党委会……。好呵！你带头写出了回敬走资派挑战的大字报：“走资派还在走，革命派还要斗。”顿时，炮火声浪强烈地撼动着临战的人们的心灵！你，带着畅酣的激情，说得多好呢！“要公开地告诉党内的资产阶级，跟他们对着干的，是共产党员，是工人阶级！”

坚强有力的党委会呵，成了屹立火线的指挥部！这里在布署战斗，这里在讨论敌情，前来请战的，有我们的共产党员，我们的共青团员，科研人员。我们的那个丢掉“蟋蟀”的老专家呵，也带着抑止不住的愤怒，前来汇报情况：那个所革会副主任，一再找他，要他重操旧业……我们的党委书记呵，你看着，听着，有多喜悦，有多振奋，党内的资产阶级要翻案，要算账，可是他们不得人心！

现在，那位刚看完大字报，姗姗来迟的所革会副主任，在会场里露面了。迎接他的是无声的、难堪的沉默。我们的党委书记刚在黑板上写下课题：“如何保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还没宣布开会，她就发觉会场里千百双喷吐着怒火的眼睛，象千百门炮口同时找到了主攻目标——还在走的走资派，党内的资产阶级！

会场上呵，炮火连天，炮声动地！这是一次批判会，这是一次誓师会！人们以炽热的心声，歌颂党的领导，人们愤怒地声讨走资派搞倒退、搞复辟，人们坚定地表示：要以汗水、心血和智慧，将“开门办科研”的红花，浇得更加鲜艳！

在猛烈的炮火声中，索索发抖的走资派，并不甘心失败：他拂袖告退，低声嘀咕

着：“哼，来日方长，走着瞧吧！”我们的所党委书记、工宣队长目光如火，正气浩然：“你想继续走，咱就坚决斗，一千年，一万年，只要你们不缴械，咱们永远不歇手！”呵，你这铿锵有力的话语，不就是“炮火篇”的新篇章吗？

亲爱的同志，你一定会知道：不平凡的一九七六年呵，带来了新中国诞生之后的第二十七个春天，带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十个春天！但是，你可曾想起，这春天，这比大自然的春天更瑰丽、更壮美的春天，是怎么到来的？

这是一个十分严肃、十分重要的课题！不止是你，久经炮火硝烟的老战士；不止是你，鏖战十里船台的老工人；也不止是你，进驻上层建筑的工宣队员，每一个革命者呵，都要作出回答！呵，你们在不同的岗位

上，思索着这同一个问题；你们以各自的体会，表达出同一个思想：“斗争，无一不是在炮火中进行；春天，也无一不是在炮声中来临！”

春天是美好的，但炮声迎来的春天，要靠炮火保卫。因为我们热爱春天，赞美春天，有人却憎恨春天，诅咒春天。如果说，自然界的春天一定会冲破严寒冰雪来到人间，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那么，凶恶、阴险的走资派要想夺去无产阶级的春天，只能是痴心妄想！无产阶级的春天——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这同样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规律！

革命的人们呵，要警惕！要战斗！要用革命的炮火去保卫无产阶级的春天，去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

（题图、插图：吴大成）

（上接 74 页）

“站住！”

黄民壮差点撞到了对面过来的一群人。抬头一看，正是自己厂的工人革命造反队的战士们。

“把小伟放开！”

黄民壮喘着气：“他……他是我的孩子，与你们有什么相干。”

领头的一个工人造反队员说：“小伟是党的孩子，我代表全厂革命造反派，责令你立即把小伟放开！你要老实坦白：你是怎样策划破坏今晚的批判大会，怎样压制小伟造反的。”

黄民壮象断了根的草一样，萎了。耿昌平却趁人不注意，悄悄地溜走了。

门开了，小伟从屋里冲出来了，人们一起围住了他。小钢一把攥住小伟的臂膀，用力地揉着道：“小伟！你……”

“没什么，”小伟摇摇头，小脸蛋激动地一扬，目光闪闪地盯着小钢道：“我们不是常说，为了中国不变色，砍头坐牢也心甘吗？”

小伟这句话，仿佛一声震天雷，把人们的心都震得沸腾起来。

小伟一把接过小钢手中的红旗，喝道：“红小兵造反队集合！”他带着这支雄赳赳的队伍，跟在工人造反队叔叔们身后，大步朝前冲去。他要快点赶到会场，他要当众揭穿爸爸这个走资派的阴谋。他迈着一个战士的步伐，奔向新的战场……

（题图、插图：黄金昌）



写在革命历史博物馆门前

钟 志

四月五日，当一小撮反革命暴徒窜向革命历史博物馆的时候，首都民兵挺身而出，勇敢地保卫在博物馆门前……

眼底——
无力的胳膊，
乱挥乱舞；
耳边——
猖獗的暴徒，
嘶叫狂喊……
英雄民兵
大步跨阶前，
脚下生闪电！
挺出去！
威慑敌胆；
挺出去！
怒镇恶澜。
风掠鬓发，
耿耿正气贯长虹；
铁拳紧握，
凛凛威风壮九天。
声如雷，
语似剑，
围攻不后退，
毒打腰不弯！
昂首台阶巍巍站，
一如泰山松，

屹立乱云间！
他们身后，
庄严的廊柱，
并排矗立；
他们身后，
花岗基石，
风雨如磐！
他们身后，
有饮弹的红旗，
起义的枪杆；
有抗日的大刀，
渡江的篷帆……
他们身后，
是井冈山的道路，
遵义的灯盏；
是夹金山的风雪，
延河的波澜……
呵！英雄民兵
铮铮硬骨，
殷殷红心，
身后是
中国革命壮丽史诗；

整整一幅呵，
瑰丽的画卷！

这画卷，
前辈亲手绘，
烈士碧血染。
史书一卷两个字：
“革——命”
光耀日月，
赫赫然然！
呵，革命！
带着先烈的遗志，
开始新的征战；
毛主席率领我们，
擂响文化大革命
进军的鼓点……
把黄洋界的红松炮，
推上大批判专栏，
向走资派轰出
带火的炮弹！
呵，革命！
震撼了——
党内资产阶级的营盘。
绝望的哀鸣，
疯狂的翻案，
此刻，
又阴谋策划
反革命政治事件！
看——
暴徒们窜向
革命历史博物馆；
他们妄图
践踏烈士的鲜血，
践踏红色的史卷；
把晴空万里的祖国
扭回愁云惨雾的昨天……
住手！住手！！

天安门在怒吼，
纪念碑在呐喊！
“翻案不得人心。”
看，红旗下，
首都民兵，
人民警察，
英雄战士，
雄健的脚步，
正倒海排山，
和先烈一起，
英勇作战！
挽着黄继光的臂膀，
筑道人墙；
踏着董存瑞的脚印，
冲向火线；
面对黑色的狼烟，
学邱少云挺身而出；
面对凶恶的刀光，
象刘胡兰大义凛然！

呵！呵！
脚踏乌云碎，
臂举镇凶顽。
英雄民兵——
一身豪气，
满腔烈火，
傲立斗争最前线！
用热血，
用肝胆，
保卫着——
一部火红火红的历史，
保卫着——
一条通往胜利的路线！
呵，英勇的斗争，
给革命历史博物馆，
又增添一幅
瑰丽的画面！



敬礼！五星红旗



易杰祥 王国荣

打开四月十五日的《人民日报》，一幅不寻常的照片立刻飞进了我们的眼帘——清晨。万里无云的晴空。在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广场上，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正冉冉升起。四位年青的警卫战士，庄严地举起右手，代表八亿中国人民，向着五星红旗——敬礼！

凝望着，我们久久地凝望着……

我们想起了二十七年前那个动人心弦的时刻。天安门前花束摇曳，礼炮齐鸣。蓦然间，欢乐的海洋停止了奔腾，人群一下子宁静了，人们屏住呼吸，翘首远望：呵，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把第一面五星红旗升上了祖国蔚蓝的天空，红旗向全世界骄傲地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人们欢呼雀跃，人们珠泪盈眶，是呵，在那黑暗的岁月里，红旗象一团燃烧的火，把多少奴隶引上了解放的道路；又有多少先烈英勇奋战，血溅红旗，使她变得如此鲜艳。你可曾想

到，为了这个动人心弦时刻的到来，革命走过了多少漫长的道路，经历了多少艰难的岁月呵！

红旗呵，您是光荣的旗帜，战斗的旗帜，胜利的旗帜！然而，红旗的升起并不意味着革命的最后胜利。在伟大列宁的故乡，不是也曾升起过一面鼓舞了全世界无产者的红旗么？邓尼金和高尔察克的马刀砍不倒她，十四个帝国主义的魔爪扯不下她，但是她却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这一小撮野心家、阴谋家的手里悄然地改变了颜色，这是何等惨痛的历史教训呵！

在红旗的指引下，我们建设了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但，这远不是无产阶级的终极目标。社会主义社会是从旧社会脱胎而来的，它不可避免地残存着旧社会的“痕迹”，在资产阶级法权的土壤上还会一批又一批地产生新的资产阶级。这些家伙对红旗百般仇视，无时无刻不在梦想着红旗落地。从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到反击右倾翻案风，毛主席领导我们进行了一次次保卫红旗的战斗。可是敌人又何尝甘心过自己的失败呢？在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挑动下，四月五日，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公然在天安门广场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他们恶狠狠地要警卫战士降下五星红旗。这一赤裸裸的反革命行径，激怒了广大人民群众，他们在红旗的召唤下，大义凛然，奋起反击，给了敌人严厉的惩罚！斗争再一次证明：人心、党心、党员之心向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向着红旗呵！

自从巴黎公社第一次举起红旗到今天，已经一百多年了。在这一百多年间，捍卫红旗的战斗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要坚韧



不拔地将红旗扛到底是不容易的。遍数风流人物，历史上曾有多少昙花一现的“革命者”？一遇风浪，颓唐的有之，落荒的有之，受招安的有之，卖灵魂的有之。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才是永葆青春的旗手！五星红旗呵，你不仅是胜利的标志，你更是革命的象征。我们捍卫你，是在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捍卫无产阶级光辉的理想！我们的原则是坚不可摧的。任雪压冬云，任万花纷谢，我们永远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的旗帜永远鲜红！

正因为如此，我们把粉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胜利，看作又一场新战斗的开端。看吧，经过阶级斗争急风骤雨的洗礼，五星红旗愈发光采夺目，她在东风里飘扬，她向人民述说着过去、今天和未来，她在发出新的召唤……

亲爱的战友，那五星红旗猎猎飞飘的声音，你听见了么？

长 城 赞



忻才良

巍巍万里长城，虎踞龙盘，雄峙中原，蜿蜒于崇山峻岭之间，耸立于悬崖峭壁之

上，气宇轩昂，倔强峥嵘，坚如磐石，风雨难摧。我国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就象那不可摧毁的万里长城一样，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是的，无产阶级专政与万里长城，不仅有相同的英雄形象，而且有相似的战斗命运。

在历史上，万里长城，是坚持革新的法家人物秦始皇，加强战备，巩固地主阶级专政的象征。正因为此，两千多年来，她遭到从秦、汉的反动儒生，到卖国贼林彪乃至苏修叛徒集团的竭力诋毁。这些丑类哭长城、骂长城，都是为了否定秦始皇顺应时代潮流，坚持统一，抗击侵略，巩固新兴地主阶级专政的革新路线及其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以实现古今复辟狂开历史倒车的狼子野心。

但是，任凭风雨如磐，黑云压城，刀砍剑劈，烈焰冲天，巍峨长城依然昂首挺立，威风不减当年。

无产阶级专政何尝不是如此！自从1871年英雄的巴黎公社儿女们高举马克思主义革命旗帜，破天荒地摧毁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那天起，一百多年来，从小丑梯也尔到叛徒考茨基，乃至现代修正主义的鼻祖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攻击、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在十月革命的故乡，伟大列宁曾亲手缔造过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但是，自从苏修叛徒集团篡权以后，资本主义在苏联全面复辟，使无产阶级专政蜕变为大资产阶级专政、法西斯专政。在我国，毛主席和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浴血奋战几十年，



才建造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万里长城。可是，大叛徒刘少奇却用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风化、腐蚀她；卖国贼林彪则妄图用反革命武装政变轰毁她；社会上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时刻在挖她的墙脚。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并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接连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使无产阶级专政更加纯洁、坚强；是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深入人心，在全国人民心田里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反修防修的城墙，更使无产阶级专政的万里长城添梁柱、加后盾。而今，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翻案不成，狗急跳墙，煽动一小撮暴徒“剑出鞘”，疯狂叫嚣“秦始皇时代已经过去”，妄图毁我无产阶级专政的万里长城，那真是痴心妄想、白日做梦！因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万里长城，不只是屹立于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土上，而且深深扎根在亿万革命人民心中！且不说首都工人民兵、人民警察、警卫战士并肩战斗，英勇反击时，是何等势如破竹，锐不可挡。就说那位年过半百的老工人，路过广场，临危不惧，奋力阻拦纵火犯；一个不满十岁的小女孩，机警地记住暴徒的自行车，转身跑去报告民警；这一老、一小的英勇事迹，不正生动地体现了经过文化大革命战斗洗礼的中国人民的高度觉悟、赤胆忠心？在这样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面前，那些猖獗一时的阶级敌人，就象“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因为革命群众的专政，是真正的万里长城，“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可以肯定，今后如果还有人妄想重演天安门广场一类事件，也必将被无产阶级

专政的万里长城镇压得粉身碎骨！

我赞美万里长城，我歌颂无产阶级专政。我愿化作一块坚石，加固她的坚强营垒；我要成为忠诚哨兵，用鲜血和生命将她保卫！

真伪辨



潘颂德

清朝末年，北京有家颇享盛名的王麻子刀剪铺。后来，冒它牌号的刀剪铺就接二连三地出来，有的冒牌者甚至还在金漆招牌上煞有介事地注明“假冒王麻子灭门三代”，话说得斩钉截铁，咒也赌得登峰造极了。由此看来，造假招牌、卖假货色、以假充真、以假乱真、欺骗顾客、牟取暴利，正是唯利是图的资本家拿手的惯伎。正如鲁迅所说：“卖假药的，包纸上一定印着‘存心欺世，雷殛火焚’一样，成为一种仪式了。”

这种说谎话、卖假货的诈骗行为，不独利欲熏心的资本家为然，也是一切反动没落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共同特征。众所周知，孔老二其人满嘴“仁义道德”。什么“仁”呀、“信”呀吹得天花乱坠，查《论语》，



讲到“信”的地方竟有三十八次之多，真是信誓旦旦了。但他一上台就杀了法家先驱少正卯。怪不得奴隶起义的领袖柳下跖揭露孔老二是“巧伪人”。孔家店二老板孟轲，对孔老二的政治骗术颇为心领神会，厚颜无耻地提出：“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于是，靠说谎混日子的政治骗子就世不绝传，代有人在。凡反动没落阶级及其政治代表，无不把儒家这套说谎哲学奉为至宝，爱不释手。

大阴谋家、大野心家林彪在说假话、玩骗术方面，比起他的先辈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在公开场合，“高举”、“紧跟”喊得震天价响，拼命把自己装扮成“志壮坚信马列”的英雄。然而一查他暗中所干的勾当，不对了，原来是一个青面獠牙的恶鬼。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接过这一祖传衣钵，在风头上认输，发誓“永不翻案”。可是，风一过马上就翻案。他“要按主席的方针、政策、路线去做”是假，疯狂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推行“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黑货是真；他落实政策是假，“请隐士”、“举逸民”，拼凑反革命的黑班底是真；他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假，复辟资本主义是真；他“好的苗子可以提得快一点”是假，排挤、压制、打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干部是真。大量事实证明，邓小平说假话、玩骗术，算是学到了家。

四月五日在天安门广场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妄图推出邓小平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又何尝不是如此?! 他们口口声声要“真正的马列主义”，然而，他们的所作所为又是怎

样呢? 他们明目张胆地发表反动演说，张贴反动诗词，散发反动传单，煽动搞反革命组织；他们肆无忌惮地殴打打工人民兵、人民警察、警卫战士；他们砸车子，烧营房；他们把马列著作扔进火堆……反革命罪行罄竹难书，令人发指！这难道是什么“真正的马列主义”吗？不，这是道道地地的法西斯主义！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敌人总是采用两面派的手法，把自己乔装打扮起来。但是“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隐瞒是不能持久的，总有一天会暴露出来。”不管反动派将谎言说得如何巧妙，骗术玩弄得多么阴险，他们迟早总要垮台，落得身败名裂的可耻下场，这是一条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

托洛茨基的幽灵和 塔斯社的呓语



余慧斌

“一场欢喜忽悲辛”。这是《红楼梦》里送给王熙凤的曲子里的一句，却正好写出



了塔斯社的窘境。

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反革命事件，塔斯社着实兴高采烈了一番。先是开动了宣传机器，企图捞几根稻草，向社会主义中国泼几盆污水。然而还没来得及为他的“健康力量”鼓掌，却看到了并不如意的结局：随着一小撮反革命分子被迅速粉碎，塔斯社的污水却泼到了自己的身上，陷入了“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境地。

这倒使我们想起了一段有意义的史实。据《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记载，在四十九年前，莫斯科街头曾经发生了一起反革命事件。正当苏维埃俄国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时刻，1927年十月，党内老机会主义分子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丢掉了不搞“派别活动”“对党忠诚”的保证，再次跳了出来，疯狂反对斯大林同志坚持的列宁主义路线。苏共党内进行了又一次大论战，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党员反对托季联盟的反党纲领。党心，人心，党员之心向着马列主义。这也有力地证明了“翻案不得人心”的真理。反党分子在遭到惨败以后，又借十月革命节之际举行了反革命示威。于是，莫斯科街头出现了一幕历史的丑剧：七零八落，嗡嗡营营，几只苍蝇撞向无产阶级专政的铜墙铁壁。结局如何呢？据记载：“应声虫和他们的头目被全民示威队伍冲垮和撵走了。”一星期以后，联共〈布〉中央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两人开除出党。

四十九年过去了，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同样性质的反革命事件，正好说明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对此我们需要百倍警惕。

臭名昭著的托洛茨基早已死去，但是托洛茨基的幽灵却在克里姆林宫的叛徒们身上复活。托洛茨基返“故居”，于是，地主资产阶级在苏联“还乡”复辟。于是，塔斯社对红色中国发出了阵阵叫嚣，对天安门广场上的反革命分子的覆灭发出了阵阵哀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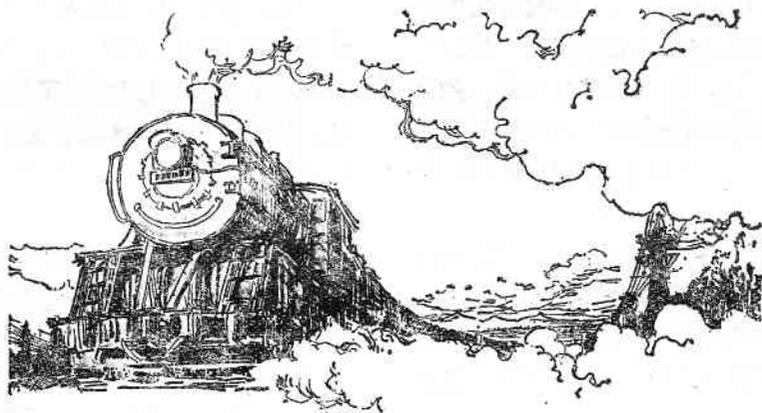
昔日，西方资产阶级曾对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发出了一阵鼓噪，如今苏修叛徒集团对社会主义中国也发出了同样的喧嚣。反面教员不可多得，塔斯社出来上课了。它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修正主义分子相求一气。正如鲁迅所说：“我们的痼疾，是他们的宝贝”。难怪塔斯社为邓小平的下台而感到失望，难怪莫斯科为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唱起了悲切的挽歌。

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丑剧上演不到一天就被粉碎了，它说明社会主义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无比坚强。历史可以记上一笔：在中国，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已被亿万人民的革命洪流所淹没。看吧，金色的天安门更加雄伟壮丽，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广场上高高飘扬！自然，也可以记上一笔：苏修叛徒集团妄图颠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迷梦碰了壁，历史将无情地嘲笑克里姆林宫的新沙皇！

托洛茨基早已成了幽灵。勃列日涅夫之流迟早也将成为粪土。这里倒也用得着《红楼梦》里的又一句曲子：“枉费了意悬悬半世心，好一似，荡悠悠三更梦”。塔斯社的喧嚣不过是一阵梦呓。

再 闯 落 马 坡

彭 吉 安



一九六七年的春天是难忘的。红旗在春风中飘扬，信江铁路分局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夺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权，成立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可是，这一年的秋天，正当分局革委会发动群众，总结两条路线斗争经验的时候，新的斗争，更令人难忘——

—

在双阳工务领工区蹲点的新干部、信江铁路分局革委会副主任张铁牛，到这里已经有一个多月了。自成立革委会后，各条战线，革命、生产迅猛发展，铁路运输任务日益繁忙。如何提高机车牵引吨位，已经成为信江铁路分局干部、群众日夜思考的问题。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信江到雁潭区间的一个拦路虎——落马坡。这落马坡坡度在千分之十以上，而且正好是一个

S形的弯道。从前有这样一句话：“两千不过坡”。意思是说，列车拉的吨位超过了两千吨，就过不了落马坡。

闯落马坡，这是信江铁路工人多年的心愿了。正是为了这件事，一个多月来，张铁牛跑遍了领工区的所有工区，和养路工一起维修、检查线路，调查研究线路的特点。然后，综合机务段各机班的先进经验，画了一张操纵图。

他原想托人把操纵图带回分局，自己继续在这儿蹲点。正当这时，他收到过去的助手，现在708机车的司炉梁小山的一封信，信封上插了三根羽毛。张铁牛急忙拆开信，信里说：

铁牛师傅：你快回来。袁方和小虎背着我们工人，要闯落马坡，群众意见可大哩。

铁牛师傅：你快回来，快！快！张铁牛看完这封信，决定连夜赶回分

局。

现在已是晚上十点钟。这里是一个小站，一般客货列车都是一直通过。张铁牛决定步行十多公里到邻站，然后乘车回去。好在他所带的东西非常简单——一个洗得发了白的军用挎包。挎包里放着四样宝贝：一本毛泽东选集，一双工作手套，一把四两重的检车锤，还有一个就是抄写着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以来发表的一系列指示的笔记本。这个挎包，他总是随身带着。如果到了现场，看到那里任务忙，他就把手套一戴，和工人们一起干起来；要是乘火车，这就是他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一个最好的机会；当列车停下来，他又拿着检车锤，爬到车子下面，帮助乘务员检查车子。

张铁牛原是信江机务段708机车司机，一年以前，他和工人群众一起，高举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革命大旗，造了信江铁路分局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反。今年七月，分局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张铁牛作为群众代表，担任革委会副主任。论年纪，他还十分年轻，今年刚刚三十沾边。长得虎背熊腰，四方面孔，黑里透红，一对炯炯闪光的虎眼，显得刚毅、倔强。

俗话说，人是地里仙，一日不见走一千。一眨眼的功夫，张铁牛就走完了这十多公里的路程。当他走到邻站的时候，正好有一趟开往信江方向的货物列车进站。列车还未停妥，张铁牛一个箭步，上了机车。

这趟车正是708机车，司机王有生猛然间看见一个人影跳了上来，定睛一看，不禁高兴地叫道：“铁牛，想不到是你！”说着举起拳头，亲昵地往张铁牛那宽厚的胸脯上就是一下。

张铁牛象一座铁塔似地立在机车钢板上，微微笑着说：“嗯，这一拳还蛮有劲嘛！”

王有生上下打量了他一下，满意地说：

“不错，脚跟站得很稳！”

这时司炉梁小山一把搂着张铁牛高兴地说：“铁牛师傅，你再不来，我们就要到工区造你的反了！这些日子，我们可着急哪。”

“你看，今天我接着你的鸡毛信，不就来了吗！”

张铁牛说着，一把拿过王有生递来的水壶，对着壶嘴，一仰脖子，“咕噜咕噜”喝了个精光。然后用巴掌抹了抹嘴唇，说：“好啦，伙计们，我刚才简直是在和你们赛跑呀！”他掏出怀表看了看说，“我从张坳车站到这里正好走了一个小时。”

梁小山举起大拇指说：“铁牛师傅，我以为你当了官，出来也要坐软席车厢哩，原来你还是靠两条飞毛腿！”

张铁牛用手在他鼻子上刮了一下说：“小鬼，我们火车司机，永远是开车子的，而不会是软席车厢里的客人。”他回过头向着王有生道，“老王，你怎么到708车上来了？汪达文呢？”

“你还不知道啊，前些日子路局调来了几台前几年进口的新机车。老袁说，现在我们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一定要拿出一点成绩来，便把你师兄汪达文调到新机车上，准备闯落马坡呢。象我这种蹩脚货，就调到这台老爷机车上来了。”王有生很有些意见地说。

梁小山哼了声说：“要用这些进口机车闯落马坡。就是闯过去了，也不稀罕！大量国产机车不还是‘两千不过坡’！”

“啊！这是老袁提出来的？”张铁牛不禁沉思起来：

革委会成立以来，运输任务日益繁忙，光靠上级调来几台进口机车，当然解决不了大问题。挖潜力还得在老机车上动脑筋。过去，708机车拉两千吨，袁方不同意，现在他又热衷于用进口机车闯落马坡。这个

老同志啊，遇事总不跟群众商量。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大家都想把生产搞上去。可是，我们不能忘了阶级斗争啊！

张铁牛想着，说：“这不只是个创牵引纪录的问题。我回去跟老袁商量商量。”

这时，车站值班员用绿色信号灯徐徐划着大圆圈，向列车打出了发车信号。张铁牛接过梁小山手里的煤锹说：“小山子，你休息一会，让我来烧一阵。”说着有劲地投起煤来。炉门里射出来的火光，映照在他的脸上，使他显得更加英俊、威武。

梁小山看着张铁牛那熟练利落的投煤姿势，心里不禁赞道：“好一个投煤把式！”他伸头往炉门里一瞧，只见投的煤层，四面高，中间凹，活象用模子倒出来的一样。

张铁牛笑笑说：“小鬼，你是检查我投的煤吗？你放心，保证汽压不会掉下来。”

二

列车过了双阳站，前面就是落马坡。只见一座黑黝黝的高山，迎面拦着去路，犬牙交错的悬崖，陡峭地挂在铁路两旁。一道白色的瀑布，从崖顶上飞泻下来，化成濛濛的雨雾。每回车过落马坡，张铁牛总会想起文化大革命前那一年落马坡发生的一场斗争：

这一天，张铁牛和他的伙伴跑1203次车，从信江站到雁潭。正巧前些天刘河县肉禽收购站为了发展养猪事业，在山区收购了一千只良种猪苗，要从铁路托运回去。因为这是活口，时间不能耽搁，要求铁路优先装运。车站说这是计划外的货，没有车皮，拒绝了他们的要求。那一千只小猪，经过了长途跋涉，天气又热，运到车站后，有些小猪已经蔫头搭脑的了。如果再不设法装运出去，就有全部死去的可能。张铁牛看到这个情形，心里十分着急。他

对货运员说：“你们赶快装车，这些猪苗我们来拉。”

货运员说：“我们没权决定，你去和站长说。”

张铁牛就和肉禽收购站的同志去找站长。他一推开门，只见一个个子粗壮，肩上披着白色帆布护肩的青年人，粗声大嗓地对坐在沙发里的站长说：“冯站长，如果我们再不把这一百多筐小猪装走，这些猪就要全部死啦，这是国家的财产，多叫人心痛呀！”这个人就是信江车站装卸第一班的班长杨小虎。

冯站长有点着急地说：“死有什么办法，总得要有车皮装呀！”

“车皮你不要担心，我们装卸班刚才讨论过了，这些小猪可以拼装在装钢材的车皮里。”

张铁牛高兴地说：“这个办法很好，我可以协助你们把车皮调到货位上去！”

冯站长说：“不行，不行，猪是活口，怎么能同钢材拼装在一起？”

“怎么不行，这两种货互不影响嘛。”

“这是规章上明文规定的，我说行也没用。你们别管这个闲事了，分局长正在站上检查工作哩。”站长显然有些为难。

杨小虎气愤地说：“这怎么是闲事，你不同意拉倒。我们自己去装！”他拉着张铁牛往外走，“走，张大车，请你帮我们去调车皮！”

装卸工人不消一刻钟，就把这一千只猪苗全部装上了车。一计算，吨位正好两千吨。

张铁牛早就要闯落马坡了，一直没有机会。一个月以前他找了包修组的老钳工汪阿四，对708机车作了周密的检查，改进了几个影响机车牵引力的部位，使机车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另外他还利用机车检修的时间，特地跑到别的机务段，学习人家

先进的闯坡经验——高速加速法。这回，张铁牛和自己机班的两个伙伴一商量，决定拉！

这时分局长袁方来到车站，听了站长的汇报，他把杨小虎叫了来，大发雷霆。只见他左手往后一背，双脚叉开，肚子一挺，右手指着装好的猪苗大声叫道：“卸下来，卸下来！”

杨小虎是个有名的楞头青，不买他的账：“要卸，你自己去卸！”说着一转身就走了。

袁方没办法，又把张铁牛叫来，气势汹汹地说：“是谁同意你拉两千吨的？‘两千不过坡’，你懂吗？马上把那违章装车的猪猡车皮摘下来，这是我的命令！”

张铁牛望了望袁方，冷静地说：“局长，我们的机车完全能够拉，这我有数。我们不能眼看着这一千头猪苗死去，我是共产党员，我要对党、对人民负责！”说完，大步流星地走去。

因为开车时间到了，袁方无法阻拦，张铁牛拉了一声汽笛，高提手把，驾着这趟超轴列车向远方奔去。

但是当张铁牛驾着1203次车快要进入落马坡前的四溪车站的时候，信号机显示的通过信号，突然变成停站信号。就这样，1203次车，被袁方扣压在四溪车站。张铁牛的司机执照也因此被吊销了。而车上的一千只猪苗，因在站里耽搁过长，也死去四百九十九只。

因为这件事，杨小虎也被撤去了装卸班长的职务，但他和张铁牛却结成了一对十分要好的朋友。文化大革命中，他们一同起来造修正主义路线的反，更结下了战斗友谊。

张铁牛回想起这些往事，不禁心潮澎湃，浮想联翩。对这件事，文化大革命中，袁方在革命群众帮助下，已经从路线上作

了检查。现在正当群众积极总结分局两条路线斗争史的时候，他为什么又要这样搞呢！

三

一列绿色的火车，冒着濛濛细雨，在信江车站月台旁缓缓停下。车未停稳，一个穿着蓝色工作服的青年人，性急地从车厢门口跳了下来。他就是分局革委会常委杨小虎。他刚从沿线各站检查工作回来。刚踏上月台，一个鬓发花白的老干部迎了上去：“小虎，辛苦了，一夜没睡吧？”

杨小虎说：“睡过了，我们这些装卸工出身的人，屁股一沾板凳，就睡得呼噜响。”他有点不习惯地望了望对方，“老袁，你怎么特地来车站接我？”

“那里，你因公出差回来，理当的。我也是顺便嘛。”说着，他俗套地打了一个哈哈。

这个老干部，就是信江铁路分局革委会主任袁方。他五短身材，因为很少晒过太阳，那乌黑的浓眉，衬得面孔更加细嫩、白皙。文化大革命以前，他是信江铁路分局局长，后来分局党委书记被调到其它铁路局搞“四清”运动，于是袁方又兼管党委工作。解放初期，他从部队转业到铁路后，觉得和平时期，要钻钻业务了。就在中长铁路的外国专家那里，埋头学习了三年铁路管理业务。回来后，他把学的一套企业管理方法，在信江铁路分局全面推行。后来，他又订出了一个十五年规划，要把信江铁路分局沿线的所有车站改成中国宫殿式与西方风格相结合的建筑，使人在这条铁路上旅行，能感受到某种特有的风味。正当他大展宏图的时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冲掉了他的美梦。开始时他与革命造反派势不两立。怎奈大势所趋，狂涛难挽。他向无产阶级革命派低头认罪了，

对于执行修正主义路线作了一个颇为深刻的检查。于是，在宣布他解放不久，就让他担任了分局革委会主任。

此刻，袁方“叭哒”一下，撇开那个自动烟盒，里面弹出一支中华牌香烟，随手递给杨小虎，他自己也点燃了一支，温和地问道：“你到各站兜了一圈，下面情况怎样？”

“革命形势很好，当然也有人破坏，制造混乱。我要各单位加强对地、富、反、坏分子的管制。”杨小虎认真地说。

袁方淡淡一笑：“不要急嘛。咱们革委会刚成立，总要有一个过渡时期。”他用下巴颏朝站里一抬，“你看，我们分局鼻子下的这个车站怎么样？”

杨小虎离开信江有十来天了。他不禁朝站里打量了一下，果然感到面目全变，车站的各个门口，都挂上一块十分醒目的红漆牌子，上面写着“××重地，闲人免进。”车站墙上原有的标语口号，也都洗刷掉了，换成“生产必须安全，安全为了生产”。原来露天月台上搭的芦席棚也给拆掉，这是装卸工人用来躲雨和遮太阳的地方，革命高潮中，又自然而然地成了大字报区。杨小虎不禁眉头一皱，问道：“这个芦席棚为什么要拆掉？”

“有损站容。你想，我们一个现代化的铁路，还用芦席搭棚，这不是有点儿煞风景吗？”袁方不以为然地说，“信江车站就在我们分局革委会的鼻子底下，要给各站做出一个榜样啊！”

袁方领着杨小虎来到车站广场上的一辆草绿色越野车前。杨小虎说：“这么一点路，还坐什么汽车。”

袁方说：“既然开来了，那就坐吧！”说着拉着杨小虎一头钻进车里。越野车“咕咕咕”，就往分局开去。

街上很热闹，四处传来震耳的锣鼓声，一辆辆插着红旗的汽车上，挂着毛主席巨

幅画像，人们敲锣打鼓地簇拥着一块披着红绸的长形牌子，上面写着“××革命委员会”。这是到市里去报喜的队伍。生气勃勃的景象，显示出文化大革命胜利的一派大好形势。

越野车驶出了闹市区，行人逐渐少了，车速加快了。一些载着各种器材、百货的卡车，在他们旁边轰隆隆急驰而过。杨小虎指着货场上堆积如山的货物，着急地说：“你看，老的没有运出去，新的又进来了，形势真逼人啊！”

“是啊，这可是个大问题。搞得不好，装不上、卸不下，股道一堵塞，咱们这些头头就要吃不了，兜着走。”袁方的口气使人感到问题非常严重。“所以，我们分局革委会成立后，运输生产要立刻抓上去。有些规章制度，也要逐步恢复起来。”

“这次你要我回来，组织一趟打破牵引纪录的超轴列车，看来是抓到点子上了。”杨小虎高兴地说。

袁方点点头说：“最近路局拨了几台崭新的进口机车给我们分局，同志们都提出要闯落马坡，我们就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创造一次牵引新纪录，把生产促上去。”

其实，杨小虎应当记得，文化大革命前，袁方说过要提高牵引吨位，一定要进口一种大型的高效率的机车，因此在他的十五年发展规划里，有一条就是把目前信江铁路分局的原有机车，全部更换成这种进口机车。他为了达到向铁道部调换新机车的目的，才订了一条制度，国产机车过落马坡，牵引吨位不得超过两千吨。杨小虎如果想到这一切，那么，他对袁方的话，就要问一个为什么了。可是，杨小虎现在一心想把生产搞上去，听袁方要提高牵引吨位，自然十分高兴，他急切地说：“老袁，提高牵引吨位，制服落马坡，自成立革委会后，大伙早就摩拳擦掌啦。铁牛不是特地到这段

线路上调查去了吗？他说过，这是有关我们分局两条路线斗争的大事。等他回来，再商量一下。”

袁方诡谲地笑了笑：“用不着等他了。我准备明天就组织一次超轴列车，拉他个两千五，打破信江雁潭区间的最高历史纪录。这也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嘛。”说到这里，袁方显得有点为难地看了看杨小虎，态度诚恳地说：“小虎，你们革命造反派总喜欢动不动就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现在革委会都成立了，还这么提，叫我这么个犯了错误的干部怎么工作？哎，特别是张铁牛……”

“铁牛说的自然是对的。不过，你抓火车头也是应该的嘛。这你不要有顾虑，我完全支持你。”杨小虎热情地说。

袁方显出很高兴的样子说：“既然你支持我抓生产，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鼓舞。过去我执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犯了很大的错误，现在想起来，就心里难过。通过你们造反派对我的批判，我是真心愿意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说起来，我也是穷苦出身，从小就打土豪，闹革命，打过日本鬼子，打过蒋介石。”说到这里，他拍拍胸脯说：“在这里面还有一颗国民党反动派的子弹没有取出来。象我这种人，难道不愿意革命到底吗？”

杨小虎被袁方说得感动了，他满怀深情地说：“老袁，象你们这些经过革命考验的老同志，真是我们革命的宝贵财富，你们能重新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我们是从心底感到高兴。”说到这里，他关心地问道：“明天这趟超轴列车非常重要，准备工作都做好了吗？”

“万事具备，只欠东风。现在只要你这抓生产的常委，回来亲自挂帅罗！”袁方哈哈大笑了起来。他心里早就打好了如意算盘，他认为这件事自己还是不出面为妙。

四

袁方和杨小虎走下越野车，只听得分局大厅门口，人声鼎沸。一个工作人员跑来向袁方报告：

“不好了，好多基层单位的群众来分局贴大字报，不让他们贴，他们硬要贴，现在正吵着哩！”

袁方面色骤然变了，做出很难理解的样子说：“革命委员会成立了，怎么还要来这一套！”他回头对杨小虎说，“你看，刚刚秩序好转，又有人出来捣乱，这不是别有用心吗！”

有人搬了一把扶梯，靠在门口的墙上。一个小伙子拎着一桶浆糊，飞快地爬了上去，“唰唰唰”把一张大字报往上贴。袁方阴沉着脸走过去叫道：“同志们，有人竟然贴新生革命委员会的大字报，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政权，这是什么性质的行为啊？”他回头对杨小虎说，“杨小虎同志，你是革委会常委，又是老造反，你不能不管！”

那贴大字报的小伙子，一听杨小虎的名字，猛一回头，杨小虎这才看出原来是梁小山。

梁小山顿时向他射来两道箭似的眼光，那神情好象说：“看你站在哪一边？”杨小虎见那贴出的大字报的标题是：“警惕穿新鞋，走老路！”他心里猛地一震，什么话，怎么能说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是走老路，他忍不住叫道：“梁小山，谁叫你这样干的？”

正在这时，有人拍了拍杨小虎肩膀说：“小虎，我们应该支持他们。”

杨小虎回头一看，原来是张铁牛。

“铁牛，我们的铁牛回来了！”人们向他围拢来，大家用热切、信任的眼光望着他。

“同志们，大字报是毛主席给我们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有力武器。我们用这个武器

向反革命修正主义猛烈开火，夺了走资派的权。今天我们也同样可以用它来揭发革命委员会的缺点错误。这不是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政权，而是群众对我们的监督，不让我们偏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作为分局革委会的成员之一，坚决支持你们贴大字报，毫不留情地揭发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倾向。”他登上扶梯，转脸对下面拿着大字报的人说：“来，给我，我帮你们贴！”

袁方一气之下，回到分局革委会办公室去了。杨小虎却气呼呼地冲着张铁牛说：“刚刚恢复的正常秩序，一下子被你打乱了。你这不是在拆革委会的台吗？”

张铁牛走下扶梯朝自己的战友笑了笑，拉着他漫步开了，边走边谈：

“群众发动起来了，这明明是大好的形势，为什么要说成乱呢？你说把刚恢复的正常秩序打乱了，请问，你这正常的秩序是什么？今天我从工区回来，在信江站的确看到一片秩序井然的现象。候车室里，只有三三两两的旅客，可是在那候车室外，却有大量的旅客在广场上淋着雨，有的小孩被淋得直哭。还有，露天月台上的芦苇棚被拆掉了，表面上站容美观，可是我们的阶级兄弟、装卸工人因为没有地方躲雨，却披着雨衣任雨淋，这是什么正常秩序？”

张铁牛说到这里，眼眶里饱含着激愤的泪水，对杨小虎说：“小虎，当你看到这种情形的时候，你不痛心吗？”

杨小虎沉默了，联想到大字报里揭发的一些事情，觉得自己思想上的确有问题。但一时又理不出头绪来，心里感到一阵迷惘。

“再说闯落马坡吧，我们盼了多久了。信江分局的生产要上去，非要闯过这个拦路虎。可是如果用进口机车去闯落马坡，不就是说国产机车还是‘两千不过坡’吗？这在政治上造成什么影响，我们可要多想

想啊。从生产上说，虽然我国有了新型的内燃机车，有了电气化线路设备，但是，不要忘了我们分局百分之九十五还是老机车，要闯就用708式的机车闯，才能一马过坡，万马奔腾。”

“那当然好。可是，708机车能行吗？这次老袁安排要装两千五。”杨小虎犹豫地问。

“我已作了不少调查，我们再去跟同志们商量商量。”张铁牛拍了拍背包走了。走了几步又回头说：“小虎啊，革委会成立了，头脑里阶级斗争的弦可不能松啊。我们同老袁的分歧，决不是要不要把生产促上去，也不是用什么机车闯坡的问题，你可得多想想啊！”

杨小虎回到革委会办公室，袁方苦恼地连连摇头：“工作真难搞。过去我提‘两千不过坡’，犯了错误。现在有了新机车，我组织超轴，又不好。要不干脆不要搞超轴了！运输紧张，再向上级要机车。”

杨小虎搔了搔头皮说：“不，我们一定要狠挖潜力。我去找铁牛……”说着，杨小虎撒腿跑了。

袁方看着杨小虎的背影，心情很复杂。对过去的错误，他虽然作过检查，可是从内心说，是有保留的，因此，在总结两条路线斗争经验的时候，他总努力想在人们的记忆中把过去的事冲淡，如果用老机车闯过落马坡，那不是进一步肯定了他的错误吗？“不能让708闯过去！”他暗暗下了决心。

五

晚上，乌云低垂，阴雨绵绵，天气十分闷热。信江机务段的修车工场里，灯火通明，铁锤咣咣，风枪隆隆，一道道电焊弧光不时划破漆黑的天空。这里正在进行着一

场火热的战斗。

梁小山穿着一件火红的汗背心，光着两只膀子，拿着一块青砖，干劲十足地磨着708机车上的部件，经他磨过的地方，闪闪发光，铜铁分明。

一个头戴工作帽，帽沿下露出两个短辫梢的姑娘，走过来很气愤地说：“小山，你知道吗，汪达文明天要驾驶老修的机车创牵引纪录呢，这不是长别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吗？”

“这个汪达文真是太没骨气！”梁小山气得骂了一声。

汪达文是张铁牛的师兄。他有一套出色的操纵技术，就是不大关心政治。有一次袁方乘了他驾驶的客车在软席卧铺上睡得很舒服。第二天袁方就指示机务段长把他树为标兵。还发了不少的奖金，使汪达文的名字响遍了全铁路局。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张铁牛带头揭发了分局党委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罪行。袁方利用职权，把张铁牛打成反党分子，还挑动群众斗群众，汪达文也以为张铁牛真的反对共产党，参加了对他的围攻。后来张铁牛当了分局革委会副主任，对汪达文并不歧视，非常热情、诚恳地找汪达文谈心，消除了过去的隔阂。但是梁小山这样一些小青年总对汪达文看不惯。

梁小山停下手里的活，对那姑娘说：“这有什么好气的，汪达文是为袁方抬轿吹喇叭。”

那姑娘忙对他嘘了一声，用手指了指钻在车架下修车的人。原来这个人就是汪达文的父亲、机车钳工汪阿四。

其实汪阿四早已听到他们的说话。对这些话，他毫不在意，他对儿子汪达文也是恨铁不成钢。他从车架下钻出来，说：“汪达文替袁方抬轿吹喇叭，难道你们不会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冲锋陷阵？”

梁小山对汪阿四是非常敬重的，他一把拉着汪阿四的手说：“阿四师傅，您说怎么冲锋陷阵？”

汪阿四用两个拳头一碰：“咱们来个针锋相对，明天用咱们708机车拉他个两千多吨，不管分局批准不批准，和他唱个对台戏！”

梁小山一听这话，劲头十足，把胸脯一拍：“阿四师傅说得对，今天咱们一定把708机车检修好！”

参加检修的人经过讨论，一致同意这个建议。

正说着，只听得一个熟悉的声音说：“嘿，什么事，劲头这么高！”

大家回头一望，高兴地叫道：“铁牛！”

“铁牛师傅，你来得正好！”梁小山跑上去一把搂着他亲热地说。于是他把明天同袁方唱对台戏的事，一口气向他报告。

张铁牛笑着说：“好啊，我也正为这个事找你们呢！你们看，有把握吗？”

汪阿四说：“铁牛，你放心，我们这台708机车虽然是老了些，但性能还是很好的。这次我们又把它的汽缸涨圈从两瓣分解式，改成三瓣分解式。大大减少了汽缸蒸汽泄漏，对提高机车牵引力很有帮助。”

“你们准备谁跑这趟车？”张铁牛问道。

“当然我们革命造反派罗！”梁小山道。

“我来给你们找个司机好吗？”张铁牛说。

“谁？”

“汪达文。”

汪阿四第一个不同意：“别人都可以，怎么找他这个不挣气的呀！”

梁小山也把头摇得象个拨浪鼓似的：“不行，不行。谁不知道他是专为袁方打头阵的。”

张铁牛望了望梁小山，微笑着问道：“小山子，今年春天，我们是怎么向走资派

夺权的?”

“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

“对，是在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基础上夺的。这里也包括了过去站错队的广大革命群众。阿四师傅，达文是你的儿子，你对他总是很了解的吧。解放前，他母亲因为你生病躺在床上，不得不怀着身孕到车站上做装卸工，结果跌死在跳板下面。我们都是根藤上的苦瓜。由他来当司机，不是更有意义吗?”

大家听了张铁牛的话，都同意了。梁小山说：“你要汪达文跑这趟车，他肯吗?”

“肯，他已经答应了。我刚才就是从他那儿来的。708 机车是他最熟悉的一台机车，他本来就是我们车上的人啊!”

张铁牛说着从挎包里拿出工作手套，往手上一戴，取出检车锤，说：“时间不早了，我们抓紧时间干吧!”

第二天一早，张铁牛去找袁方，袁方到路局去了。张铁牛就和杨小虎等几个常委讨论决定用 708 机车闯落马坡。

六

从路局回来，袁方听说决定用 708 机车闯落马坡的事，心里一惊，急忙赶到了信江车站，张铁牛、杨小虎都在那儿。

张铁牛见了他，主动过来说：“刚才找不到你，同志们提议用 708 机车拉两千五闯落马坡，常委会讨论同意了。”说着，他用手指了指三号股道上，正在烧汽的 708 机车。

袁方愣住了。突然，他显得很谨慎地说：“要为革委会负责啊，同志，今天风力不断加强，万一 708 过不了坡，那影响多坏。”

“这些都考虑到了，你放心吧。今天我上车添乘。”杨小虎说。

“风大，正好锻炼锻炼。”张铁牛说。

“不行，要换机车。我是第一把手，我要负责!”袁方脸色一变，就要到行车室打电话。

可是来不及了，列车进站了。袁方气急败坏地问：

“司机是谁?”

“汪达文。”

这时，只听得“呜——”的一声震耳的汽笛，2013 次车进站了，一股强烈的气流，把袁方刮得打了一个趔趄。

708 机车很快地挂上了 2013 次车，杨小虎轻捷地跳了上去。张铁牛走过去叮咛道：“小虎，天气不好，路上你们要小心在意。遇到特殊情况，一定要沉着，不能慌张。今天我亲自到调度室去。”说着他又把一张图纸交给汪达文，“达文，这张操纵图你带着，可以参考运用。”

汪达文接过图纸，心情十分激动，隔了一会，才说：“铁牛，你放心!”

2013 次车奔驰在祖国富饶的南方原野上。金色的秋天是非常迷人的，金灿灿的稻穗，铺满了大地，秋天，带给人丰收的喜悦。可是，人们懂得，用战斗赢来的胜利，还要用战斗保卫。

天气愈来愈坏了。风势也渐渐增大，一堆堆的乌云，在天上翻滚。杨小虎帮助刨了一会煤，站在汪达文的后面。

汪达文一手握着手把，一手搁在司机室窗口，两眼注视着远方。前面就是四溪车站，过了这个站，就是落马坡。负责了望的副司机大声叫道：“通过信号!”只见远方的信号机上的臂板下斜与信号机拉成 45° 角。正当这时，信号臂板忽然跳了一下，变成水平状态。副司机急忙大叫一声：“停车信号!”

杨小虎的心猛地跳了一下，暗暗想道：“这是怎么搞的!难道又要重蹈两年前的覆辙?”如果列车在这里一停下来，机车就失去了闯落马坡的冲刺力，这次超轴又要

化为泡影。他想，这只能是临时发生的情况，因为他坚信张铁牛不会让 2013 次车无故停下来。汪达文气冲冲地正要撂闸减速，准备停车。杨小虎大声叫道：“别忙！”

——就在这时，在分局调度台上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事情是这样的：

袁方一心要把今天的超轴打下去。因此他从信江站回到分局后，便来到调度所。他万没想到张铁牛早已坐在调度台旁。

张铁牛两眼紧紧地望着调度台上那根代表 2013 次车的红线，迅速地往前延伸，他好象看到 2013 次车飞奔在线路上。

袁方的两眼也盯着这根红线，他多希望这根红线突然之间断开。

窗外的天气起了很大的变化，风力不断增强，忽然，“哗啦”一声，调度所的窗子被吹掉了一块玻璃，袁方心里感到一阵高兴。红线的箭头很快地向着四溪车站移动着。正在这时，有人来通知张铁牛路局电话已接通。张铁牛一走，袁方对调度员说：“现在风力很强，为了避免发生意外，命令 2013 次在四溪站停车。”

调度员不同意这个命令：“2013 次没有提出要求，我们不能命令他们停车。”

袁方声色俱厉地说：“这趟车责任重大。我是分局革委会主任，我有权发布调度命令。”

调度员无奈，只得对着话筒，向四溪车站发布命令。

一九六七年十月四日，第五号调度命令：

2013 次车在四溪车站停车待命。调度员××

调度命令刚刚下达，张铁牛接完电话走了进来，惊异地问道：“为什么命令 2013 次在四溪车站停车？”

袁方以关心的口气说：“铁牛，你不看见天气这么坏，风力不断增强，我们要为国

家负责，如果这趟列车因超轴发生分割运转事故，这对我们革命委员会的政治影响太不好了。”

张铁牛气坏了！如果说，这以前他对袁方不纯的动机仅仅是怀疑，现在他是看清楚了：袁方是千方百计要为过去执行的错误路线翻案。不行，这是办不到的！革命群众不允许，革命委员会不允许，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允许！张铁牛气愤地说：“你不是爱护革命委员会，而是破坏抓革命、促生产，你到底安的什么心？！”

这时，气象台来电话报告：风力已达七级，还在继续增强。

袁方暗暗得意，说：“不要激动，还是停车吧，明天再组织新机车闯嘛。”

“不！刮十二级台风也不能停。”张铁牛果断地对袁方说：“马上收回错误的命令。”

袁方连连叫道：“不行，我说不行就不行。”

张铁牛好象看见 708 机车正在向落马坡冲锋，他一把接过调度员的话筒，亲自对着话筒大声说：“四溪车站：原发第五号调度命令作废，2013 次照常通过。”他转脸对袁方说：“刚才和路局通话，党的核心小组已经研究过我们的计划，完全同意让 708 闯坡！”

袁方看着张铁牛那正气凛然的样子，不禁往后退了两步，象一棵蔫了的枯草，颓然坐到椅子上。

……

就在这时候，杨小虎看见四溪车站信号臂板跳动了一下，落成 45°，他兴奋地叫道：“通过信号！”

汪达文佩服地望了望杨小虎，拉了一声汽笛，列车风驰电掣般地通过了四溪车站。

2013 次车出了四溪车站，前面就是落



马坡。

汪达文大声叫道：“注意汽水，准备闯坡！”

副司机接过司炉手里的煤锹，唰唰唰，一口气连投了几十锹煤。只见汽压不断地上升。汪达文把手把放到满位，采用了高速加速法，列车象一匹鼓足劲的骏马，顶着强大的风力，向着坡道冲去。杨小虎欢呼着：“好极了！落马坡成了飞马坡。”

2013 次车在高昂的汽笛声中，浩浩荡荡地通过了落马坡。谱写了一曲抓革命，促生产的凯歌。

当杨小虎和汪达文驾驶着 708 机车，胜利返回信江的时候，信江车站的月台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这时，天上的乌云，向着西北角纷纷逃遁。金色的阳光，从云隙里撒满大地。

张铁牛在人群里找到了杨小虎，他把袁方一系列的表现告诉了他。

杨小虎说：“我怎么也想不到他会是这样一个人。”

“其实这也没什么奇怪的。一个人走上了错误的路线，错误的道路，是什么事情也干得出来的。”

杨小虎听了张铁牛的话，深有感触地说：“这短短的一天里，给我的教育是十分深刻的。革命委员会虽然成立了，但斗争仍然很激烈，因为资产阶级还在，特别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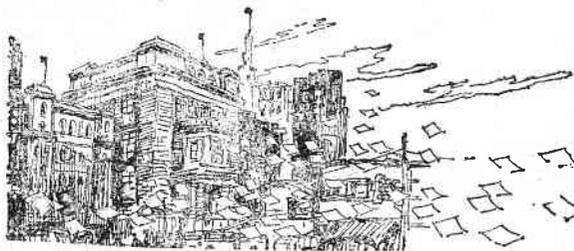
我们党内还有走资派，而且走资派还在走。我一定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批判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张铁牛深情地望了望自己的战友，不禁深深地点了点头。杨小虎的话，也正是他心里要说的话。是的，斗争正在不断地深入，有了这样的认识，是多么的宝贵啊！

注：超轴列车——超过牵引吨位指标的列车。

（题图、插图：施大畏）

战报



毛炳甫

大标题，
似雷炸，
地动山摇！
批判稿，
象火球，
熊熊燃烧。
手摸是纸，
眼看是炮。
若问大名：
《革命战报》！
撒出去，
撒出去，
从楼顶上
撒下去，
从车窗口，
朝上抛。
把毛主席声音，
传遍
灯火通明的街道。
让党中央号令，
响彻
热气腾腾的四郊。
千军万马
战旗飘飘。

马蜂窝——
捅！
旧碉堡——
炸！
阎王殿——
捣！
头版：
《炮打司令部
（我的一张大字报）》
二版：
把“阶级斗争熄灭论”
批臭驳倒，
三版：
对准修正主义路线
狠狠轰炮！
四版：
把经济主义妖风
猛批横扫！

撒出去，
撒出去，
曾几何时：
螳臂挡道，
走资派，

几声抽泣
喳喳乱叫。
围攻
张牙舞爪；
禁令
十七八条。
“不准印刷”，
放屁！
“不准出版”，
办不到！
革命真理，
怎容忍
云遮雾罩。
大是大非，
怎容忍
黑白颠倒。
拍拍胸膛，
大声宣布：
伟大领袖毛主席
为我们撑腰。
什么软硬兼施，
什么两面三刀，
嘿嘿，
老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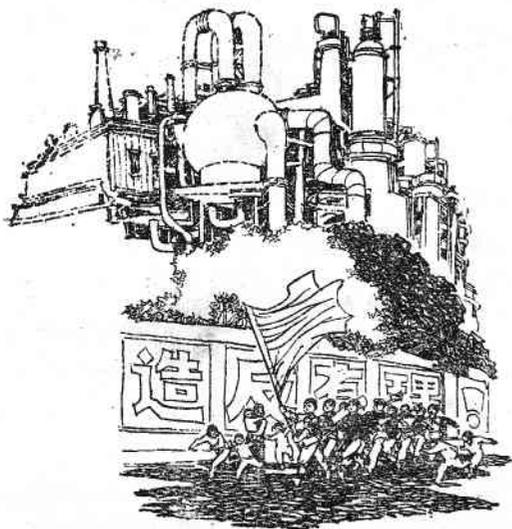
早已领教。
什么煽风点火，
什么污蔑造谣，
嘿嘿，
无非是
几根烂草。
“革命无罪，
造反有理”。
保卫毛主席！
保卫党中央！
擎大旗，
握真理，
压不垮，
吓不倒，
追穷寇，
捣老巢！
火——
越烧越旺！
旗——
越举越高！
排字房，
字字在咆哮；
印刷机，
高奏冲锋号！
十万份，
百万份，
千万份……
箭离弦，
弹引爆！
这是声讨的檄文，
这是进攻的战表。
铺开来，
盖遍大江南北；
堆起来，
更比泰山还高。

战报战报，
《革命战报》！
撒出去，
撒出去，
撒向
银泉喷泻的车弄，
撒向
夺钢战斗的前哨，
撒向
铁牛奔驰的田间，
撒向
军号嘹亮的海岛。
人们围着看，
人们抢着读。
翻开来，
翻开来，
滚滚的洪流，
汹涌的怒潮，
掀狂飙，
拍九霄。
——现在广播：
《革命战报》。
一声惊雷，
闪电万道！
文化大革命好，
文化大革命好，
非常及时，
完全必要。
捍卫
红色的江山，
迎接
金色的明朝，
我们——
掏肝胆，
献丹心，
披荆斩棘，

志壮气豪！

战报战报，
《革命战报》！
粉碎反革命舆论，
斩断走资派魔爪，
将污泥浊水
荡涤殆尽；
为新生事物
大喊大叫！
撒出去，
撒出去，
大标题，
似雷炸，
地动山摇！
批判稿，
象火球，
熊熊燃烧。
手摸是纸，
眼看是炮。
若问大名——
《革命战报》！





小伟造反

侯苏豫

已经傍晚四五点钟了，大地还是那么炎热。斜阳照在路东面的墙上，把“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幅标语映得通红。

化工厂厂长黄民壮拖着肥胖的身躯，慢慢地走回家去。边走边猛力地吸着香烟，额头上迭着两道深深的皱纹。一想到今天晚上就要召开的大型批判会，他头上又冒出汗来。

黄民壮推开家门，一进入廊，突然愣住了：他住的那间寝室门上，悬挂着一张又长又宽的大字报，恰如一扇门帘，挡住了进出寝室的门口。大字报的题目是：《请看——黄民壮为资产阶级当权！》

“嘿，把火烧到我家里来了？简直是无法无天！”黄民壮气得眼睛都红了。他望着正在另一间屋子里写着什么的儿子问道：“小伟，这大字报谁来贴的？”

“我！”

随着这清脆响亮的喊声，一个挺神气的孩子忽地站了起来。他睁着两只又圆又亮的大眼，瞪着黄民壮。他腰间扎着一条大皮带，袖上别着红袖章，上面印着“红小

兵造反队”六个金字，这正是黄民壮十二岁的儿子小伟。

“什么？我是问你，这张大字报是谁来贴的？”

“我，就是我！”小伟仰起头坚定地说道。

“你……”黄民壮又惊又奇，连忙低头去看，这才发现，大字报末尾果然写着：“红小兵黄小伟转抄”。

黄民壮万没料到，自己家里也乱了起来。他觉得有一股怒气在胸中乱窜，但他马上忍住了，把身体往沙发上一靠，以父亲的尊严命令道：“把它拿下来！”

“我不！”小伟一听说要拿下大字报，急忙冲到父亲面前，双手叉腰，学着大人的口气喝道：“革命的大字报，谁也不准动！”

“快拿下，爸爸被打倒了，你也没好处！快拿下！”

“就不！我们红小兵也要参加文化大革命。你要再派人到厂里去覆盖大字报，我就把家里全贴满！”

原来，黄民壮在厂里覆盖工人大字报的事，厂工人造反队告诉了小伟，教育他要

同厂工人造反派站在一起。

“你给我滚出去！”黄民壮感到面前的小伟不再是自己的儿子，而是眼中的一根竹刺。

“我才不滚哩，我要在这儿保卫革命的大字报！”小伟的嘴巴比刺刀还要锋利。

黄民壮气乎乎地想撕大字报。

小伟眼尖脚快，腾地抢先一步，展开双手，背靠着大字报，小胸脯挺得更高，嗓子扬得更大了：“你要敢撕，我就向工人叔叔报告！”

黄民壮又待发火，忽然门外匆匆地跑进个人来，神色慌忙，进了门还直朝后看。这是工业局的局长秘书耿昌平。他打量了一下屋里的局势，翻了一阵眼皮，上前扯了扯黄民壮的衣角说：“算了，算了，何必同自己的儿子呕气！现在的小孩都是这样，我家的小南也指着鼻子骂我，说我是走资派的走狗！哎，这年头……。”

“这年头怎么样？”黄民壮恶狠狠地指着小伟说，“你等着我来跟你算账！”

耿昌平焦急地又开话题：“快进里面，我还有事情跟你商量。”

黄民壮压住火气，侧着身子擦过小伟身边，哗地掀开那张门帘似的大字报，进了自己的寝室。

耿昌平也跟着钻了进去。

“呸！”小伟望着耿昌平，吐了口唾沫。耿昌平过去常常来找爸爸，到现在还缠住不放，他可不是好东西！小伟到厂里去看过大字报，知道这个耿昌平出身地主家



庭，还多次散布反动言论，是个道道地地的漏网右派！可局长就是重用这种人！过去自己不知道，还叫过他叔叔呢；现在，可恨死他了！

小伟，他和千千万万个在新社会长大的少年儿童一样，是热爱社会主义的，是憎恨一切反动派的。

过去，小伟参加过斗争资本家的大会，也到市里参观过打击坏份子的展览会。他觉得，坏人就是资本家，就是地主，就是特务。他恨不得自己快快长大，把这些坏人全消灭。文化大革命的炮声一响，他怀着这种心情，参加了化工厂附小的红小兵组织，还担任了队长。他带着小伙伴，跟大哥哥、大姐姐一道，参加社会阶级斗争。他被火热的

战斗生活陶醉了。他认为，只要把这些坏人全斗垮，文化大革命就胜利了。然而，随着革命的深入，整个社会的变化，就象一股强大的风暴，把小伟原来天真的幻想，吹得一干二净。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学校内、工厂里，到处都贴满了揭发批判党内走资派的大字报大标语。不久，化工厂的工人造反派刷出了炮轰黄民壮的大字报，说黄民壮走资本主义道路。小伟起初不相信，因为他听妈妈说过，爸爸打过日本鬼，消灭过蒋匪军呀！可是，厂里的大字报越贴越多，小伟渐渐地感到这里边有名堂。一天上午，小伟再次跑到工厂区，只见墙上、地下，全贴满了揭发爸爸的大字报。其中，好几张都是这样揭发：黄民壮一天到晚种花养身体，闭口不提无产阶级政治；为了弄到自己屋后花圃里的那些名花异草，不择手段，竟用国家统购物资化肥去交换；更不能容忍的是，竟然在劳模大会上，一边亲手给推行奖金挂帅的得力干将，那个留用的资本家戴大红花，一边对抵制这条错误路线的青年工人进行残酷的迫害……这些大字报，似雷鸣电闪，炸在耳边，响在眼前，使小伟单纯的心理，不得不过早地变得复杂起来。他联想着爸爸过去的行为，咬着指头，一连想了好几天。最后，他造反了。他召来了自己的小战友们，把爸爸花圃里的花草，用弹弓打得精光；又到工厂与工人造反派取得联系，向爸爸发起了攻势……

这会儿，小伟看看保卫住了的大字报，不由得噓了口大气，理了理不知几时已被汗水湿透了的红袖章，刚要离开，突然又停住了脚。他警惕地想道：耿昌平这时候鬼鬼祟祟地跑来，他到底要干什么？

小伟悄悄地走到门边，注意地听着爸爸寝室里的对话。

他隐隐约约地听到耿昌平说：“徐局长刚才指示，你们厂的大会，是全市工业系统

第一个大规模的批判会，如果让他们开成功，就会给其它厂树起样子，引起连锁反应。徐局长的意思，是要设法冲掉它……”

爸爸说道：“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怎么冲呢？”

里面静了一下。

接着，又是耿昌平压得很低的声音：“刚才，徐局长已经以局的名义下了紧急通知，要各厂今晚都召开‘抓生产’的大会。你们拿着这个通知，就去动员群众。估计他们造反派一定会反对。这样，就可以指责他们破坏生产，然后多组织些群众……这样……”

接下去的话越说越轻，轻得象蚊子叫，小伟怎么用劲也听不清楚。

又过了一阵，爸爸与耿昌平走了出来，小伟急忙回到了自己的寝室。他头脑里哄哄作响：爸爸和耿昌平这番对话，多象电影里特务讲的黑话呀！

小伟还想跟在他们后面继续听，突然窗外响起了“红小兵造反派”战士小钢急躁的叫声：“小伟，小伟，有紧急任务。”

小伟跳跃着过去。

小钢把嘴贴在小伟耳边，高兴地说：“刚才工厂附中红卫兵大哥哥叫我通知你，今晚化工厂开大型批判会，要我们红小兵也派十名代表参加，叫你赶快通知人。”说完，还附加了一句：“可别忘了我，算一名。”

“别走！”小伟猛地一震。原来爸爸与耿昌平刚才秘密商量着要破坏的，就是今晚的批判大会。

“还有啥任务？”小钢奇怪地望着他。

“你去通知人！”小伟干脆地说道。

“你呢？”小钢更奇怪了。

“我爸爸和耿昌平准备破坏大会，我要马上把这情况向工人造反派叔叔们报告，还要准备发言稿子，在今晚大会上揭发他们！”

“好，我去通知人。”小钢脑袋一扬，拳头一晃，飞也似地跑了。

小伟万没想到，就在他讲最后一句话时，黄民壮正好走了进来。黄民壮先是心头一惊，然后又如梦初醒，急忙“砰”地一声，把小伟的寝室反锁了起来。

小伟用小拳头擂打门板：“放开我，放开我，我要出去！”

黄民壮从窗口丢进了一本《算术复习题》：“出去，让你出去帮他们整我？从今天起，哪儿也不准去，好好在家复习功课。运动过后，升中学，将来好考大学，这才是你的前途。”

小伟一听这话，那颗砰砰直跳的心差点从喉咙里蹦出来。他今晚还要带着“红小兵造反派”去参加大会，还要去揭发爸爸哩！他急得对着门板又是一阵拳头：“你不放开我，就是压制革命！”

黄民壮厉声地说：“革命？这算什么革命，这是胡闹，是反党！你参加反党，我就是不放开你！”

“谁反党？你自己才反党！你和资本家勾勾搭搭，你把工人老师傅当奴隶！现在你又破坏运动……我就是要炮轰你！”

“你……”黄民壮气得说不出话来，他猛地转身，哗地一声撕掉了挂在门上的大字报，走进自己寝室，一屁股坐到沙发上。任凭小伟如何大声喊叫，他一个劲地吸烟，毫不理睬。

小伟气极了，眼里一下子涌满了愤怒的泪水。但他抬起戴袖章的手臂，用力地将泪水擦干。他明白了：这是一场尖锐的斗争，自己一定要想办法，夺取斗争的胜利；就象解放军叔叔在战场上碰到顽固的碉堡一样，决不手软，决不后退！

这时，大门吱地一声响，小伟的妹妹娟娟打饭回来了。他一看哥哥被锁住，手上捧着的饭盒差点掉到地上。按照爸爸

的吩咐，她把饭菜从门上的小窗口递进去给哥哥。

小伟接了饭菜，小声对妹妹说：“想办法把钥匙找来，放哥哥出去。”

娟娟看了看急得满头是汗的哥哥，答应了。

过了一会儿，娟娟来告诉小伟，钥匙挂在爸爸裤袋边，没法弄到。

小伟用力地咬住嘴唇，拳头直敲着小脑袋。

小伟记得，爷爷曾给自己讲过，爸爸小时候因为骂了资本家一句，被关过好几天。现在，爸爸却象资本家一样，把自己关了起来。正象造反队的叔叔们跟自己说的：爸爸虽然出身好，也进了革命队伍，但他中途倒退了，干了很多黑心肠的事，代表资本家、地主利益，专跟劳动人民作对。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就是要整这类人，所以他们拚命地破坏文化大革命……小伟想，自己今晚要干的，就是保卫文化大革命，保证全厂、全中国劳动人民不再受资本家、地主重新压迫的大事情……

小伟越想，两道眉毛就竖得越直。越想，就越恨自己那顽固的爸爸。他恨不得一拳打碎这扇门板，可惜力气又太小。

小伟眼珠转了几下，猛然把吃了一半的饭菜撂在桌上。从床底下拿出一张大白纸，咬着笔头想了一下，连草稿也不打，蘸着墨汁刷刷地写了一张紧急呼吁：

走资派，黄民壮，
压制革命怀鬼胎。
工厂召开批判会，
他在暗里搞破坏。
红小兵，黄小伟，
要把阴谋来揭开。
黄民壮，心里怕，
把他儿子关起来。
工人叔叔阿姨们，

快来批斗走资派。

.....

他把这呼吁书写好后，又给小钢写了一封“求援信”。然后轻轻叫了声：“娟娟过来，哥哥还要加点饭。”

娟娟递了一勺饭进去。

“给哥哥办件十万火急的大事。”

“行！”

“把这信送给小钢，让他赶快把‘情报’告诉造反队的叔叔！”

小伟又把呼吁书递了出去：“这大字报是炮轰爸爸的，你马上把它贴到爸爸的办公室前，晚饭后那儿人最多。”

娟娟朝爸爸的寝室望了望，犹豫地说：“我……我不。……爸爸会拧我耳朵的。”

小伟脸色异常严肃地说：“不怕！爸爸不听毛主席的话，跟资本家一样坏，我们就该造他的反！你不是也要当红小兵吗？红小兵就要立场坚定！——快去！”

娟娟接受了任务跑出去了。

小伟强迫自己，拿起才吃了半碗的饭菜。他暗暗鼓励自己：一定要吃下去，吃下去才有力气同走资派斗。

他刚咽了两口，又放下了筷子。那双眼睛不停地往外面的马路望，他盼望“援兵”快来呀！

小伟望了几十遍了，可“援兵”还没来。

又过了好一阵，马路上慌慌张张走过来一个人，却是耿昌平。他丢了魂似地闯入黄民壮那烟头满地、烟雾弥漫的寝室，一把拉住坐在沙发上思虑着的黄民壮道：“不好了，不好了，你那小伟贴了份‘紧急呼吁’，把我们的计划捅出去了！”

“什么，你说什么？”黄民壮吓了一跳，他脸上的肌肉剧烈地抽搐着，恶狠狠地道：“我揍死他！”顺手操起了门后的扫把。

小伟扬起小脸蛋，气昂昂地挺着小胸脯，冷笑着从窗口望着这两个惊慌失措的

人，准备经受严峻的考验。

耿昌平刚想讲什么，突然眼珠死一样地盯住窗外，失声叫道：“不好了，他们来了……”

果然，远处有一支队伍正朝这儿飞速移动，当头还打着一面小旗子。跑在前面的正是娟娟和小钢。

黄民壮开始有点心慌，后来见是一群孩子，心里又定了下来。他刚要过去把大门顶住，小钢已经跨入了走廊，后面的队伍也一窝蜂似地把大门堵得水泄不通。拿着旗子的那孩子，还爬到门口那棵树上，把红旗来回晃动。

他们一齐嚷道：“把小伟放出来！”

黄民壮尽量装出和气的样子说：“好孩子，小伟调皮，我要教训他，你们快回去吧！”

孩子们一听这话，又气愤地嚷起来：

“不许你污蔑红小兵！”

“小伟的革命行动好得很！”

“……”

黄民壮的耳朵都快被震聋了。他急得发起火来了，举着手里的扫把，摆出一副凶狠的气势道：“出去，不准在这儿影响大人办公！”

正在这时，房里传来了小伟的叫声：“大家不要听他的！”接着，小伟愤怒地斥道：“你在这里办什么公？你在这里破坏文化大革命！你搞阴谋，还撕革命大字报！你想顽抗到底！”

“顽抗到底，死路一条！”红小兵们齐声高呼，这声音如战鼓，似号角，震动了附近的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他们纷纷朝这里跑来。房子周围，人越来越多。

黄民壮慌了，成了热锅上的蚂蚁。

“我们走吧！”耿昌平一句话，提醒了他，他连拖鞋都来不及换，和耿昌平一道向后门溜去。

（下转 49 页）



大会之前

周开秀

傍晚，起风了，人行道两旁的梧桐树被吹得飒飒地响。

东海钢铁厂职工子弟小学几个红小兵在一条马路上，正覆盖着一张东海钢铁厂打内战的大标语。厂里的工人革命造反派最近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今晚将在区文化馆召开庆祝大会。他们要赶在会前帮工人叔叔阿姨们把附近马路上过去打内战的痕迹清除掉哩。

红小兵叶瑛一面往墙上刷浆糊，一面对一个细高个子，下巴有点突出的男孩子说：“小健，快贴！风大，当心吹走。”

“放心吧，我有经验。”小健边说边把一张纸往墙上一按，话还没说完，一阵风“呼”地将那张纸吹走了。

“你呀，又粗心，又骄傲！”一个绰号叫“大脑袋”的男孩子说了小健一声，就去抢纸，刚起步，原先脚下踩着的一迭纸全飞啦！

这些纸在风中翻卷着，滚动着，象一群受惊了的白兔向前飞跑。几个红小兵在后面追，有两张纸飞过马路，叶瑛紧追猛赶，两根辫子在肩头蹦跳着。

“叶瑛，别追啦！这张大标语不用覆盖啦！”小健大声地喊着。他身旁站着一个瘦

长的中年人。

叶瑛回头看了看，说：“全要追回来——”继续往前跑去。

叶瑛一直跑到马路拐弯处才将纸追到。她回来时，圆脸上汗水闪光，胸膛一起一伏，象是刚刚参加了一次长跑。她问小健：“为啥不用覆贴了？”

小健气呼呼地说：“刚才陈师傅说，老保又在翻天啦！连马路上都贴了不少攻击你哥哥的传单。这样的大标语根本用不着覆贴，最好再刷几条！”

叶瑛一听，眉头皱了起来。他的哥哥叶豪是东海钢铁厂刚成立的造反联合总部的负责人。那个瘦长的中年人叫陈德裕，在大联合前夕，他曾经到家里找哥哥，说什么商谈大联合问题，吹嘘自己是“老造反”，坚持要在造反派里当个常委，叶瑛可反感哩！最近，叶瑛还听哥哥说，陈德裕暗中跟走资派有往来。

“现在他人呢？”叶瑛问。

“走了。”小健指着远处一根电线杆上的一张纸说，“陈师傅说，那里贴着传单哩！”

叶瑛他们走过去一看，都气得跳了起来，传单上诬蔑叶豪是走资派安置在造反

队里的代理人。要求“广大造反队员立即行动起来，把叶豪从造反队里赶出去。”红小兵太熟悉叶豪了。文化大革命初，他们帮叶豪贴批判走资派的大字报；叶豪被走资派打成反革命关起来时，红小兵为他传送过纸条。

“还覆贴个啥？我们红小兵干脆刷张回击的大标语！”说罢，小健把下巴颏一摆，示意大家跟他走。

“不！我们还是应该去覆贴打内战的标语。”叶瑛大声说。

小健闹愣了：“他们这样恶毒地说你哥哥，你难道不生气？”

怎么不生气呢？瞧，叶瑛的圆脸都已气红啦。可是，叶瑛想，陈德裕的话怎么能相信，哥哥和造反队的工人叔叔没有布置呀！

小健见叶瑛不作声，又走前一步，说：“你还想覆贴那张大标语，不是在帮他们的忙吗？”说到这里，又用下巴颏指着叶瑛臂上红彤彤的袖章，说，“别忘了，你是个红小兵哩。”

叶瑛用手抚摸着自已的袖章，激动地说：“正因为我们是红小兵，我们就应该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指示，不做对大联合不利的事情。况且，你又怎么知道这传单是站错过队的人贴的呢？”

“陈师傅说的嘛。”小健的眼睛朝着天。

“大脑袋”说：“他说啥，你就信啥吗？”

小健把嘴巴撇到耳朵根了：“你呀，白长了个大脑袋！从传单上还看不出来吗？”

叶瑛想了一下，说：“传单也可能是别人刷的呀！”

“不可能，不可能！”小健的脸涨得通红：“反正标语我不想去覆贴了。今天晚上，我们红小兵宣传队还要到大会上演节目，我要去准备准备了。”说罢，高高地抬起下巴颏走了。

这时，叶瑛注意到贴传单的浆糊还是

湿的，就对“大脑袋”说：“刚才你看见有人拎着浆糊桶贴传单吗？”

“大脑袋”摇摇头。

“噢，”叶瑛感到奇怪了，又问：“陈德裕有没有带包？”

大脑袋顿了顿脚：“哟！他拎着一只黑包，鼓鼓的。”

叶瑛的眼睛闪着亮光：“你们仍旧去把那大标语覆贴掉。我去追他。”说罢，问明陈德裕去的方向，撒开两腿，飞也似地跑开了。

叶瑛顶着风，使足劲儿跑。她越过了一辆辆自行车，跑过了一条条横马路，跑得浑身汗水淋漓，没有歇一歇。当跑到第六条横马路时，她看到了陈德裕的瘦长身影，赶紧闪到一根电线杆后面。

陈德裕走走停停，东看看，西望望，样子鬼头鬼脑。忽然他从黑皮包里取出一块布头在墙上涂了涂，又从身后的裤袋里抽出一张纸贴了上去。

等陈德裕走远，叶瑛飞步上去，原来他贴的就是那张传单，她只觉得一股火从心底里直往上窜。

天已经黑下来了，叶瑛肚子咕噜噜地叫了，她没有想到回家吃饭，而是一溜风似地向区文化馆跑去。

区文化馆灯火通明。刚踏进大门，叶瑛就听到后台传来了红小兵们“打倒老保！”的呼喊声。叶瑛三脚两步跑到后台时，小健正在对排好造型的小伙伴们说话：

“我们在喊‘打倒，打倒’时，要想到老保们是怎么恶毒攻击造反队队长叶豪师傅的，要把心底的仇恨喊出来。”

叶瑛蹙着眉，诧异地问：“小健，你们在演什么呀？”

“就是你教我们的那个表演唱呀。”

“谁叫你们加上‘打倒，打倒，打倒老保’这些话的？”

“是我。”小健的下巴颏抬得老高。

“不行！要去掉，恢复老样子。”叶瑛斩钉截铁地说。

“你管不着，陈师傅也说应该加。”

“嗨！小健，你怎么能听他的话……”

叶瑛走上前去，正待把自己发现的情况告诉小健，小健已经发火了：

“不听老师傅的，却一定要听你的。有人攻击你哥哥，你不管；陈师傅说，等一会老保们还要冲会场，搞臭你哥哥，你也不管吗？你不让我干这，不让我干那。我们散伙算啦！”小健说罢，转身想走。

听了这话，叶瑛多难过啊！她和小健是这个红小兵宣传队的发起人和负责人，并肩战斗过很长一段时间。全区的马路上，都印遍了他俩搞宣传时留下的足迹，等一会，他俩还有个对口词节目哩。可现在，他竟然提出要散伙了。叶瑛上前一步，拦住了他：“慢点走，听我说。”

这时，门口响起了一个宏亮的声音：“哟，空气好紧张呐！是怎么一回事呀？”一个浓眉大眼的青年工人站在那儿。

“叶豪哥哥——”红小兵们一窝蜂地拥了上去。

叶豪亲切地对小健说：“你上当了！”

“上当了？不可能。”小健摇摇头。

“你是上当了嘛。”叶瑛就把跟踪陈德裕时看到的情况讲了出来。

叶豪的一双大眼睛闪着愤怒的光芒，一字一句地说：“我们厂里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过去，走资派为了逃避批斗，蒙混过关，指使陈德裕煽动派性，制造分裂。现在，他看到两派联合起来，又指使陈德裕散布谣言，张贴传单，挑动群众斗群众，阴谋破坏这个大联合。我们要提高警惕呀！”

小健气得脸色发白，下巴颏直颤动，愤

怒地说：“那就把加的一段坚决去掉！”

“不！”叶瑛把手一挥，说，“加的一段仍旧要。把‘打倒老保’，改成‘打倒走资派’。喊时，要把我们对不肯改悔走资派的满腔仇恨喊出来。”

小健突然“哟”了一声，对叶豪说：“刚才，陈德裕还说，等到会场上的人到得差不多时，他要散发传单，替你辩护呢。”

叶豪和叶瑛一前一后向会场跑去，红小兵们紧紧跟在后面。

陈德裕正在散发传单，叶豪飞步跑上去，一把抓住了他的手，喝道：“放手！”

陈德裕大叫：“你干什么呀，别人把攻击你的传单贴上了马路，难道你还不让我们造反派回击吗？……”

“住嘴！”叶豪站在台上，愤怒地将情况告诉了大家。

陈德裕大喊冤枉，要叶豪拿出证据来。

这时，叶瑛闪到陈德裕身后，乘他不备，从他裤袋里“嗖”地抽出传单来高高擎起：“大家看，这就是他根据走资派的命令，在马路上到处张贴的攻击造反派的传单！”

陈德裕的瘦长身子就象油条泡进了开水，“唰”地变软了，浑身抖索个不停。

大会即将开始。叶豪亲自走到台前大声宣布：“在大会开始前，我们先请红小兵宣传队给大家表演几个节目。”

红小兵演出完毕时，全场响起了震天动地的口号声：

“打倒不肯改悔的走资派！”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

……

叶瑛看到台下工人师傅们互相紧紧地握起手时，心头象有浪花在飞溅，象有鼓槌在擂打。革命团结的场面使她深深地感动了。

（题图：陆成法）

努力塑造与走资派斗争的 无产阶级英雄形象

纪 征

一九四二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部光辉著作中，号召革命文艺工作者“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讴歌“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用文艺作品帮助群众走向斗争，推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

三十四年后的今天，我们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重温毛主席的谆谆教导，深深感到要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的战斗风貌，为无产阶级英雄人物树碑立传，就必须在文艺创作实践中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入细致地研究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阶级关系，明确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和前途，牢牢抓住现实阶级斗争的新特点，努力反映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与走资派的斗争，全力以赴塑造与走资派对着干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唯其如此，才能充分发挥革命文艺的战斗作用，更好地为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歌颂赤脚医生在阶级斗争中茁壮成长的艺术作品，已经不算很少了。但为什么革

命电影《春苗》会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为什么它能赢得亿万革命人民由衷的赞美，也使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暴跳如雷呢？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春苗》这部影片，以饱满的政治激情，酣畅的笔墨，突出地表现了赤脚医生田春苗与走资派杜文杰的斗争，较为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重点对象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什么有些歌颂赤脚医生成长的作品，影响则远远不如《春苗》强烈？主要原因是这些作品思想较浅，人物形象比较单薄，没有抓住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阶级斗争的新特点，没有把主要矛头指向压制赤脚医生这个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成长的罪魁祸首走资派。

题材相同的作品，不同的社会反响，这就清楚地表明：在反映现实阶级斗争的作品中，牢牢抓住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新特点，着力塑造与走资派对着干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不仅是现实斗争的需要，也是深化作品主题，增强作品时代气息，丰富英雄人物形象的重要途径。这样，才能更加充分地揭示社会主义革命的艰巨性，复杂性，深刻性，使作品更有战斗力。

真善美总是与假恶丑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努力塑造与走资派对着干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势必会遇到如何刻划走资派形象这个问题。近几年来，不少专业、业余作者，对此进行了大胆的探索，但是，在某些作品中，还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有的作品不敢大胆地刻划走资派的形象，往往把走资派处理成“影子式”的人物；有的作品不从政治思想路线和顽固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上揭露走资派的反动实质，简单地将走资派处理为叛徒、特务，最终以历史问题查明而告败北；也有的作品虽然比较注重从政治思想路线和世界观上刻划走资派的反动性，顽固性和疯狂性，但却喧宾夺主，忽略了全力以赴塑造与走资派对着干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凡此种种，都应引起我们的注意，并在创作实践中不断加以解决。

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根本任务，就是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刻划走资派，只能作为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的一种陪衬。描写走资派还在走，目的是为了衬托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在战斗。短篇小说《只要主义真》，在这方面作了比较成功的尝试。

《只要主义真》这篇作品，大胆地刻划了一个由资产阶级民主派演变而来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过冲击，一旦重新掌权便想翻案复辟的走资派形象胡鑫。刻划这样的典型形象，不仅大大激化了作品的主要矛盾冲突，为在风口浪尖塑造“火辣子”这个无产阶级英雄形象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而且作品始终把刻划走资派作为衬托“火辣子”形象的手段。揭露胡鑫“把入党作为换取个人权利的资本”这种卑劣的个人主义，为的是衬托“火辣子”立党为公，“为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而斗争”的献身精神；刻划胡鑫迫不及待的翻案活动，为的是衬托“火辣子”为了保卫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

在与修正主义对着干的斗争中奋不顾身，冲锋在前的英雄气概；表现胡鑫利用职权打击报复，为的是衬托“火辣子”无私无畏敢于斗争的彻底革命精神。一言以蔽之，作品花费相当笔墨大胆刻划走资派的形象，较为深刻地揭露了走资派的反动性、危险性和疯狂性，就是为了激化矛盾冲突，并且通过强烈的对比、反衬，使得“火辣子”这个无产阶级英雄形象更趋完美，更加鲜明。

努力塑造与走资派对着干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还应通过典型的情节和细节描绘，着力揭示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思想深度。这正是短篇小说《初春的早晨》、《金钟长鸣》等一批反映文化大革命斗争生活的作品的成功之处。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这是文化大革命高潮中，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大决战。小说《初春的早晨》中的郭子坤，面临的正是这样一场至关革命成败，国家命运的殊死斗争。作品细致入微地描绘了这个赫赫有名的“司令”，在这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中耐心地帮助“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复杂性，尖锐性认识不够”的老工人秦昌宝，认清“革命队伍里，特别是党里，还有吃里扒外的人”；及时地提醒自己的战友李俊敏：“夺权，就是要使阶级力量的对比发生有利于革命的变化”，而不是为了“自己鼻子尖底下的一点东西”；教育思想简单的小兰真正懂得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无产阶级自己这个革命真理。从而团结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革命群众，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以气吞山河，一往无前的气势，向走资派发起猛烈的进攻。作品正是通过这些典型的情节和细节描绘，形象地展现了郭子坤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和前途的深刻认识，使这个富于时代特色的无产阶级英雄

形象格外高大丰满，栩栩如生地出现在读者面前，并以郭子坤的深刻的思想，教育鼓舞读者自觉地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金钟长鸣》里的乔巧姑，虽只二十来岁，还很“稚嫩”，但却同郭子坤一样，具有一定的思想深度。因为作品不仅描绘了乔巧姑在望湖亭车站实行新运行图的斗争中，“坚决按照文化大革命的精神办事”，敢于抵制错误的领导“决定”，破除修正主义的“规程”，而且画龙点睛地刻划了这个年青的新干部“能够比一般人更迅速地掌握真理，更敏锐地接受新生事物”，能透过望湖亭车站的斗争风云，清醒地看到“走资派还在‘走’”，并能团结群众向还在走的走资派开火。由于作品通过这些典型的情节和细节描绘，展现了英雄人物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新特点敏锐而深刻的认识，因而使乔巧姑的思想深度，来了一个飞跃！

着力展现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思想深度，还要充分揭示英雄人物坚强的党性和路线斗争觉悟。《初春的早晨》里，有一个动人的细节：当郭子坤与分别一个多月的党小组长秦昌宝在旗海人流中会面时，郭子坤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纸包对秦昌宝说：“这是我这个月的党费，迟了九天。”就是这么一句话，却是每个音节都扣动着秦昌宝的心弦，也扣动着每个读者的心弦。因为这个细节，这一句话，充分表现出错综复杂，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高潮中，郭子坤这个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忙得几乎忘记了自己的家庭，而却每时每刻都把党铭刻在自己的心中。党的观念何等浓烈，党性多么坚强。正是因为这样，我们的英雄人物才能在千回曲折、万般困难中勇往直前；才能在错综复杂、尖锐激烈的斗争中洞

察秋毫，胜利在握。我们知道，党的领导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坚强的党性就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在文化大革命这个特定的斗争环境中，一些基层党组织停止了活动，但这并不说明党的领导削弱了。相反，恰恰是我们伟大的党直接领导着这场波澜壮阔的革命群众运动，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广大革命群众在与一小撮走资派进行坚决的斗争。《初春的早晨》可贵之处，就是着力表现了郭子坤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党的事业是我们的事业，党的旗帜就是我们的生命”。由于深刻地揭示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坚强的党性，不仅使作品突出地体现了党的领导，也使郭子坤这个艺术形象，显得格外高大丰满，光彩照人，更具思想深度。

努力反映无产阶级与走资派的斗争，塑造与走资派对着干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这是我们专业、业余作者面临的一个新课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只要勇于实践，勤于探索，不断总结经验，及时吸取教训，那么，我们坚信，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反映无产阶级与走资派斗争的、深刻揭示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阶级斗争新的特点和规律的作品问世，一定会有富于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思想深度的完美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形象，在社会主义文艺阵地上矗立起来。让我们勇敢地拿起笔来，投入到现实的阶级斗争中去，满腔热忱地讴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用努力塑造与走资派斗争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的创作实践，纪念《讲话》发表三十四周年，欢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这个盛大的革命节日吧！

（本文根据工农兵作者座谈整理）



砥 柱

青岛工人美术创作组集体创作姜宝星执笔



朝霞

1976/5

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上海市报刊发行处发行
国外发行 中国国际书店
(北京399信箱)

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日出版
代号: 4-195 定价: 0.25元